



#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三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像肖君二洪黎之多最票舉選得期二卷四刊本



影攝盾銀之者多最票舉選得期二卷四刊本



本社啓事一

凡以後投寄稿件者·不論社員與非社員·務須將地址詳細註明·俾通信時不至誤遞·希各注意·

本社啓事二

本刊「語體文」「語體詩」「小說」「圖畫」等欄·均歡迎投稿·國內外青年學子·如有新作品·務望不吝見惠是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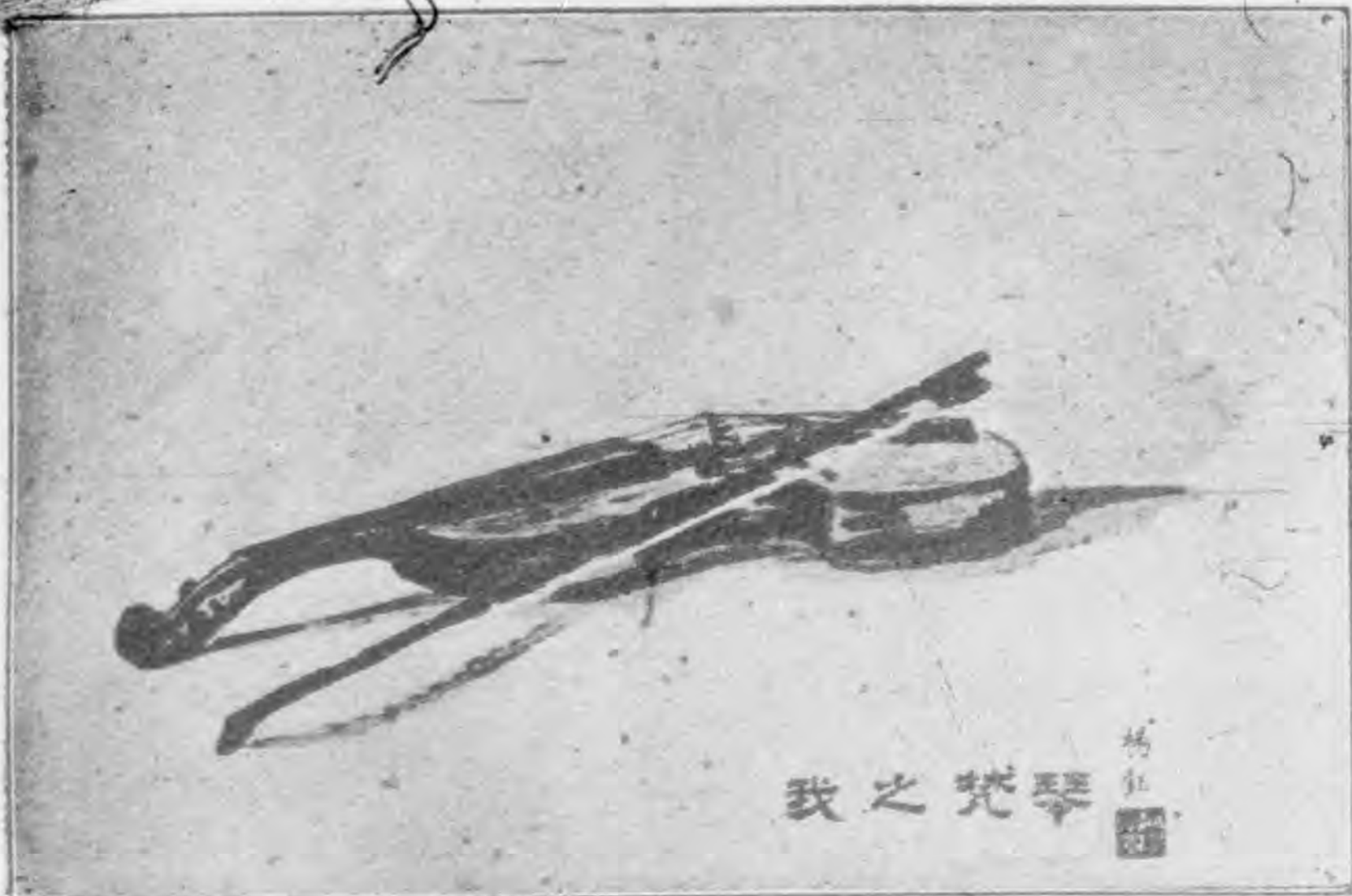
本社啓事三

本社對於闡發中山主義之理論的稿件·不論文言白話·均所歡迎·凡有以此項作品投寄者·當儘先登載·以宣傳黨化·

昨续饮中八仙歌寄出  
 俾醉甚多携手秋壺  
 挂酒之人南拉翁  
 丁卯孟冬 迪生 寫志



◁ 林 啞 梵 ▷



我之梵琴

楊鈺

鈺 楊

生 寫 彩 水

◁ 景 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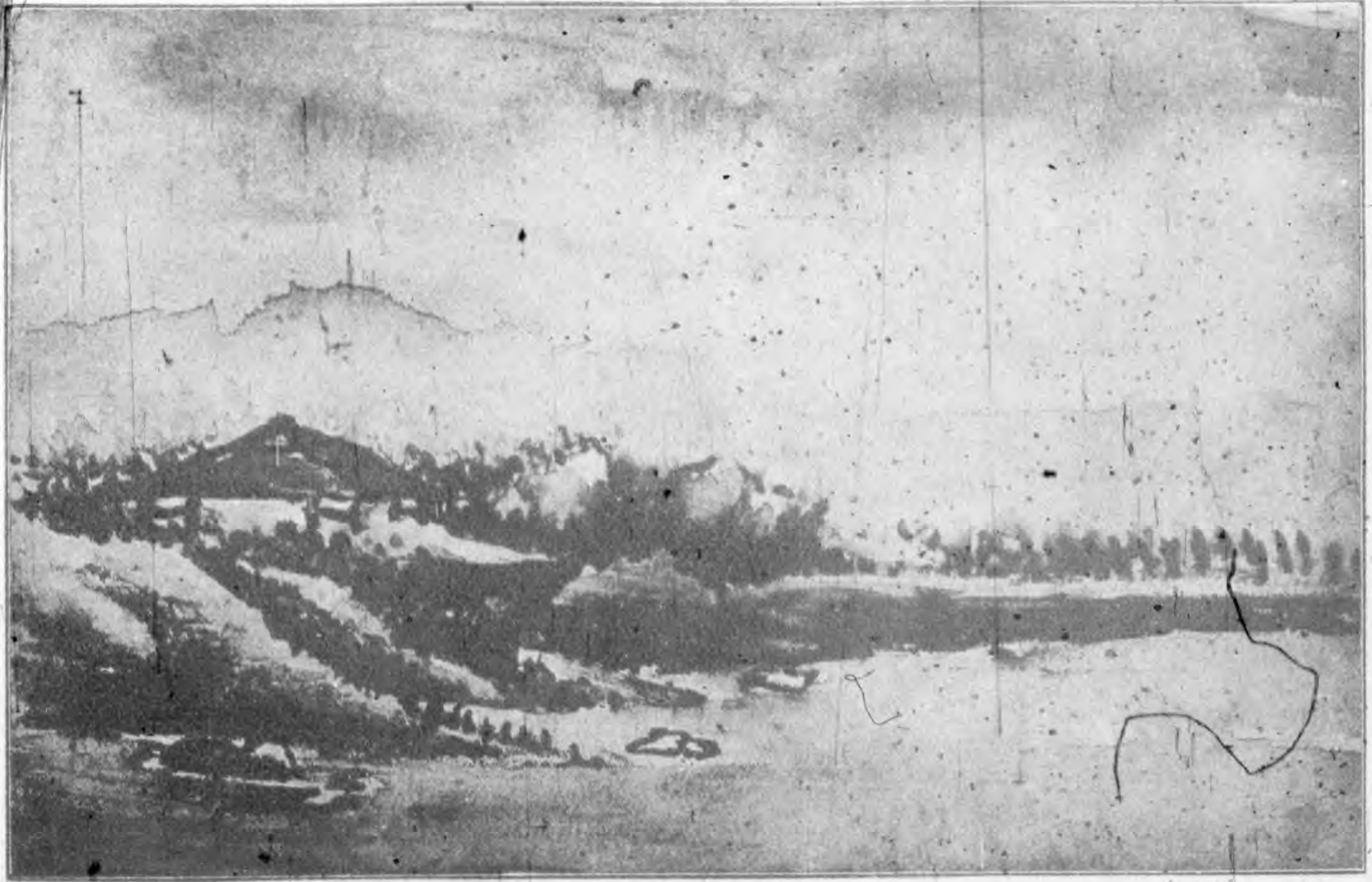


年 森 倪

生 寫 彩 水

(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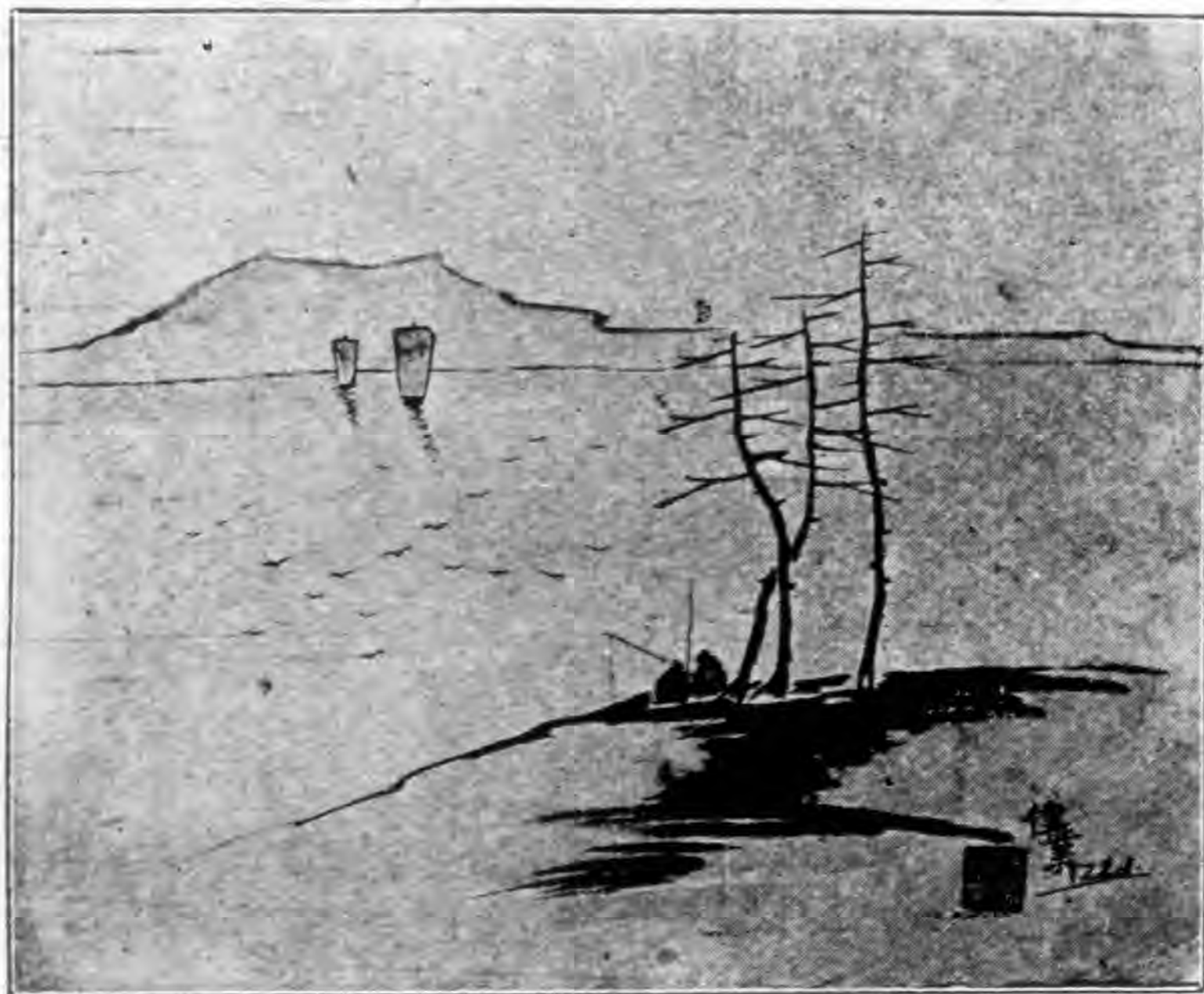
山 水



登 瀛 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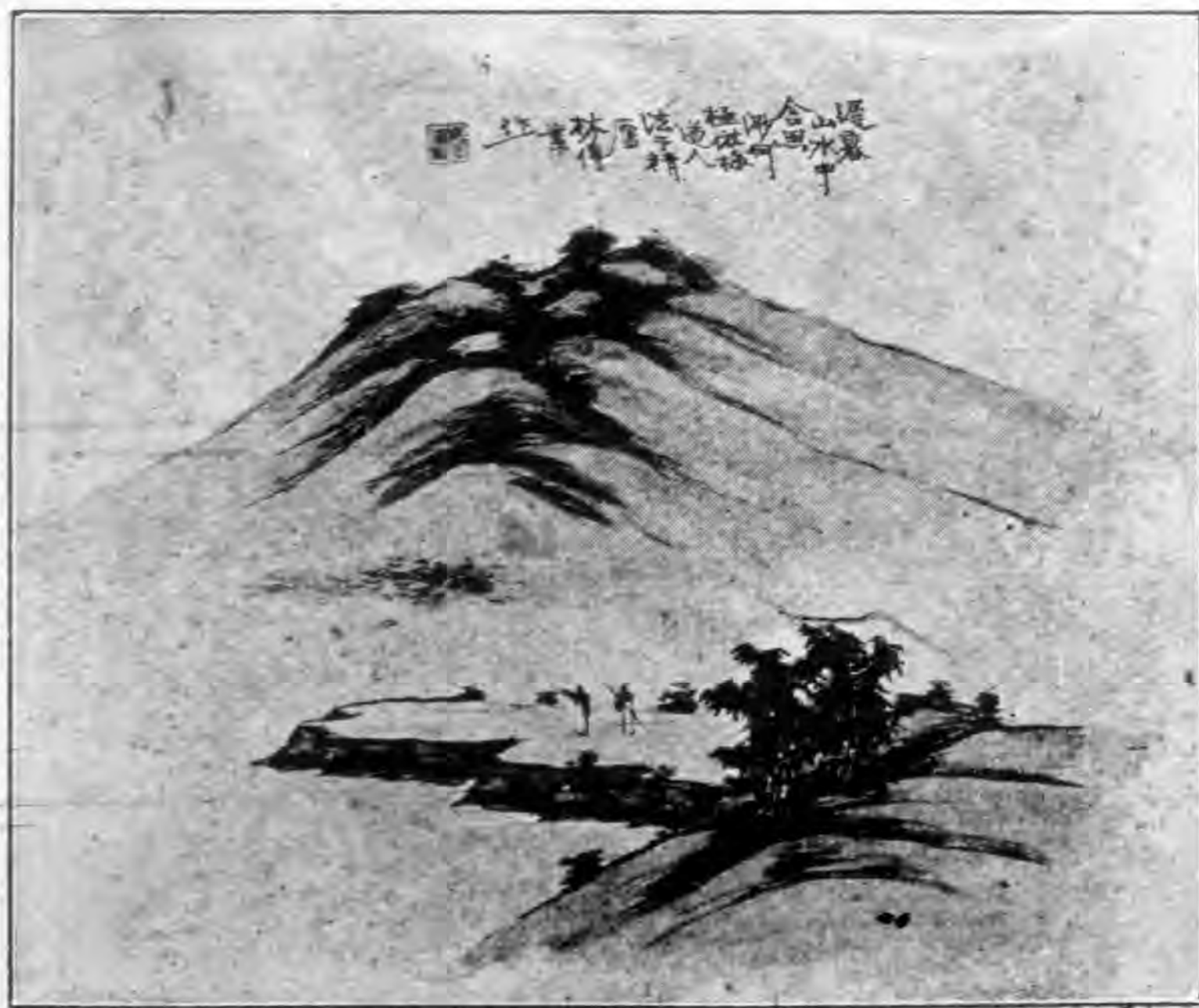
山水（着色）

林傳業



山水（着色）

林傳業



○着色人物……張志橋○

溪邊寒食雙飛燕  
柳外斜陽放一半

戊辰季春寫

南竹石張志橋







# 梅

(墨水)

〈君轍沙〉



我愛雪人  
正寫梅花  
清香可采  
林下不  
信手性雅  
逸子不平  
則才家

沙轍君  
茂長夏



磊落峨眉

一角藏諸室中

烟雲滿屋

# 石拳

(墨水)

〈璜聘楊〉



▲▲ 漫 畫 ▼▼



(楊聘璜)

博學  
專攻  
志為  
歲功

以工自食

以學自強

江蘇省立農學院  
書

有志者事竟成

學也庶幾

庚辰元旦日

張作霖

汪偽州拜

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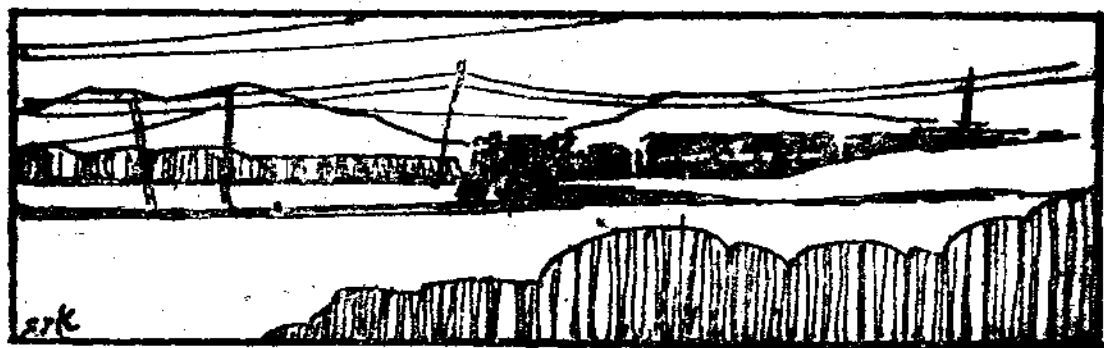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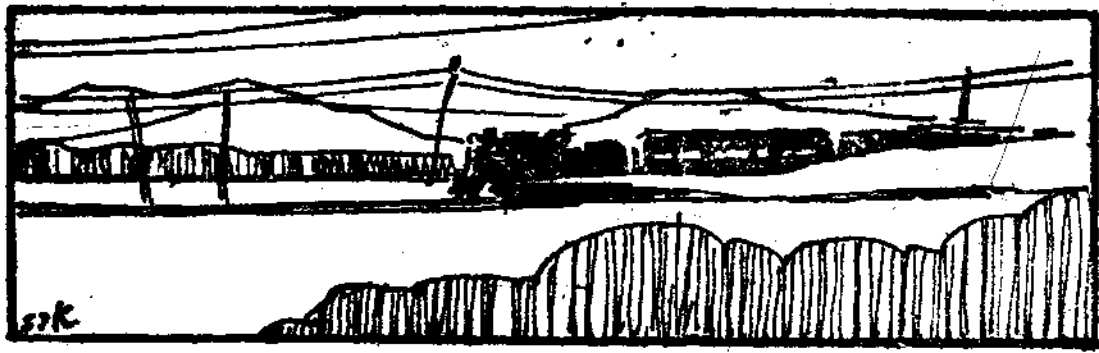
卷首

本刊四卷二期得選舉票最多之黎洪二君肖像  
本刊四卷二期得選舉票最多者之銀盾攝影

圖畫

- 醉八仙（素描）……………浙江金華 繆迪生
- 梵啞林（水彩寫生）……………江蘇上海 楊鈺
- 風景（水彩寫生）……………江蘇震澤 倪森年
- 山水（着色）……………福建汀州 葉瀛登
- 山水（着色）……………廣東汕頭 振光學校 林傳業
- 山水（着色）……………江蘇南匯 顧氏 張志橋
- 牧童（着色人物）……………私立國文專校 張志橋





梅（水墨）……………江蘇南通市沙轍君  
立第九學校

拳石（水墨）……………江蘇上海楊聘璜  
美術專校

逐客（漫畫）……………楊聘璜

野心（漫畫）……………楊聘璜

故意無意（漫畫）……………楊聘璜

### 書法

隸書……………廣西增城西王式義  
縣立學校

草書……………湖南汪儒烈  
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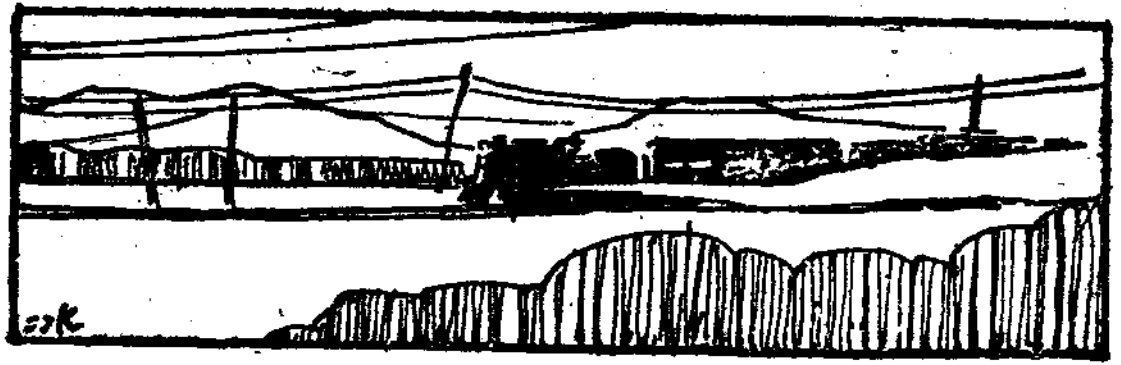
楷書……………江蘇上海國俞芳萍  
立勞動大學

行書……………福建陳希炎  
上杭

### 語體文

所謂詩經的性慾觀……………江蘇姜公畏  
東臺

我所希望的終身伴侶……………江西南昌龔葆森  
心遠中學



冬宵……………江蘇如皋縣立中學 仲兆槐

田畔……………仲兆槐

龍池……………山東青州 商拙亭

離家……………河南汲縣 李乾銘  
書合作社

中秋節遊竺山記……………江蘇宜興 王野萍

文

破壞與建設……………江蘇太倉中學 施秉益

寒窗感舊錄……………江蘇正風中學 王鐵華

圍爐絮語……………江蘇揚州中學 洪振剛

性善性惡辯……………江西南昌心遠中學 龔葆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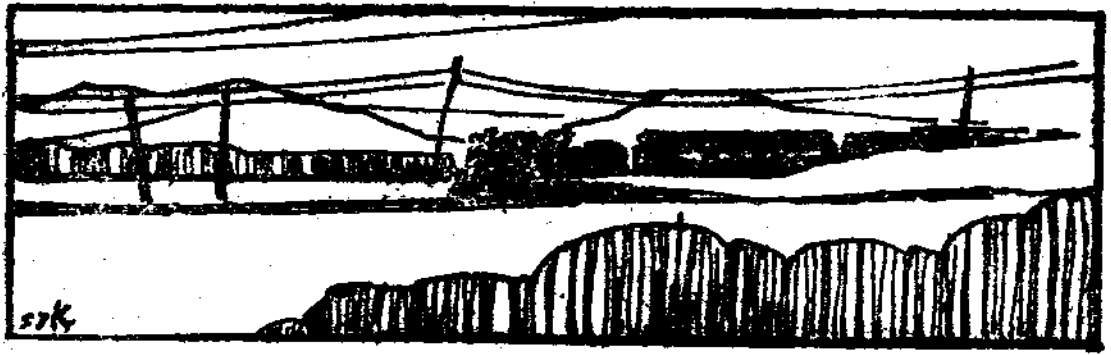
曾滌生言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為可

貴試闡論之……………江蘇鎮江 俞志英

秦皇以童男女求不死之藥論……………江蘇上海公立商專 丁芸生



文不愛錢武不惜死論	.....	丁芸生
見不仁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說	.....	廣東廣州惠石學校 陳仲莊
祭仲殺雍糾論	.....	廣東澄海 鄭柏儔
見利思義說	.....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 沈同祜
義猴記書後	.....	浙江寧海端本女子學校 徐素貞
抵制外貨論	.....	浙江省立女子師範 伍秀霞
風之自述	.....	江蘇鹽城縣立職業中學 王聯元
廿年迴顧記	.....	江蘇武進 莊鍾祥
胡春山傳	.....	直隸獲鹿 敦芝川
從母王節母墓誌銘	.....	江蘇如皋縣立中學 楊同蘇
哭先姊淑英女士	.....	江蘇常熟 平楚材
假期組織同學會啓	.....	浙江金華省立七中 鄭宏述
擬邀友賞菊啓	.....	江蘇上海 王積成



遊南潯鎮適園記略	江蘇上海同濟大學附中	朱爾梅
莫干山遊記	江蘇上海南洋大學附中	周世述
天平山誌遊	江蘇東臺	姜公畏
<b>語體詩</b>		
婚期	江蘇上海商專	丁芸生
破船	江蘇如皋	李懷清
母與兒的愛	福建上杭縣立中學	林其貞
零星	浙江金華省立七中	繆啓愉
悲歧路	江蘇泰縣縣立師範	成啓泰
秋之神臨了	湖北武昌美術專校	宋紹謨
假使我是箇	江蘇上海黃渡中學	顧益培
唯一的肥料	江蘇東臺達德學宮	高振銓
小詩	湖南彭國燾	



雜詩.....李懷清

小詩.....雲南 昆明 展崇琛

公園裏.....安徽 歙縣 汪蔚雲

秋深了.....汪蔚雲

紫霞山之曙.....汪蔚雲

冬夜.....汪蔚雲

記.....江蘇 金壇 周味韻

###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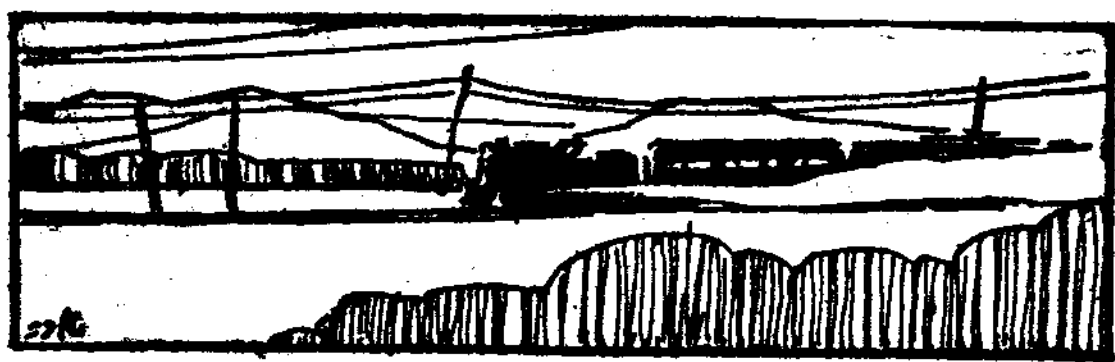
讀漢武帝秋風詞因成三絕.....安徽 壽縣 徐希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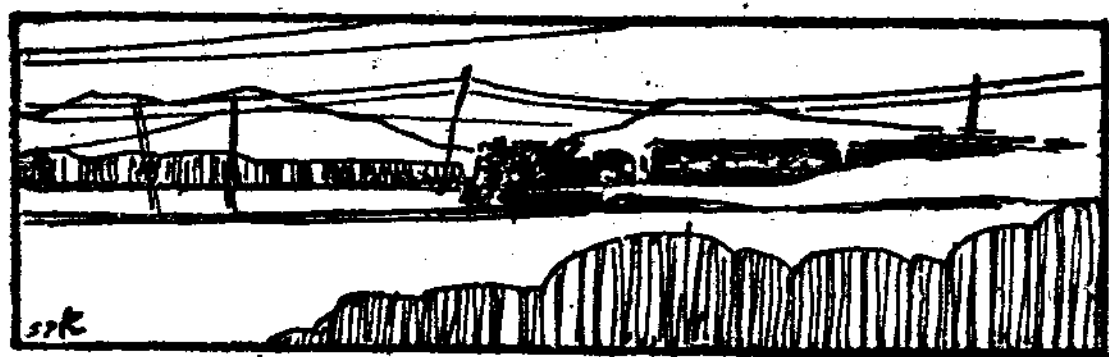
山館.....湖北 羅田 自治 講習所 畢業 程祖頤

贈友人劉文白.....程祖頤

客中送春.....程祖頤

榴花.....程祖頤





聞蟬·····	程祖頤
立夏出遊·····	程祖頤
山居夏日即事·····	程祖頤
長板橋·····	安徽歙縣
農村·····	江蘇南京東大附中畢業
中央公園書所見·····	河北周耀癡
香豔詩·····	浙江杭縣第二高小畢業
秋夜不寐·····	浙江海門趙彌華
中秋無月·····	安徽歙縣
中秋先無月而後有月·····	胡逢嬰
劉伯成表弟前由申返里特至余處一敘因賦四絕以紀其事·····	江蘇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蕭星五
扁豆花·····	江蘇泰縣巫其同

聽秋雨.....巫其同

秋日書懷.....江蘇第四中大如皋中學成璧

遊渾河.....奉天省立第一商科高中趙春和

晚歸.....浙江吳興甲種商校畢業趙春和

消夏吟.....孫季皋

家況自述誌感.....江蘇如皋孫季皋

蓮塘初秋.....閩惠龍山學校劉鴻飛

諸葛孔明.....曾祖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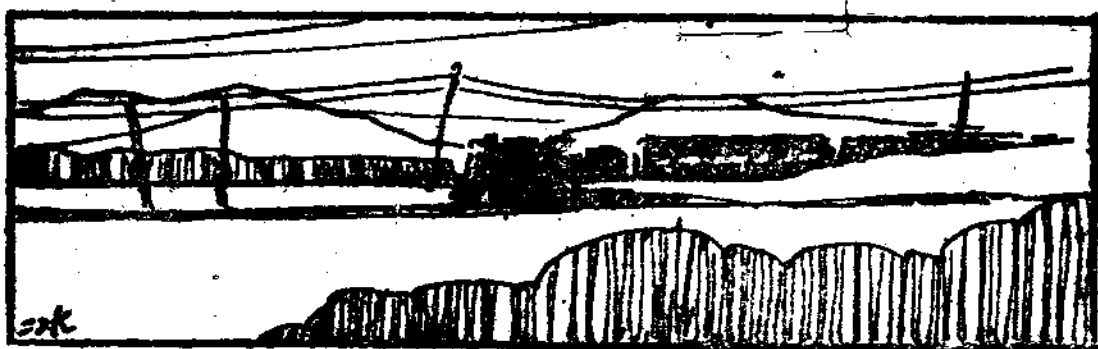
錢別堂叔傳薪于晉南館寓.....曾祖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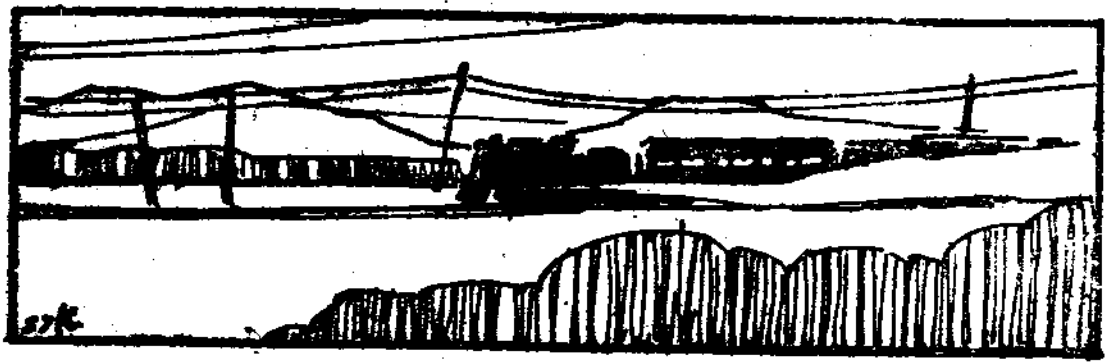
秋夜不寐口占.....安徽歙縣師山學校鄭穎晨

同忠廟羽士遊姥山.....安徽省立第六師範何序東

春夜.....江蘇泰縣何序東

蜂.....江蘇泰縣培德學校顧應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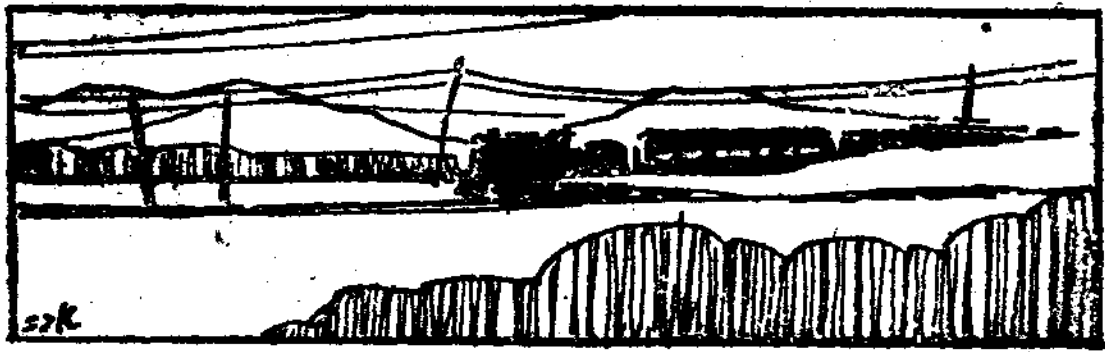




目  
錄

秋色	贈友人	題畫	寄友	夏夜偶成	改歲	歸山詞	兵去返里	傷時雜詠	謝陳石卿先生惠箋	謝朱蘊臣先生贈筆	春感	蛾
.....	.....	.....	.....	.....	.....	.....	.....	.....	.....	.....	.....	.....
江蘇東臺	江蘇東臺私立三育學校	江蘇第四中學	湖南道南中學畢業	湖南道南中學畢業	浙江省立五中畢業	浙江省立五中畢業	江蘇泰縣	江蘇泰縣	江蘇東臺	江蘇東臺	江蘇東臺	江蘇東臺
王鏡江	王之鑑	潘霽芬	余潔	余潔	華家玉	華家玉	王怡親	王怡親	孫家驥	孫家驥	顧應芳	顧應芳

九



殘菊……………王鏡江

春日雜興……………江蘇東臺養成學校 王季鈞

禁煙……………王季鈞

重陽吟……………江蘇上海南洋中學 王叔餘

小說

回信……………廣東懷集中學 羅紹宗

老爺頭……………江蘇寶山縣立師範 倪式曾

劇本

鑽石戒指……………奉天瀋陽 洪德嘉

童話

滑不思脫和山鼠……………江蘇上海公立商專 劉震瀛譯

游藝

金魚的飼養法……………江蘇如皋縣立中學 楊同蘇



目錄

捕鯨談……………江蘇南通高級商校畢業 金溥榮

山藥對於醫藥上效力之研究……………江蘇東臺初級中學 周愛

球之穿繩法的研究……………江蘇東臺初級中學 周愛

茶水化墨汁……………楊同蘇

火柴變帶……………楊同蘇

雜俎

謎話

本刊二卷十集詩文謎……………安徽合肥第二中學 周樵

本刊二卷十集登稿諸君姓名謎……………周樵

閒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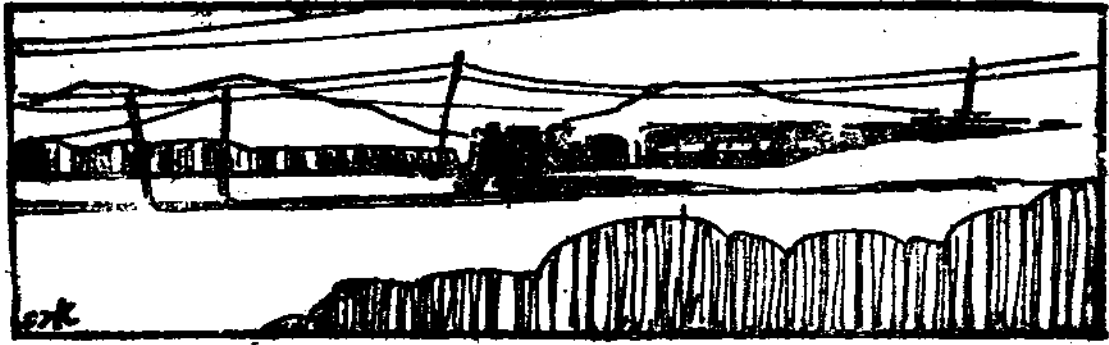
永靈漫錄……………安徽省立一中畢業 殷子厚

詩話

春暖堂詩話……………江蘇如皋 李懷清

知足軒詩話……………江蘇如皋 劉鴻吉

一一



目  
錄

## 通 訊

汪君蔚雲通函

汪君蔚雲來函

戚君維翰通函

三



語

體

文

## 所謂詩經的性慾觀

姜公畏

「詩經的性慾觀」這一個題目，是一位匿名一多的，在十六年七月間時事新報學燈上陸續發表出來的。當其發表出來的時候，我沒有見到，後來在友人處看到一兩分。——可算是關於這個題目的一部分——但是我爲討論問題起見，研究真理起見，和指示一般淺近的讀者不致誤入歧途起見，雖欲不說，亦有所不能。

我以爲凡是讀書研究的人，應當用一番沉靜的心思，清冷的頭腦，慢慢的探求一下，真正的事理所在，究竟如何？然後就如何判斷。切不可意氣用事，任性使能。倘若不問真理所在，就抹殺一切，隨隨便便的硬性使得與自己的目的相合，那究竟成功一句什麼話？論詩的人，發表出這麼一種成績出來，我費



盡了若干氣力，不能猜出他們究竟是什麼心理？

詩經這一部書，是古代文章的結晶品，感於中而發於外，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十五國國風，多存於閭巷歌謠之間，出於婦人小兒之口，人情風尚，卓然顯露，詞淺而近，後世文人，雖刻意摹畫，不能幾及。所以近世研究文學的人，推原其祖，沒有一箇不愛惜這一部書的。因為研究這一部書的人多，所以研究下來的結果，各人也都不能一致。平心而論，這一部書的國風方面，關於女性方面的成分為多，因此之故，就發生出了種種不能正確的怪論，什麼戀愛問題性慾問題……幾幾乎被他們說得充滿了全部詩經似的；幾幾乎被他們講得全部詩經真，每一句都含有性慾戀愛等問題似的。這一種專憑個人的武斷，不問真理如何的態度，一天一天以訛傳訛的下去的，確是危險極了！

一多先生說：「……不管十五國國風裏，那大多數的詩，是謠詩，還是刺淫的詩，即使退一步來講，承認都是刺淫的詩，也得有淫，然後才可刺。認清了左傳是一部穢史，詩經是一部淫詩……」左傳是不是一部穢史？非本篇範圍，



我們不去討論他；詩經全部是一部淫詩嗎？那是說什麼話來！我以為詩經這一部書，任何方面，是不能包括的。不是單講戀愛的；不是單講性慾的；也不是單講文學的，贈答的，要知道牠不是整個的，是多方面的。

縱或因為詩經裏的句子，牽涉女性方面成分為多，但考之當時歷史，並全詩通體的意義，細細的探求下來，亦多有其他很重要的目的，包含在內。假使有人不問三七二十一的說：是凡詩經裏牽涉女性方面的，都是淫詩。那真是書讀到夾層內去了。簡直兒一句話，叫做不通。

可惜我沒有如許的眼福，對於一多先生的文章，不能窺其全豹，常引以為憾！但是就我所見到的，認為不滿人意的地方，至少也有下列幾個缺點：

(一) 他的態度，對於實在的事理，不甚求真。

(二) 不顧其他一切，僅僅割裂篇章中的一句或兩句，以求適合自己所要做的題材。

(三) 性慾與情愛，非常含混。



(四) 象徵性觀察的錯誤。

(五) 其他一切的牽強附會等等

他說：「詩經裏多數的情詩或淫詩，往往不能離開風和雨。」這是講的一個什麼理由？我真正莫名其妙。當時的詩人，歌詠每一章詩的時候，或許因一時興會所到，拿風或雨來起興的，詩經裏卻有這小部分的例子，不過拿風或雨來起興的，不單是情詩或淫詩，就是賢人憂國等等重大問題，或其他各種問題，拿風或雨來起興的例子，正復不少。——如風雨匪風等篇是——再進一步說，詩經裏情詩和淫詩，不拿風或雨來起興的例子，亦復不少。——如牆有茨、桑中等篇是——所以我對於他「不能離開風和雨」這一句話，認為有點靠不住！我的意思，認為「風」「雨」的本身，與「情」「淫」等真正的意義，絕對不會發生什麼關係的。

還有最令人發笑的一段話：「……都是因為風雨並提，雨是性的象徵……風雨常常一塊兒來，雨既含有性的意義，或許風間接也和性發生關係了。」



……  
好了，前面說情詩和淫詩與風雨，不能發生出一種的確的理由，現在又牽強附會說到風和雨有性的關係子；風和雨有象徵性的關係了。總之，直接說不上有什麼關係；間接也是一定要拉到什麼關係上去的。毫無理由的存在，僅僅乎憑着一張嘴，說得天花亂墜，試問在實際上，又有什麼用處？

這許多瑣瑣碎碎的話，我們也不管他。我們現在且來看看他所舉出來的例子，是否適合於他所提出來的理由罷。

他說「例如谷風之「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北風之「北風其涼，雨雪其雩；」風雨之「風雨淅淅，鷄鳴喈喈。」」

又說「……單以風起興的……你看終風，凱風，匪風，晨風，都是從風講到愛情或性慾，還有一篇摯兮，也講到風其吹女，風其漂女，」那也是一首戀歌。詩人和風怎樣會發生這一段不解的因緣？」

他的目的，只顧「情淫」，只顧「性慾」，不問其他。所以不知不覺的就犯



着「割裂章句不求真理」的毛病來了。我們暫時且不問他說的對不對，並且將他前者所舉出這三首詩的例子，整個的研究一下，茲為節省篇幅起見，去其重複的意思，各將每首之第一章列下：

(A)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太長不列且意義是整個的)

(B)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且且。

(C)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且看這三首詩的大意，和對於本問題的解答如何？(A)是當家道困窮的時候，婦助其夫處理家道，很為勤苦，厥後其夫又娶了一個妻子，遂忘恩負義而其逐婦。這一篇詩的通體是敘述其婦被逐後之追述語和怨辭。盡情入微，怨而不怒的，確是能供我們欣賞的一首很好的詩。——暇時對於此詩，當另篇著文，供獻本刊。——至於風雨間所有拿來起興的關係，詳細研究下來，只有婦人對於男子，有整個的怨情；但是對於「淫」「性慾」不能算有什麼特別關係的；或者對於「情」上有幾分可以說得去。但是其他兩首又怎



樣說呢？（B）這是說的國家將亂，民不安居，賢者預先就測度到了。要想同其他賢者，一齊避難的意思，固已說得明明白白。所謂風霜雨雪等等現象，完全是比的國家荒亂的現象。不能因為有「攜手同行」四個字，就連想到有男女的關係，因男女而又想到有「情」「淫」「性慾」的關係，然後又連帶到風雨與性慾有關係，這其多麼的武斷呵！（C）這一篇詩，是說的國家昏亂，思得賢人出來柄政的意思。所謂「既見君子」四個字，與男女之情，是不相關的；至於風雨鷄鳴，是比國家昏亂的現象，與「情和淫」更是沒有關係的。這一首詩共三章，章四句，每一辭句中比前篇還要格外說得明顯些，我也沒有多大功夫再說了。——欲知其詳，請參閱拙著朱熹注的詩經一文——

除第一篇詩勉強牽強得去外，第二第三兩篇，簡直兒可算是牛頭不對馬嘴了。我們再看他後者單以風起興者的舉例，他又引出終風，凱風，匪風，晨風，及蘊兮等篇。我們要是細細的把原詩都列出來，再舉出許多例證來研究，那所佔的篇幅，未免太冗長了。但是一多先生所講的，究竟對不對？我們讀了他



的作品，不能不有以研究之，好，我們還是略其原詩，敘述稍爲簡略一點兒罷！好在這些最普通的詩，讀過這一部書的人們，稍爲用一點兒研究的功夫，都可以暫時了解的。

終風且暴這一篇詩，共四章，章各四句。歷來諸家注釋，總合起來，大概不過是「敘莊姜憂莊公之狂暴，及自傷所遇不淑。」而謝无量在他的《詩經研究》裏說：「此是莊姜自述悲恨州吁之詩——見八十六頁——以余觀之，後說較爲近理。何以見得呢？考之傳，莊公既娶東宮得臣之妹爲夫人，是曰莊姜。又娶陳厲嬀生子完。莊姜養爲己子，後立爲桓公，莊公嬖妾恃寵驕縱，無上下之分，莊姜悲憂會賦綠衣之詩，詩曰：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其後嬖妾生子州吁，立爲公子，有寵好兵，暴亂日甚，邶風擊鼓之詩——詩不贅錄——卽鄭人怨州吁妄弄好兵之作。其後州吁竟殺桓公自立，故終風一篇詩，當然是莊姜預知禍亂之將及，悲恨而作。總而言之，無論這一篇詩怎



樣的講，與「情」「淫」「性慾」是不發生關係的——此亦本謝无量詩

經研究鄒、鄒、史證——

凱風自南這一篇詩，共四章，章各四句是敍家貧母嫁於外，雖有七個兒子，終不能安養其母於家庭之內，後來七子感傷，追溯母氏之劬勞，乃有斯作。方勤石對於這一首詩，有一段很好的例證，略摘幾句看看：「……况詩中本無淫詞，言外亦無淫意，讀之者方且悱惻沁心，歎爲純孝感人，更何必誣人母過，致傷子心，仁者之言，恐不其然……」——見詩經原始——考察其通體的意思，與「情」「淫」絲毫不發生關係的，更也談不到凱風之「風」字，與「愛情或性慾」發生若何的關係，彰彰明甚！一多先生，太昏瞶了，舉出凱風來證明性慾，其何以對七子純孝自責之心，誣母以淫情，而彰其過乎？且改嫁一道，是古時婦人很平常的一回事，能算得是淫風流行嗎？歷代讀書人因襲躲懶，不求真理，遺毒後人不少，大約一多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個罷。

匪風這一篇詩，共三章，章各四句，大概是敍述檜人傷周道之不可復興，而





檜亦因以不能復振。所以詩中「願瞻周道，中心怛兮」二句，慨乎王道不存，是慘怛急迫語！而朱右曾則謂此一篇詩，「乃是刺檜仲之受鄭幣賄也。」——見詩地理徵一書——詳細考證之，非本篇範圍所能及，然則本詩所謂「風」之「風」字，決不是因風而講及「愛情或性慾」又可概見。

至於晨風一首，一多先生也舉出來說是因「風」起興，而涉及愛情和性慾的。我想來想去，真正莫名其妙，因為「晨風」並不是當作「早晨的風」，或是當作「早晨天上的風」講。詩注晨風，鷓也，因為晨風是一種鳥類的名詞，並不是「風」；更不是因風而涉及「愛情和性慾」。大概這一個例子，是一多先生，沒有把眼鏡兒帶起來讀書，隨隨便便的看到一個「風」字，順手就寫了出來，就說牠是因風涉及愛情或性慾。試問有這個理麼？關於這一篇詩的意旨，恕我再不細說了。

還有摯兮這一篇詩，試問是講性慾的詩麼？全詩中他只曉得「風其吹女」，「風其漂女」這兩句，其餘就抹殺了；又不問黑白的連想出「風流」。



風騷」等等的意義來，哄人聽聞。這一種隨便的，武斷的，割裂章句的，就能算是因風而講出愛情和性慾嗎？我以為這一首詩的確含有這樣的意義：

樹上的葉子呀！

狂風將要吹落汝了！

叔呀！伯呀！你們都是好男兒，大丈夫呀！

大家都要來扶助這危亂衰殘的國家！

好，你們都來盡力了，小子也要來盡一份子的力量呵。

大約當時鄭國危亂，在下者有一二賢者，思得有才德之士出來，扶危救傾，而已身也可乘時幫助一臂。於此也可明白詩中「叔兮伯兮，倡予和汝」兩句詩的意義，所謂「叔」「伯」是指能治亂的人；「予」是賢者自稱。此與嚴粲解經之言「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相近，可並行不悖。絕不是老腐敗朱熹所說「此淫女之辭」的含混語，也更談不到「多先生所謂『因風傳愛』了。」



「多先生文中講到此處，對於「風和性慾」有什麼關係，格外來得起勁，並搬出許多尚書左傳爾雅……來做根據，對於研究方面，是何等的博雅而動聽，粗心的看上去，差不多是嚇了一大跳；再細細的一研究，真不值識者一笑。典故是抄了一大堆，無奈是「文不對題」，只可當作許多不適用的貨物，還請他收藏到山架上去罷。」

我們再將他這篇大文讀下去，格外的五光十色，層出不窮，他又割裂全詩中的一二句做例子，有云：『小星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大車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葛生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他接着又說道：「這些詩都是情詩，然而情詩說到同床共枕之事，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便難免不近於穢褻了。」

他這些話，真真說得太嫌客氣了。不過我們想想：讀書是「探求真理」的，只要一首詩裏真正是「男女之情」，真正是「男女之淫」，真正是「同床共枕」，只要真正的事理所在，毫不帶牽強性的，那麼，我們當然太其真實的



態度，就老實不客氣的說牠是「情」「淫」「同床共枕」什麼穢褻不穢褻，我們是不能顧及的，也可算是我們不能負責任的。

閒話少講，現在我們再看他所舉出的例子對不對？大車是征夫的歎詞，葛生是征婦的歎詞。這二章詩，並舉出來的例子，不錯的，確是男女間至情的流露；真實的表現，不過與「淫亂」不發生關係罷了。但是小星這一篇詩，所舉出來的例子，又令人大失所望了！其病根說來說去，還是在「不求真」「先有成見」「以求適合」諸弊！我們且看原詩：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一多先生他沒有把這篇詩的真實的含意，研究清楚，他就不顧一切，很隨便似的，將這一篇詩第一首的首句抄了下來，第二首的第四五句抄了下來，放在一起來證明他所講的「愛情和性慾」。我揣測他的心理，他或以為「小星」一定是衆人所認為是人家的「小奶奶」無疑。再又看到她抱着被單和



褥子……簡直兒，這一幕是寫的「同床共枕」的事實，毫無疑義了。

試問這一篇詩的大意，不是明明白白的寫着一幕「初昏或將旦的夜景和行動麼？」你看三箇五箇小星，在東邊的天上，其時適有小臣勤勞王事，出使在外，所謂「肅肅宵征」者，即小臣勞苦風塵戴月披星之意，「抱衾與裯」的「衾」和「裯」，那裏一定就是指閨閣中物，行人在外，難道就不帶一裝行李嗎？

大凡詩人咏詩，用字練句，都是很簡而潔；在事實上又能形容到一百二十分，所以「抱」字，不能刻板式的講，是她抱在懷內的抱，當然是行人在外，雇着挑夫，將行李挑在肩上的挑了。

不然，一定要照一多先生說這一章詩，是性慾的詩；是愛情的詩，試問人家的一箇小奶奶，抱着衾與裯，每天初昏或將旦的時候，還要夜行若干路程，去和人「同床共枕」，也未免太辛苦了，有這箇情理麼？倘若一定如此的講，底下的「夙夜在公」這一句，「我又沒法解決了，此外朱注「南國夫人承后



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等等的解釋，更是臆說八道，毫無存在的價值，更值不得我來細細的駁斥了。

其次關於芄蘭之支這一篇詩，虧得他能推想出一箇破天荒的意義來，他先生讀書，真可算是眼明手快，腦筋靈活了，全詩如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他對於這一首詩的見解，曾經這樣說：「……這篇詩顯然是一個急色的婦人，羨慕一箇十五六歲的童子，想他來和自己狎玩，無奈他從從容容的走過了……他不能了解她的心事。」又說：「……如果詩人用芄蘭起興，是具有一層深意的，她不是一箇情急的寡婦了嗎？這類的詩一說破了，真禁不起你思想。」

呵！幸虧他說破了，不然這類的詩和這種見解，不是他提醒了，別人到那裏去想到牠的真義，這不是「千載之祕一旦軒露」麼？  
「麼？肉麻肉麻！」



要曉得這一章詩，用不着我來細講，顯然是敘述一箇童子的服裝儀容方面，不得其當，故當時詩人刺童子之好躡等，以致諸事驕慢，對於鄉先輩全無禮節，乃有斯作。老腐敗朱熹，他的態度，向來是「鄭衛之詩皆淫」的態度；不料他對於這篇衛風詩，到反謹慎起來，不敢瞎說，大本其「不知爲不知」的老調兒說：「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其實何嘗難解——到也罷了；而一多先生卻因此事，想像出一箇急色的婦人來，想這童子的心思，既而又連想到這婦人，是一箇情急的寡婦。這種思想，真正新奇得很呀！也卻合於現代的新潮流，尤其是現代海上大新文化家所歡迎的！小子不敢贊同，只好站在後面做一箇落伍者了。

關於用芄蘭起興的意義，說到這一層，我以爲沈括的話，最精審確當，就是：「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觶。」

按詩註「觶，錐也，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總其意義，卽童子佩觶爲躡等，而芄蘭生莢，出於葉間，垂之如觶，故詩人用



芄蘭起興。

詩陳風東門之枌，分明是刺陳俗尚巫覡的一件事。一多先生說是一篇整個的情詩，並且還擡出顧頡剛的古史辨來轉灣抹角的證明「視爾如莪的莪，是一種陽具，背謬之至，恕我也不細說了。」

現在我們要研究他第(五)的象徵性交的詩了，他講這象徵性交的詩，真正有趣極了，滑稽極了，我們旋且按住一步不談他的好醜，先將他所舉出的一篇原詩寫出來，讓讀者先研究一下子，究竟詩裏說的是什麼？詩裏的含意是什麼？然後我們再來一件一件的研究牠。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紐，戒其傷汝！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鶉，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



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這一章詩的含意，照方黜石說：「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見詩

經原始——朱注是說：「蓋叔多才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這兩說並在一起，自以前說爲勝。因爲鄭莊公爲人，陰惡非常，其弟太叔裸身將虎捉住獻把莊公顯得自己好身手的時候，莊公僅僅乎輕飄飄的說了一句：「戒其傷汝」的好雄語，其實他心裏最希望的是：大叔捉虎的時候，被老虎一口吞下去才好。再談到大叔這一個人呢，也是一個好勇不義之徒，鄭人又何嘗愛彼，故後說不如前說。——其詳見左氏傳——

詩中描摹大叔與莊公一齊打獵的時候，各種動作方面的鋪張，淋漓盡致，細細的揣摩下來，當時作者的匠心，彷彿可見的，確是可以供我們欣賞的一首好詩。但是拿出我的愛客司光的眼鏡來，終究不能察出與「性交」有關係的地方在那裏？

——多先生在未舉出這一篇詩之前，他曾這樣的申明過：「我所謂象徵性



交表示的方法，是出於詩人的潛意識……一個人的潛意識要活動起來他自己實在不能負責任。」

大家聽呀！這幾句話，講得何等的冠冕而動聽呀！不過事實自有真理存在，有眼睛者，一見之下，自不能為其蒙蔽，我可以決定講一句話，數千年以上的詩人，他見事咏詩，所寫出的是真實的，純一的，絲毫不容混雜有其他意義的。當時絕對不會有象徵性交的潛意識；歌咏這一件事的時候也絕不會有性交的想像之可能。恐怕數千年以後的一多先生見了這首詩以後，立刻就有了此種潛意識在腦海裏起伏無常了。再進一步講，他實實在在認定這一篇詩是「性交的寫照」好了，那詩裏寫打獵的一舉一動，寫得神乎其神的時候，在他的潛意識中，都把他看作性交的寫照了。

此種打獵的動作，能認定是性交的動作麼？那人當吃飯的時候，那雙筷子往嘴裏送箇不住，那不是和性交的動作一樣嗎？目前南北交爭的時候，瞄準射擊，那不是和性交的動作一樣嗎？以至於踏車，打鐵，磨礮……諸種動作，不



都是和性交的動作一樣嗎？試問這個理由，是否有存在的價值沒有？他這一種極其武斷，極無理由的結果，真正可笑得很，嚴格的說，實在不值得一駁的。推測他的錯誤點，究在何處呢？想來想去，恐怕是吃了詩中「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這四句的苦了。要曉得「射」「御」「控」「縱送」這些字眼，所表現出來的動作，都是實有其事的動作，那裏就能說牠是「象徵性交的寫照」呢？「縱送」這兩個字，後人間有引用，借以喻一種動作，間接拿別人開心，然而這都是些無聊的臭文人弄筆所致，與原來的詩意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當然也不是我們讀書求真的人，所應奉承其說的。到末了，他還舉出韓愈送李愿歸盤谷的一首四言詩來——爲節篇幅起見不完全寫出——說他是一首象徵性交最好的例子，真真是混蛋極了！他只要看見「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等等的句子，他就淫心勃發，作「象形式」的想像，作「象形式」的性交，「不問真理，」「抹殺一切，」「曲



爲之解，」說他是一首最好的象徵性交的詩。簡直兒，一切的中國文學無往而不可以作「象形式」的「淫」了！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下去，真是後輩青年讀書「不求真」的一箇大障礙！應當極力打倒的！

我在此處，緊急申明一句，我著此文的意思，並不是代詩經中的淫詩辯護。不過我們讀書爲求真理起見，詩經裏的一部分，如果真正是淫詩，真正是性慾的詩，然後我們當然不消顧忌得一切，說出牠是淫詩，是性慾的詩，至於其他不是淫詩的部分，與淫詩毫不相關的部分，我們當然不能抹殺一切牽強附會的說牠是淫詩，說牠是性慾的詩，使得與自己所要做的題材相合罷了。前人已定的成案，我們認定他是錯的，我們應板着面孔拿出「求真」的態度來推翻；前人也許有許多理由是不錯的，我們就不能先有成見用一種不甚充分的理由來抹殺一切。寫至此處，我又查出一多先生文中有這麼一段：「從前的人，即使認出一首淫詩來，也不敢那樣講，因爲一箇學者得顧全他的身分，他的名譽。」

這一種讀書不求真理的人，完全以假偽欺詐後人，他的身分和名譽，已經宣告破產了！他還夠得上是一箇學者嗎？我們應當要十分反對這種人的！因爲文化的不進步，就是這一種人阻礙的！

附註一 十六年八月下旬，避災下鄉，——五家澤離東臺八十餘里——

在破茅屋中脫稿，承友人殷月邗君，校閱一過，甚謝！

附註二 本文本意送諸學燈，惟余願與本刊諸君子，時常相見，得見朝氣；雅不欲與彼輩文氓爲伍，——或作無謂的筆戰——倘此文刊出以後，有其他方面見之而願欲賜教者，鄙人亦振起精神！下命管城子！整戈待旦以決！

## 我所希望的終身伴侶

龔葆森

「買賣式」和「包辦式」的婚姻，快要變成過去的廢物了。但在目前自由戀愛的高潮裏，又何嘗有真正公開的社交，更何處去獲得神聖戀愛的結





合！大多數青年還不是憑着物質的虛榮和性的衝動，就貿然的結合。到後來兩方面的慾念漸漸轉過了方向，於是彼此間的弱點一天一天暴露出來，性情也越鬧越不對，歸根結底，祇有一離了事，甚至於還演許多悲劇。像這類的結合，較之舊式婚姻，仍舊是「二五」等於「一十」！

因此一般潔身自愛的青年，處於現在男女界限未完全打破而舊式婚姻仍有一部份勢力的過渡時代，一方面感受社會上禮教的束縛，一方面覺得選擇對方的不容易，所以他們採取的惟一途徑，就祇有「獨身」。我認爲這種消極的主張，是不澈底的。我們雖感覺着許多阻礙，決不可「因噎廢食」。應該一面促進社交公開，一面認清結婚真義，確定擇偶的標準，去找我們所希望的終身伴侶。就是萬一找尋不着，那末再講「獨身」也不遲呢！我既如此主張，所以我在一年前就私自定了一箇擇偶的標準，現在冒昧地公布出來，獻給我可愛的青年們做參考：

「性格 我們想求一箇終身伴侶，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性格；而最難適合



的也就是性格。因為夫妻間第一要性情相同，彼此纔能互相安慰諒解，纔能共患難，享幸福，否則同床異夢，縱有黃金鋪地，亦復何趣？但性格不是急切間可以了解的，所以選擇對方的性格，應該要經過長時期的觀察，茲將性格分為「性情」和「品格」兩項，分述於左：

(一) 性情——第一：要溫和而兼活潑的精神，使接近伊的人們都感着愉快和安慰。第二：要有智慧及審美的思想。第三：要忠實坦白，能以赤心示人。第四：要純潔高尚，而沒有驕傲的態度。第五：要舉止大方，而不會誤認浮蕩即是大方。

(二) 品格——第一：要有相互的貞操觀，我是主張一夫一妻制，並且主張雙方同時保守永久的貞操。在這貞操革命和自由戀愛的聲浪中，我或者是一箇不識時務者罷？但我認定貞操是人類應有的美德，也就是人類高尚惟一的表現。不過數千年保守的片面貞操，是早應該疾恨而打破的。我相信我能保守相互的貞操，所以希望我的伴侶，也要有此美德。第二：要具適應現



代的道德，革除從前迷信的習慣的以及一切不澈底的道德——但與現代情況相合的舊道德，仍有保留之必要。

Ⅱ、學能 學能是包括「學識」「技能」二者而言。學識要以學識自身為標準；不可憑學校的年級和資格，去判定學識的高低。因為低年級的學生，有時候比高年的學生還要優良；未入學校在家中自修的女子，有時候比受了學校教育的女子還要卓越得多。所以為求真實學問起見，應從實地去調查。至於技能一項，也當然無所謂資格，是由於各人的天才和訓練中獲得而已。

(一) 學識——學識中最重要，自然以國文為主。其程度：(1) 能閱普通書籍及報章雜誌。(2) 能寫長篇的信札和文字。(3) 能對於文學具有興趣而欲研究者。(4) 能明瞭國家及世界概況以及日用常識。

(二) 技能——「女治內，男治外」這句話雖非固定的，但在現社會和家庭制度之下，卻有相當的理由與可能。不過內外的界限，不宜過嚴，男女都





應當互相協助，互相安慰纔對。所以我要求伴侶的技能，是趨重內底一方面了。（1）家事——對於款項的收支，應有詳細的預算；子女的養育，應有耐勞的精神；居住的清潔和整理，應有注意到的必要。（固然男的方面也應該隨時幫助，不能完全推在妻子的肩上。）（2）縫紉——處現在經濟恐慌和工價增高的時代，這種技能是不可少的。不過我知道現在除自命為新婦女之外，有這種技能的倒也很多。（3）烹飪——我們要真正講完衛生，對於烹飪一項，最好能親自動手，所以我認為也是女子技能之一。

Ⅲ、體態 現在青年擇偶，對於容貌一層，卻不求其十分美麗，這是一種極好的覺悟。但亦須有健全身體和優美姿勢，纔是最好的伴侶。下面分兩方述之：

（一）健康的美——「健全精神，寓於健全身體。」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話。我所要求於配偶的是：身體各部平均發達，而具自然之美；不是搽脂抹粉矯揉造作的美。



(二)精神的美——表情正確，融陶全箇人生的愛，丰度大方，毫無羞怯及輕浮舉止；言語能免除鹵劣口吻，煩要適中。

Ⅲ家世 家世清白，這是人人所注重而不待說的，還宜有一種和平恬靜勤儉簡樸的環境。此外如「年齡」「籍貫」亦不妨在此略為提及。

(一)年齡——據一般擇偶的心理及社會的習俗上，均多以男大於女為適當。但我以為最好是年齡相等，否則稍大一二歲亦好，因為(1)年齡與閱歷有關，所以對方大一二歲，正可獲得幾許幫助。(2)照普通觀察，男子壽命恆較女子為短，所以女子年齡稍大，亦可調節此種缺憾。

(二)籍貫——在人類進化日趨於大同的過程裏，籍貫實無注意之必要。然為謀同居便利習慣相合起見，有時亦應注意。至彼此果能了解性格，志趣，則此一層，自屬無庸過慮。

Ⅴ志趣 志趣是生命途上的一種目標和安慰。設使兩方的志趣不同，則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了，還什麼有合作的可能；因此我擇偶的着重點，



是以性格始，以志趣終。

(一) 人生觀——要有文學化的人生觀，了解純潔的愛情是什麼，完全不為物質虛榮所移易。那末雖處極困苦的境遇，幸福愉快仍是無窮盡的。我們要確定我們的人生觀，祇知道甜永的愛情，就是幸福之花，勤懇地去培養，一定可以獲得豐滿的果子。祇知道純粹的學問，真實的技能，就是前途的明燈，也就是一切榮光的種子。

(二) 嗜好——人類受了疲勞之後，自然要有精神上的慰藉，來替他解脫一切煩惱，所以就產生了「嗜好」。不過「嗜好」有好壞的區別，須要仔細認清。(1) 壞嗜好——如煙酒賭……最顯著的壞嗜好之外，還有愛着無意義之裝飾，愛讀不正當的小說，愛看淫褻的戲劇，這都是人類精神上的污點，應該積極革除。(2) 好嗜好——我覺得最適宜而最高尚的嗜好，就是(A) 文學：可以發洩心弦上的愉快和悲哀，可以慰解枯燥的人生。(B) 音樂：與文學有同樣的功用，並且可以改善性情和意志。(C) 習字，作畫：可以



寄託我們高尚純潔的天趣。(D)遊戲：如圍棋，象棋等，運用思想而不沾一點銅臭；臺球，網球等，可以鍛鍊身體而非激烈運動；我都認為有嗜好的可能與必要。

### 尾聲

我擇偶的標準，大概就是上面所說的了。諸君讀完之後，是否覺得苛刻煩瑣，還是覺得簡略平凡呢？我實在無從預料，祇有希望諸君下一箇正確的批評，那我就感激不盡了！並祝一般未婚的青年們：

去確定你擇偶的標準；

去追求你理想的夏娃！

### 冬宵

仲•兆•槐•

——生活的斷片之一——

聽窗外的夜風，不住的在吹着；淒淒，戚戚，又似乎都吹到我的心裏。到底是



我的心經不住了，幾乎就像被它吹開似的，陣陣的鼓起難言的傷痛。

本來夜風吹着落葉，冷冷的，清清的，除了淒感聲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聲音了。寒靜的夜裏，原來已經是足夠使人消受，更何況燈光充滿了屋子，一箇人獨在靜聽着風聲呢；夜好像更加愁慘寂寞起來，煩悶得幾乎有令人死去之概。我因此而詛呪了！

一箇人爲何總是在煩悶，爲何總是在不調和裏過着生活？青年人爲何都愁慘得像秋天的寒蟬，又爲何都帶着未老先衰的容態？人生本來是應該快樂的，韻協的，活動猶如潺潺的流水，蓬勃猶如初春的花木。然而我們爲何竟失了我們的天真，罩住了我們的笑容？枯槁好像乾皺的樹皮，死靜好像寒冬的冷冰？我真要詛呪了，這到底是爲了什麼？含笑的眼裏，似乎藏着淚珠；甜蜜的話裏，似乎含着悲哀？春花，秋月，爲何總引起人的傷感，碧波，白雲，爲何總勾起人的愁思；可憐人只是做了情感的奴隸；自然的變化，徒使人與無謂的傷感，流無聊的眼淚。



人生是要超脫的。人生是要求樂的；然而爲何伏在我週遭的一切，都是惡魔般的獠牙，鬼怪般的陰森呢？餓狼惡虎般的，都眈眈的向我望着，只要稍一不慎時，就要落到它們口裏呵！我真真害怕了。

本來在這種缺乏愛的世界上，生活是乾燥的，無味的，——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自願還不暇，更何論及他人！不過種種刺激，總使我發生無聊的遐想。

窗外的風聲，仍舊是淒淒戚戚的吹箇不住，我因此而感到懷念了！我懷念我的家人，我懷念我的好友；我願藉着夜風的聲浪，替我傳達了消息；夜風吹着落葉，彼此的心房，奏着相和的拍節。

## 田畔

仲●兆●槐●

如果沒有街道上的鄉人很匆促的脚步聲，和嘈雜的賣菜聲催醒他，他還



是在牀上找尋他的好夢。

他揉着兩眼，伸伸箇懶腰；擡頭一望，但見滿窗都是陽光。

晨餐後，他覺得伏墊在書齋裏，是很厭煩的，因此他想起「幾種消遣的方法」；結果還是到田野間去散步一回。

雨後新晴，地上仍是很潮濕，纍纍的草鞋印，很模糊地映着他的眼簾；他對着勞苦功高的農夫，不禁懊悔到昨夜說的：「鄉下生活太無生氣。」

當他走到河畔，太陽已升在頭上，遠遠的樹林，組織成了幾箇濃密的綠蓋；兩灘的水草，隨着流水飄動；太陽直映着河心，作無規則的閃爍，發出了一縷縷的金光；微風吹着高低不齊的麥苗，把田畦間的秀氣，都散佈了開來；他恨自己沒有詩才，不然，把這美麗的自然而愉快的新生命，渲染在紙上，何等爽快！但是這種生命，已足夠永遠深印在他的心坎中了。

不畏勞苦的農夫，科頭跣足成羣結隊的，正在田畦間工作；從他們誠懇的態度裏看來，他們絕不帶着虛偽，詐騙，偷安，驕傲的色彩。



他感悟到農人是沒有染着人類的惡的通性的；因為從各方面推證起來，他們似乎沒有違背超人的條件。

「啊！先生！你怎麼今天有空來？」甲農夫偶然看見了他，問他說。

「是的！——你們很辛苦麼？——爲甚這麼勤於工作？」

農夫的目光，都集中了他的面部；其中有一箇很直截爽快的回答道：

「日夜辛苦，還愁沒粥湯喝；難道不工作便能過日子麼！先生！像你才能安閑的度日呢！」

「真慚愧！我的良心，怎對得起勞苦功高的農夫！」他暗恨自己。

「我們不知道別的，我們只會種田，本着良心去幹那勞苦的工作；要是人類待我們和愛，那麼，我們無論勞苦到什麼程度，我們終不怨恨的。先生！你看怎樣？」

丙農夫說話的時候，手裏依舊做他的工作；不過有時擡起頭來，望着他，似乎要求得到同情的樣子。





他再三地誠懇地用淺顯的語辭，爲農夫詳細解釋，安慰；他換來的酬報，是農夫對待他有相當的無條件的敬愛。

他覺得自己從前是知識未充分的學生，現在居然做了農民知識的指導者；他的良心得到了絕大的安慰，面部上不禁現着微笑的神態了。

「親愛的農夫啊！我真願和你們一塊兒生活，做我意想中的超人。」他不禁的說出這幾句話來。

「什麼叫做超人？」農夫聽了他的話，疑惑地問着。

「超人就是農夫。」他答說。

「啊！先生！你要做農夫嗎？怕拿不來工具做勞苦的工作吧？荆棘叢裏的針刺，足以損傷你的四肢；污穢的濁氣，足以窒塞你的五官——先生！你怎能做超人？」農夫的嗤笑聲都起了。

他在無意中得到了這一番教訓，直使得面紅耳赤，良久沒有話說。淡淡的陽光，普照着一切景物，什麼都入幽靜的狀態中；他望着農夫們，微



微地一笑。

## 龍池

商拙亭

龍池，龍池，這是多麼耐人回憶的一箇地方啊！四五年來，雖因求學外方，無暇履及，卻不時的構成空中樓閣，在我腦中顯現出來，但也不過僅似曇花一現罷了！前幾天和友人談天，談到了臨淄的名勝，龍池當然是最好的資料之一。今天，陰沉沉的天空，籠罩着冰冷冷的大地，我於課業之餘，獨自一箇人孤零零的坐着，實在煩悶異常，遂提起筆來，吮墨揮毫，以銷磨這數句鐘的沉悶。但這樣一來，久藏在我腦中的龍池，卻又流露在紙上了。

民國十二年春，我剛從高小畢業（十一年寒假畢業），升學尙不到時候，便經友人的介紹，作了龍池小學的臨時教員。校舍即在龍池的東北隅，而龍池則在東西二龍池莊（相傳莊乃因池得名）的中間。校門南向，裏邊只有課堂兼教員室的四間北屋，和廚房兼夫役室的兩間東屋，而且都是危如風巢



的草房（不過這是前時的景象，現在已經煥然一新了）校舍的卑陋，真可以說卑陋到萬分，只因有箇龍池，竟爲校舍增光不少。所以我在此直到過了麥秋，因爲預備升學和其他的原故，不得不離開，雖住了三箇多月之久，臨走時仍不免有『戀戀不捨』之感。

校舍的西鄰是天齊廟，再西是龍王廟，中間有便門相通，廟山門都和校門平行而且在一條直線上。龍池正在龍王廟之前。從天齊廟出來，有一小石橋，緊靠在池的東北角上，距校門亦僅十幾步。其下水聲涓涓，繞校舍曲折東北流的小河，乃池的出口水之一。橋上兩邊有小石欄杆，站在此橋之上，池的全景，便可一覽無餘。

池的面積，足有官畝三畝強，東北兩面，用青石砌成，而西南兩面，則純任天然。水深幽嫵媚，層紗疊翠。池魚迴還來往，任意飄浮。池底三泉並湧，白浪翻騰。俗傳此乃海眼，與東海相通，古代曾有龍臥，池因得名。大雨過後，池淨如鏡，池碧如玉，雲隙中的霞光，燦然四射，穿入水裏，天光水影，溶成一起，此時此景，實



難用筆紙傳出。現在更栽上了滿池荷花，『一池菱荷，香達十里』。另是一種風味了。所謂『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西湖，可惜我沒有見過，不知能否相與倫比。

池旁有古楊三株，高不知幾許，粗可四抱。出土之際，盤根突兀，層瘤凸起，略如撐柱石狀。三株的形狀大小，都相彷彿。說者謂『天地之靈秀，不鍾於人，則鍾於物，此乃天地瑞氣之所鍾也』。或者不無道理。可惜現在因為小學裏翻新及添修教室，已經把牠伐去作木料之需。所謂『天地瑞氣之所鍾』者，只在我腦中留一幻影罷了！

池之東南隅，有一大門，和天齊廟山門遙遙相對。額書『古龍池』三字，字跡瘦硬，有『鐵畫銀鉤』之致，丹青略可辨認，乃康熙時臨淄一箇知縣寫的。至寫者的名字，早已不知跑在我腦溝的何方去了！門外為戲樓，每年六月六大會，若無特別情形，戲是必定有的。至唱戲為什麼，我不知其詳，只好暫作缺文。門裏階簷石上，有兩箇大人足印，相傳乃古代仙人遺跡，故俗呼『仙人跡』。



『其名遠邇傳聞，凡遊龍池者，差不多此乃必須鑑賞之一。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及見之後，只覺索然！

門裏正中，石碣高矗，高可逾丈。上半係康熙帝御筆親錄的唐詩一首，字娟秀可愛，末尾落有篆刻『萬機餘暇』的方印（？）和滿文龍邊的圓印各一。下半是簪序文，序康熙帝書此的來歷，略謂：康熙帝降香泰山，沿途官吏避之不遑，臨淄縣知事（即寫『古龍池』匾額者）獨遠道接駕，見面後盛誇龍池風景，康熙帝心焉向之，遂乘輿書此以志景仰。好事者爭相臨摩，前後左右，悉留墨痕，污穢之狀，殊傷觀瞻！

碑前有井，泉水清冽，彷彿青州范公亭之醴泉。此距池不過數尺，而水則高出池面二尺有奇。相傳中秋月夜，井水返映，由遠處向井中眺望，可見月光臨淄八景有『秋入龍池月皎皎』之句，蓋即指此。可惜我從未見過，大好風景，不知到底何似！

池東爲竹園，漪漪綠竹，高出牆端。其上百鳥爭鳴，宛轉悅耳。若到竹林深處，



則微風蕩漾，濤聲四起，遍體清涼，心曠神怡，令人想起『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的詩句，吟咏不置。

池西是齊家花園故址。當齊宅盛時（約清初），此地除風亭水榭，花木芬芳外，亦有竹林一叢，與池東竹園東西相望。今則荒涼滿目，徒令人興滄桑之感而已！田中有潭，水蜿蜒南流，復與池之西南出口水相會，轉而東向。水旁有一石獅，背負石鍋，相傳當年潭水，係先流入石鍋，再從獅口瀉出，如懸崖瀑布，煞是好看。但許多年前，早已不如此了。齊園遺跡，存者僅此！

池南有一小荷池，係齊家後人所鑿。其南為土厓，厓上有土邱，乃齊家之假山的原基。據長者稱：假山上的石料，秀奇嶄巖，遠勝馮氏偶園所置。齊宅敗後，其他雖隨之蕩然，假山尙屬無恙；及稔匪之亂，村人恐為所據，方將牠摧毀了。自是假山面目，不可復追，只留荒邱一堆，作好古者憑弔之資而已！

池北天齊廟內，碑碣林立，古柏參天。柏樹四株，粗都可兩抱，現已和池旁古楊，遭同一慘劫！碑碣間係歷代修廟記文，無甚可觀；惟東便門北偏，有一按察



司草撰的小碑（撰者的姓氏年代記不清了）係四韻七言詩，草字絕佳。關頭兩句：『淵號天齊不偶然，古稱齊地本茲淵。』據此，不但可以知道龍池亦號『天齊淵』，而且可以知道龍池的來歷實甚古遠。——但據近人的考正，這話實是錯的，古所謂『天齊淵』者，乃指牛山之西的溫泉，距此尚有十幾里。咧！天齊殿不知何時所建，但知元代（大概是至元年間吧）曾重修過，有碑為證。俗傳天齊殿基原係是箇深灣，水如墨汁，歷年不涸；陰陽家言：『此寶地也，可出天子。』後來因蓋造天齊殿於其上，風水遂破，緣『天齊者，陰府之天子也。』

龍王殿建築較晚，而規模則較大；但現在的龍王殿也是後來重修的。相傳清初時，不知何故，大殿忽然失火，必必勃勃，不可嚮邇，甃瓦悉為灰燼，只有老龍王之頭，為守廟道士救出。故今殿一切，盡為新設；惟老龍王之頭，仍是舊物。面赤金色，清秀奇偉，笑容可掬，一切新塑神像，實在遜此多多！殿前軟枝槐四株，枝條盤曲如傘狀，東邊兩株尤佳，亦龍池奇珍之一也。



龍池的風景古跡，大率如是。此外，如池後興龍寺遺址的丈八石佛（據說此乃六朝之物，中國絕無僅有，惟印度有與此相同者），池左的齊孝公陵，和池右的溜水，都是龍池的極好的副景，只因說來話長，現在不多寫了。

## 離家

李乾銘

五月間我已行罷畢業式了，以後還不知在何地何校生活呢？切身的問題加身，升學的時期臨頭。考北京師大附中，保定育德中學，開封中大附中……：自己卻辨不清楚去什麼地方合適。用了幾夜的思索，及家中諸大人的同意，才決定來開封考中大附中。我來汴垣的心，在這時才萌芽了。

動身的日期，擬于六月二十六號。七月一號乃中大附中的考期。在二十六號的前幾天，心中複雜的害相思，不日要離家了，要同父母弟妹及一切的關係人分手。雖是短時期的離別，但是我心中也是很難過的，不知怎樣才好。





一天一天的過去，可惡的念六號來到了。在念五號的傍晚，父親教我到他的面前，吩咐我許多話，最要的是：『一路要小心，到開封不要胡跑，要安心的考學……』接着指着棹子上的銀包說：『這是你考學的費用，三十元大約也就够了，不敷用的話，可上因利社暫借些化。我要進城了，恐怕今天不能回來，待一會，到你三叔祖父家，和四叔祖父家走一走，明天早起就上車吧。因為沒有時間，不敢再遲了。』我送父親到街，趕緊回來整理我的文具。

晚上，到四叔祖父家說：『我明天赴汴，大人有什麼事沒有？』四祖母說：『沒有什麼事，你恭叔不日就回來，你見他教他把棉被子帶回來。』接着四祖父說：『你頭一次出門，上下火車要慢一點，能受些熱，不要站在車口。到鄭州尤得小心，夜間還是住大金臺，福昌去開封考學的，不要胡跑，總要看些功課。』又問：『你們同伴幾個？誰去過開封？像片照啦沒有？』時鐘已八響，告別四祖父母，深深的鞠了個躬說：『明天是早車，我就由西街——我的住宅所在——去，不再來了。』街上行人熙熙不斷，月光甚明，踏着月色回來。



天夜了，吃罷了夜飯，到三叔祖父家。三祖父出門未回，家人都在院納涼。三祖母見了我說：『你明天要走了嗎？』我答：『是的。』杜姑娘道：『孫少爺多麼清楚，到開封一定能升上學的。不要把心捏小，放開些。』我說：『本省高中只有三個，初中畢業的有四十幾班，一兩千人——中大附中只招三十名，你想咱怎會能考上。這次去，不過玩玩罷了。』她說：『不要發愁，一定能考上的。』三祖母搖着扇子說：『你見你淑姑等，教她們同澄老一齊同來罷。』洛弟來教我，三叔祖母說：『你走吧！明天一早就上車，今晚早些睡吧！』我答應一聲，便拉着洛弟走。

母親和姨母，忙個不了的給我縫一件內襯衫，剛縫上帶子，姨母正在熨着，母親拿兩對鞋說：『你上樓上拿個網籃子，不要帶多少東西，路上不好走，拿一箇籃子，把衣服書籍被子所有的東西，一齊裝在裏邊。天氣熱，一條被子就可以了。書本不要帶很多，幾本應用的就妥了。待考上學，再回來一次也好。考學固然在程度，可是也在一時的運氣，考上與否，沒有多大關係，勝敗乃兵家



的常事，考上不應喜歡，考不上不應難受……你三叔祖父家和四叔祖父家都去過了沒有？」我答道：「去過了。」母親說：「好！十點鐘了，去睡吧！明天還要早起呢。」剛出門，聽母親喚玉宮道：「明天早點起來做點心，孫少爺早車進省呢。」

我走到我的臥室裏，窗戶開着，明月的慈光，由窗戶射到我的睡榻上。家人都睡了，街上也沒有行人，萬籟俱寂，伴我者僅將圓的明月耳。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流淚眼，謹慎的望着她。心想明天和我到開封的，僅你一位啊！明晚你還能照樣的伴着我嗎？時夜將半，涼風入戶，月已斜西些。正在朦朧欲睡，聽得遠處幾聲狗吠，驚醒了我的睡魔，停一會便入了睡鄉。

曉風吹着窗紙，嘶嘶的響，小雀兒的歌唱，已把我喚醒。母親的屋門已開了。玉宮給我打了臉水，洗漱畢，便吃飯。母親又給我煮些雞子，教我在路上吃。我因為同行的人很多，少了不夠，不拿又辜負了母親的意思，所以我吃一個，不耗廢母親自己去煮的一片愛子的心。行李搬出去，到東院叩別三祖父母。三



祖母正在梳頭說：『吃罷飯了，上車吧！你三祖父沒有起來，待起來就說你走了。』我答應了，鞠躬就出來。

母親和大姨母送我到街門口，我給他們行禮後就上車。母親說：『在途中要小心，到了就寫信回來，知道你到了，就不操心啦！』我連忙答應，車已走了好遠。

紅日初升，光還是微弱的。清風刮得頗緊。到車站，同行的已先到了幾個。成青是沒約而遇的，高興得很。七句半鐘了，月臺上已立有不少的男女客人。『車怎麼還不來，真令人等的急。』一個個都是這樣說。頭次哨子吹了，巡警都站了崗。我們都是振起精神的把行李搬到月臺邊。焦國幹——十二中校的數理教員——來了，見我們說：『你們上開封嗎？咱們一路好極了！』二次哨子吹了，北邊的洋旗放下來，買了票，依然的在月臺上等着。車進站了，客人紛紛的上車，我和成青效青也同上車的人擠上去。因為人多，所以我們都坐在車口。不久鈴響了，火車頭笛聲一鳴，車便蠕蠕的動起來。越動越快。霎時間，便離



開故鄉的城市了。

蛇形的火車，走的真快，路旁的柳株，一連的往後倒着；平視大地，阡陌的田畝，錯落的茅屋，都慢慢的向後轉去。遠處的山峯，立着不動，依依的點頭告別。愚拙的我，一意的看大曠野自然的美，享受那不常坐火車的樂趣，軟弱的心田，和車將開時，別有一般滋味了。

車到新鄉，停有一點鐘。我們都下車活動一會，待站長吹了哨子，我們急速上去，車已慢慢的開了。查票的來，說道：『車過新鄉，改爲快車，小站都不停，一直到黃河北岸才站呢。』座旁有一位上小冀鎮的客人，他聽了這話，默然不語，帶種不安分的樣子。我聽得直開到黃河北岸這句話，我就把心按下去，斜倚着行李休息，光等着看黃河的景況了。

由河岸開車不多時，汽笛鳴了一長聲，車行漸徐了。浩浩的河水，由車窗觸我的眼簾。一霎兒，車已行至橋上，汹涌的河水，飛濤怒濺，直向東流，眼望之令人膽寒。心想這如何敢乘船渡河呢？繼而又想，我怎麼這樣的沒有冒險性，黃



河就不敢乘船渡，那能渡大洋大海呢！黃河橋是京漢線上的一段險地，保險期已過好幾年，現在還是冒着險在上邊走車。總之，橋不壞車不落河，總不會設法另築的。這是中國人的習性，非傷些人才好似的。

車下了橋，又穿過土山隧道，日已離山不遠了。我的心覺得一過河，如離家鄉千萬里然，天各一方似的。這是心理上的關係，大概還是不常出門的原故。車經兩站未停，時日已銜山，暮色已籠罩着大地，車中靜得很，除聞火車的嘩的嘩的響聲外別無雜音。

汽笛又鳴了，使客人都忙起來。前面已看見星似的燈光。「到了，預備下車吧！」成青這樣說。車進站了，我們都下來，四散的站着。「大金臺」「福昌」「迎賓」許多提招客燈的店夥，這樣叫着，幾乎將路攔住。幸有多事的巡警將他逐開，使我們聚首相商，結果，隨着拿福昌旅社提燈的人員出站。電燈燦爛，光明奪目，不知不覺的，已走至旅社了。洗了面，展開了被子，在坑上休息。不多一會，旅社略靜些，用罷了飯，同成青效青到街少游，道路寬而平坦，旁



邊豎的都是三四層的洋樓，電燈及煤氣燈照的光明如晝。心想這就是商埠嗎？商埠就是這樣嗎？因流連好大一會，才慢慢的向後轉走回。

在夜間，汽笛不住的響。要不是走一天路太乏，恐怕你就睡不着。在五時許，我們先後的起來，忽忽的洗面，吃點心。行李尙未捆妥，旅社的人員已來要旅費了。說已買票，可以上站。時天落着微雨，空中本有灰色的雲，再加各工廠煙筒冒出來的黑煙，火車的鍋爐裏送出來的蒸汽，大氣之中，俱成灰色。到站，車上的位置已被客人坐滿了。買票後，勉強的找了些坐位。

省城在目，工廠林立，黑煙繚繞，直飛上天。下車，乘人力車，同成青至第二中學，一路寬闊的大街，行人極其擁擠。進南門，而至二中。時正午，陽光下，真熱極了。適恭叔尙在校裏，我也沒有多停，就別了成青，同恭叔上前營門街四叔父寓內。

二祖母在椅子上坐着，三姑母在一邊餵表妹飯，淑姑已由女師回寓了。我同恭叔進去，向諸大人行禮。二祖母因多時未見我，疑我是他鄉客人，少頃，笑



着說：『潛名長這麼高，我竟把你當着是你恭叔的同學呢。』三姑母說：『我也當着是呢，你到底和誰一塊來的？』我一一的回答。二叔祖母命李全給我做點心，淑姑問我路上的情形，及家中的事，我且吃且答的，詳細地陳述。飯罷了，成青來找我，說：『離中大附中的試期，只剩三天了，咱們快去報名吧！』

## 中秋節遊竺二山記

王野萍

八月十五日，是秋色平分的時候，所以叫做中秋節。但中秋節，一年中祇有一天。我自有生以來，到今年是活了十九歲——也便是過了十九個中秋節。但是年紀小的時候，不知中秋是什麼的一回事。等到讀了書，方才知道中秋節，就是八月半吃月亮般餅子的日子。然又何嘗知其中的快樂呢！——人家駁我說：『吃麵餅，吃紅菱白藕，便是快樂了。』我應他們說：『這不算快樂，這是一時的口福，一時的食運，豈是真快樂。』——自從近幾年來，方知中秋節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你看：一到夜裏，這燦爛晶瑩的月亮，在東邊漸漸吐出





來，照得大地如同白晝一般，分外皎潔，倍加光明，真有一種神秘的色彩。但近兩年來，所過的中秋節，都不滿意。回想前年（十四年）的中秋節，正當我大病未愈的時候，對月看月，非特沒有興趣，也有些淒涼罷了。至於去年——十五日的中秋節，我又正作客他鄉，但見別人家月圓人圓，我卻一個人飄泊在外面；偶然仰首眺月，也只有愈加落寞便了。李白所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恐就是這箇當兒了。獨有今年的中秋節，最是快樂，也許是人生不可多遇的事。所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古人所難得的，我們今天都居然享着了。那麼，我這篇資料極好的文字，還可懶掉不做嗎？

我的閒文做得太長了，——這好比是我的歷年中秋節觀，與本題相離太遠了——現在閒話丟開，言歸正傳。且說這個中秋節，究竟是過的什麼樣的一回樂事呢？吃金腿月餅嗎？不是。吃堆酥麥餅嗎？不是。吃嬌嫩的紅菱，雪白的白藕嗎？也不是。看月亮嗎？拜嫦娥嗎？……都不是。原來是同了幾位朋友去游竺山的。這裏的山光水色，碧波紫烟，白鷗泛水，漁舟互答，看得眼花繚亂，一言難盡，

——且聽我慢慢道來。

這竺山是太湖中七十二峯之一，三面臨湖，一面聯陸，好似一個半島。山雖不甚高，但登山觀湖，平眺山下景物，也是很可觀的。所以我就約了幾位朋友去遊竺山。那幾位朋友是誰呢？待我一一介紹過來。一位是王君瑞勛；一位是徐君槐清；一位也是姓王，名叫國雄，連我共是四個人。我們都是Y校的先後同學。——現在可是星散東西了！——當日大家吃過了午飯，相約在W鎮等齊，慢慢的向竺山那條大路而行。看看田野裏農家種的碧綠的稻，正是透穗時期了。我們且談且行，說說笑笑，不覺路之遠近，一會兒，便到了H鎮。——已是一半路程了。那時天氣雖是秋令，但那一道陽光射來，也不由得汗珠被面呀。又走了一息，便到C鎮，大家因為口渴極了，就覓了一片茶館，泡了兩壺茶，解解渴。聽聞隔座的人說：「今晚C鎮還有大鴻秀的戲班子做戲呢。」我們便想：遊了山回來，還可看一回戲，真是賞心樂事，湊在一起了。我們即刻再由C鎮出發，那時已看見竺山屹立在目前了。皓皓的湖水，也如明鏡一般的照在眼底。





我們愈加奮勇，巴不得立刻就跑上這山的最高峯。一會兒，我們上山了。槐清說：「山上這麼好的青草，可惜沒帶幾頭牛來，否則儘可吃個飽了。」那時瑞勛走在最後，就說：「我趕了三頭牛在前面走着，你不見嗎？」國雄說：「牛在那裏？」瑞勛只管笑着，我才知道他是罵我們走在前面三人的。

這山實在不見得高，不過二三百尺高罷。我們既到了山上，向四邊一望，真是好看極了。東邊和馬蹟山相對，那山峯不下數十箇，高高低低，空翠得像染上的靛青一般。南邊是外湖，但見一個一個山，浮在水面，看去是黑蒼蒼的。那東西兩山，更是遠了，看去隱隱約約穿上淡淡的衣服，幾乎辨不清誰是山誰是水了。西邊都是田地，碧綠的稻葉，是望不盡的。北邊便是今晚將要演戲的C鎮了。這C鎮旁邊有十八村，因為瀕居湖港的沿岸，村名便叫「港口」。俗話說：「港口十八村，村村十八巷，巷巷十八家。」你想這個村莊大不大呢？再回頭注眼向湖中一看，卻是風平浪靜，湖平如鏡。往來的船隻也很多，——大都是捉魚艇，縱橫水面，來去自由，也有掛着布帆的。——因為水上沒有遮蓋，所以



岸上無風，那湖裏總得有一點風；譬如我們走在路上熱得汗出，但是一到山上，那就涼了，正因為有風的緣故。有時還見幾隻白鷗在水面上撲來撲去，這白羽映着綠波，豈不分外好看！可惜我們四人中，都不兼善美術，只得向那種神而化之的美景，極力稱贊一番。大家嚷著說：『這風景真是佳妙，登山臨水真快樂，山光水色真能開拓人之胸襟，人生快樂之事，莫遊山若了。』大家嚷了半天，可是一人也不能把這大自然的美妙處描下一筆。

我們站立着看了一回，便依山東的邊途走著，看見腳山下便是湖水。這山崖石壁，好像一塊很長的大石，有裂痕的，有剝蝕的，大抵都是水成岩吧。這石頭或是平斜的，或是凹凸不平的，或是嶙峋傾欹如種種猛獸形狀的，有的石燈暗礁，是浮在山旁的湖水裏。——靠近山崖——如幾點黑子。我從前讀過柳柳州的隼子有兩句寫奇離的山石說道：「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我起初總有些不信，自從遊了這山，我才知道前日眼光之淺，不配來妄談古人的文章。



這山大約有二三里長，我們沿山崖走了一里多路，真是好頑呀。但是一個不留神，便有折臂斷腿，甚或性命之憂的。何以呢？因為這山道只有七八寸闊，下面便是七角八齧的怪巖。上下約有三三丈高低。你想一跌下去，要不要有性命之憂呢？所以我們都很留心，不肯疎鬆一步。

我們又走了一會，——那時很清寂的。忽然槐清說道：「這山裏有個仙人洞，我們去看看，現在成箇什麼樣子？」國雄接着說：「仙人洞嗎？就在這邊。」我現在且先來說這仙人洞的故事：話說這箇仙人洞在百年之前，是有地道通過太湖，可以由此到馬蹟山去的。裏面卻很黑黯，走時須要點了一枝蠟燭，那就看見裏面有石檯石凳，都是光光的。後來因為山邊有個姑娘生下了私子，便托人去丟在洞裏；污了仙人，仙人便跑了，洞也就此不通了。這段故事，沒有考據，有類迷信，只可當作神話看罷了。現在洞的遺跡還在，洞口卻已很小，好似狗竇大小一般，祇可容一人通過罷了。

我們行到洞口，多不敢進去，也就罷了。大家坐在洞旁的石檯上，休息一會。



那時太陽光已被山嶺遮去，望着湖水裏的微微波浪激着山石上，起了不少的泡沫，不久也就消滅了。再看石灘上的小卵石，沉澱在薄薄的清水中；這湖水是澄澈清漪，什麼都可見得的。水底裏有小魚往來，時常看見有一晃一晃的白光，我們便知道小魚在翻動他的肚皮了。

我們坐了一回，仍舊沿山崖走去，到山的盡頭為止。今年的湖水，本是很滿的，我們立着坡上，恰巧水與坡平，人面映水，泛成微微的皺痕。再仰首看看蔚藍色的天空，俯首看看浩渺的湖水，又看別處蒼翠的山脈，我們在這時，好似受了萬物的陶醉，大自然的熏養，胸襟舒暢，樂不可支。古人說的「泌水洋洋，可以樂飢。」還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等話，真是一些不差。我們回來時，是從山嶺的一條路走着。那時夕陽將沉，陽光返照在遠山上，便有點紫色起了。再遠眺外湖，只看見水是白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帶着青白色的，正是分辨不出誰是天誰是水和山咧。這種景象，我實在描不出，倒不如借用老本家王勃先生的滕王閣序上的兩句話說：「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於當時的景象，倒是比較確切一點。

當我們經過山寺的時候，因為時間不早，也就沒有進去參觀，況且荒山野廟，沒有多大可看；我們既經繞山兜了一週，已是心曠神怡，用不到再進去了。

我們下了山，走到C鎮，戲班子已開演了。我們因游山回來，足力已疲，實也無心看戲。所以胡亂看了一陣，臺上演的什麼鐵公雞咧！打湖北咧！一概纏不清。我們看看太陽落山了，想要歸去，不知怎的被五年前的杭老師——玉崑——看見了，一把拖住，說：『一定要去吃點心。』——他的家就在港口村上。——我們辭卻不過，也只得去叨擾了。等到吃飽了，大家對杭老師道謝一聲，就忽忽歸來。我們走了沒多時，月亮兒也出來了，徧地生光，很不寂寞，我們每走了幾步，便回頭看看月亮，那光亮直漾在湖心裏，耀得那湖水好像如銀子一樣。古人說：『月到中秋分外明。』我想愛月的人也是這樣想着的罷！

我們一面行着，一面歌嘯，不久便由H鎮而到集點地——W鎮，大家就分道而歸。



文

文

## 破壞與建設

施秉堃

破壞者。根本剷除之謂也。建設者。從新創造之謂也。由字義言。破壞與建設。固絕不相關也。而按諸事實。則又不然。無破壞。則無由建設。無建設。則烏能破壞。故知破壞與建設。有密切之關係焉。何也。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弊。利之所興。弊亦隨之。欲去其弊。則破壞尙焉。獨是破壞者。不得已之舉也。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破壞之。則建設必隨之。而興者也。譬諸我人之居室。一旦屋漏牆傾。其勢不得不根本破壞。重建一華麗之新屋。然非有建屋之資。決不敢輕舉拆屋。良以破壞甚易。而建設至難耳。雖然。不經破壞。不能建設。歷考往事。能結果圓滿者。何莫非先破壞而後建設。昔人輒以破壞爲不幸事。要知破壞實不得已之舉。





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然則破壞無弊歟。曰。但知破壞。不知建設。其禍甚於不破壞。譬之居室。因其屋漏牆傾。而拆之。而不復建築。新屋其勢不至露宿不止。是故破壞之前。必先定有目的。而後可以破壞。破壞之後。又必急謀建設。以成善後之功。其庶幾乎總之。天下事。決無不破壞而能建設。不建設而獨有破壞者也。吾儕其知之。

## 寒窗感舊錄

王鐵華

天寒地凍。歲云暮矣。枯坐書齋。百無聊賴。觀瓶梅弄影。猶是骨傲嶙嶙。人獨何心。能不奮起。案頭紙卷。亂疊如山。隨手整理。而彼慘澹素箋。乃不覺重觸我眼簾。箋爲通行。長可二尺。色已轉黃。蓋埋沒於此者。半年於茲矣。而墨痕點點。相對依然。滿腹牢騷。不堪重讀。嗚呼。此非我亡友張君公實之遺墨耶。觀物懷人。不禁失聲呼曰。公實乎。別來無恙。而影響寂然。終不見應。嗟夫。人事滄桑。變幻已極。今歲予負笈海上。馮婦重爲。猶憶夫夏將去。日已晡。余正整裝待發。君則



文

祖帳相將殷殷以鵬程爲勛。一聲風笛。黯然久之。到滬三日。君書又至。洋洋千  
 言。不盡感慨。而字裏行間。滿抱悲觀。深以不能追隨爲恨。我知君之隱痛深矣。  
 乃作書慰藉之。方冀秋燈夜雨。同話西窗。孰料不二月而噩音遽至。報道我可  
 憐之公實。竟亦殺於疫神之手矣。流水高山。人琴頓杳。憐君之身世。痛君之際  
 遇。哀君之結局。能不爲之唏噓欲絕哉。余與公實。自幼同硯。及長共事。十年交  
 雅。既如弟。分如兄。一字研靡。更若師。而若友。猶憶客窗剪燭。同訴家常。別館連  
 牀。互談身世。悵雲泥之幽。覓小印雪鴻。感家國之滄桑。時悲風鶴。江錦不花。唐  
 瓢欲碎。痛歲月之不居。愧我登樓作賦。看兩顛之如許。讓君投筆封侯。所望際  
 會。不常風雲。無定一聲虎嘯。何難天下。俱驚萬里。鵬搏佇看。使君獨占。何乃青  
 雲。未遂黃土。長埋遂使。昂藏七尺。空懷報國之心。磊落一身。賸有吞聲之泣。顏  
 回短命。盜跖長年。造化弄人。曷其有極。雖然人世百年。本如泡影。循環生死。一  
 現曇花。而况世態秋雲。人情蜀道。原無足戀。亦有何悲。第是重闌白髮。景迫桑  
 榆。耄矣椿萱。難承菽水。青春少婦。彈淚影以啼紅。黃口遺孤。埋血痕而化碧。此

五



文

後千鈞重擔更教弱弟何堪來日大難曷以存活然則君何能遽死而竟死邪  
嗚呼公實其真殺於疫邪抑死於環境邪君不可死而竟死我知君之必有遺  
痛也嗚呼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僅贖此一紙素書還惹起千秋長恨僕本恨人  
更誰知己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余哭公實固不僅爲公實哭且爲天下傷  
心人一哭也嗚呼

### 圍爐絮語

洪振剛

日軌漸北。大氣隨移。寒風蕭瑟。陰雨微濛。幽齋默坐。百感交集。乃呵凍筆。蘸冷  
墨。方欲伸紙以爲文。忽有不速之客。衝寒冒雨而至。乃謂余曰。『子亦不畏冷  
乎。吾之來也。逆料子必擁衾高臥。或圍爐向火耳。』余曰。『子料其然也。』遂  
與客圍爐對坐。共火絮語。余語客曰。『子問余冷。子固不畏冷。余豈畏之。且四  
序迭更。陰陽互變。非晴則雨。非暑則寒。此天時之自然而然也。雖欲畏避之。亦  
何從而畏避之。且不惟天時有冷熱也。人亦有之。』客曰。『可得聞乎。』余曰。

四



文

「可夫人情反覆世態炎涼忽然而熱忽然而冷又有既冷復熱或既熱復冷者當其熱也傾心腹露肝膽指天誓日生死不相背負一若可信及一旦情隨事遷心隨境變而向之掬熱誠以相示者忽然而冷臉相向矣向之婉轉溫存者忽然而冷言冷語背面相嘲矣向之對以熱心者今則加以冷眼矣噫故當其熱也有似挾三軍之纜當其冷也甚於嚼三冬之雪所謂冷水澆背自生寒噤冷風砭骨毛髮森豎者豈足以喻此其甚者恩怨忽變暗箭相加言念及此真有令人不寒而慄者此所謂人情之冷暖也」客曰「不亦然乎」余曰「若夫濟南同胞自經日軍之慘虐屋舍盡焚田園悉據而今時值隆冬哀鴻遍野流離載道衣無溫食無飽處此苦寒感何如之安得共爐火而絮語以如吾輩之樂哉夫又何冷之足云」客默然良久未語余乃倍客作弈戰至晚始散

## 性善性惡辯

龔葆森

孟軻曰人性善荀卿曰人性惡斯二子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使世之人茫然

五



文

莫知所從也。究之性，無所謂善惡。有善惡者，卽非性。何則？夫性也者，純然也。皎然也。秉之於自然，而發之於天真。然則善惡之所自，何謂乎？一字以蔽之曰：慾。曷言之？譬彼餓夫，忽獲飯糜，然親饑在側，必先讓之。似此可謂性乎？欲耳。食者，饑之欲也。讓者，禮之欲也。禮克諸饑，故讓先乎食。又豈本性使然哉？故善不可以謂性。又若彼盜賊者，劫人越貨，畏法逋逃。似此可謂性乎？欲耳。畏者，禮之欲也。劫者，利之欲也。利克諸禮，故劫先乎畏。又豈本性使然哉？故惡不可以謂性。然則孟荀之論，皆謬乎？曰：然。試觀軻之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未有不惻然動其心者也。」斯論也。言善則可言性之善，則不可使此井也。豕豚入之見者，吁然虎狼入之見者，歡然矣。孺子豕豚虎狼同入井也，而人之感也各異。是性之善也。奚有定哉？卿之言曰：「饑而欲食，勞而欲息，饑而不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息者，將有所待也。」斯論也。辯其非性，善則可言其爲性，惡則不可。倘其性果惡也，食不及讓，息不待矣。况性之本無善惡乎？由茲以觀，故善惡者非性也。欲也。軻之所謂善禮之欲也。卿之所謂惡利之欲也。因欲於禮

六



故迫而爲善。因欲於利。故流而爲惡。爲善爲惡。欲使之耳。性又何與哉。

### 曾滌生言觀人之道。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

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試闡論之。

俞志英

自古得人爲難。知人尤難。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或外忠而內奸。或始賢而終佞。武侯之誤用馬謖。趙鼎之誤舉秦檜。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觀人之道。不綦難乎。予讀曾滌生覆方子白書。有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一節。輒嘆文正閱歷之深。取人之慎。有非常人所能及者。

夫樸則儉。實則忠。廉則寡欲。介則不妄。取先端。其品後求。其才此中。庸取人以身。東坡責人以實之旨也。人品旣端。則律己必嚴。實事求是。不好高。不務遠。即或短於才。亦不失爲敦謹。若夫無品之人。剛愎自用。大言不慚。彼固放蕩也。而自翊爲風流。彼固足恭也。而自詭爲知禮。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文

子羽。嗚呼。可不慎歟。

文王以七屬觀人。與文正以四字取人之旨。適相符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既有質矣。再加以學問。資之以藝能。使其達而在上。必能舉賢任能。先憂後樂。登斯民於衽席。致政體於文明。或習軍旅之事。當將帥之任。必能使行陣和睦。士卒用命。措天下於磐石之安。鞏國家於金湯之固。此皆先有其質。更傳以他長之可貴。非以無才爲足貴也。

是故清當中興之際。人才輩出。掃除洪楊。克奏膚功。皆文正取人之慎。有以致之。書曰。知人則哲。文正有焉。茲就其章。闡論及之。以告今之操取人權者。

### 秦皇以童男女求不死之藥論

丁芸生

今之譚鬼學者。輒曰無常。鼠膽之徒。每爲驚悚。無常果有耶。曰。萬物皆無常。願非鬼耳。夫天下之物。孰不有其生。有其死。皆無常存者。卽凡物中最靈之人。亦不免焉。惟壽夭不同。修短無定耳。然壽之高者。僅百歲左右而已。是無怪秦皇

八



文

之。旦。夕。戚。戚。於。歲。之。不。我。與。也。故。方。士。神。仙。之。說。足。以。聳。其。聽。聞。以。爲。長。生。可。以。伴。致。用。是。齋。童。男。女。入。海。冀。得。延。其。壽。命。享。盡。人。間。妻。孥。聲。色。之。幸。福。也。夫。海。市。蜃。樓。本。屬。荒。唐。之。語。蓬。萊。三。島。初。非。奇。異。之。區。不。死。之。藥。何。從。而。生。更。何。從。而。求。耶。嗚。呼。世。卽。有。不。死。之。藥。吾。恐。蒼。蒼。者。天。決。不。願。賜。之。焚。書。坑。儒。之。大。罪。人。而。使。之。常。困。其。民。也。况。天。下。本。無。神。仙。不。死。之。藥。者。哉。

## 文不愛錢武不惜死論

丁芸生

好。利。愛。錢。貪。生。惡。死。亦。人。之。常。情。也。可。相。強。哉。今。故。強。文。武。不。得。遂。其。情。蓋。其。聯。責。之。不。我。同。耳。國。家。置。官。之。道。治。民。衛。民。也。非。長。民。也。民。有。疾。苦。則。思。所。以。救。之。民。有。災。禍。則。思。所。以。衛。之。使。各。安。其。居。樂。其。業。而。甘。棠。之。香。干。城。之。譽。因。以。不。風。而。自。遠。矣。若。斤。斤。於。括。民。財。以。飽。私。囊。避。鋒。鏑。以。全。性。命。是。與。設。官。之。道。相。矛。盾。矣。文。爭。其。利。武。惜。其。生。又。安。知。乎。吾。之。所。爭。卽。人。之。所。好。也。我。之。所。懼。亦。人。之。所。怯。也。爭。利。無。已。時。避。危。無。已。時。而。內。訌。起。矣。外。侮。生。矣。而。亡。國。之。

九





患亦繁之矣。雖然文官亦宜不惜死。武臣亦宜不愛錢。卽蚩蚩之民亦宜不貪生。不好利以報之。如卜式之輸財助邊。墨子之徒之捐軀赴難也。可。

### 見不仁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說 陳仲莊

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功。故君子不容於小人。小人亦不容於君子。賢者爲政。一愛一惡。出於至公。若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不稍假借也。蓋君子爲政。惟務仁義而已矣。小人專心爲利。務爲不仁。橫行國中。有如豺虎。若不除之。禍亂必作。譬諸長木之植。無不標。國狗之瘳。無不噬。其可恕乎。夫君子抱道在躬。小人懷利爲惡。君子作事。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小人作事。如穿窬之盜。宵行晝伏。鬼鬼祟祟。惟恐人知。是故君子救人於水火。人人皆仰望之。小人害人於水火。人人深惡而痛絕之。然時值亂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忠誠謀國之士。往往多害於小人之手。如宦官之害朋黨。魏閹之害東林。至可痛也。安得有十萬橫磨劍。將不仁者而一一盡殺之。以清汗濁之世界乎。



## 祭仲殺雍糾論

鄭柏傳

嗟乎。死雍糾者。姬母也。而非姬母也。糾自死耳。使雍糾而知雍姬之心。則必不之告。使雍糾而知告之之必敗。則必潛逃之而已。不至死。乃告之姬。而姬問之。母卒致殺戮其身。然則糾之死。死於姬母乎。仍死於自己耳。蓋姬母之所言。姬問之也。而致姬之間者。雍糾也。糾不言。則姬何遂而問於母乎。雖然。姬母亦非人也。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此何言哉。夫父固一而已。而夫亦不可二世。未有輕重之也。姬母奈何出此亂倫之言。而誘其無知之女乎。我故謂雍糾之死。由於姬母之非言。而姬母之非言。由於雍糾之洩言也。嗚呼。雍糾以洩言而殺身。姬母以非言而亡壻。今世之輕易其言者。可以鑒矣。

## 見利思義說

沈同初

禮云。臨財毋苟得。非曰不可以得財也。特不可以得非義之財耳。或曰。同是財。



也。何義不義之有。余應曰。譬諸官吏。其俸也。祿也。義財也。可以取。若剝削民脂。民膏。或吞沒公款。公產。是與盜賊之行。無異。故民之號是官也。必曰貪官。污吏。蓋所以表其不義之。至於極也。或又曰。漢時管華二子。嘗耕於田間。得金。皆不取。而人謂管寧賢。而華歆劣。是曷故歟。余曰。夫管子者。知非義之財之不可取。雖有金玉之貴。而視若糞土。故其見金也。如不見也。華歆則雖知非義。然其好利之心未絕。故捉而擲之。雖擲之。而終不能釋於心。則二人自有優劣也。世之學者。可不見利思義哉。

### 義猴記書後

徐素貞

嘗讀國文。至吳南屏義猴記。而不禁深有所感焉。夫猴。一山溪之獸類耳。雖其性稍慧。能作戲術。斂金錢以酬豢養者之慰德。亦事之所習見。而習聞者。何足爲異。而以義稱哉。乃某老人之猴。竟有足多者。當其脫鎖而逃。聞老人呼。知立以待之。見老人將投水。知啼來抱之。一旦老人病死。鄰近無知。更知詣其女家。



文

而。以。意。示。之。一。若。老。人。既。待。我。如。子。我。即。當。視。之。如。父。罔。極。深。恩。在。所。圖。報。即。一。舉。足。一。跬。步。亦。不。敢。忘。也。者。至。今。事。隔。數。百。年。而。其。凜。凜。之。概。猶。躍。然。紙。上。觀。於。反。哺。之。烏。跪。乳。之。羊。有。過。之。無。不。及。欲。不。謂。之。義。得。乎。嗟。乎。天。生。萬。物。理。具。於。形。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迺。吾。觀。世。人。爲。人。子。者。每。涼。薄。雙。親。視。同。陌。路。甚。且。狂。惑。喪。心。倡。非。孝。之。妄。談。與。人。交。者。有。求。於。人。則。搖。尾。乞。憐。及。事。過。境。遷。即。反。眼。若。不。相。識。甚。且。以。怨。報。德。爲。下。井。投。石。之。舉。忘。恩。負。義。之。徒。所。在。多。有。爲。萬。物。之。靈。者。竟。不。及。某。老。人。之。猴。遠。甚。焉。不。亦。異。乎。吾。請。其。取。吳。南。屏。義。猴。記。而。一。讀。之。

## 抵制外貨論

伍秀霞

嗚呼。中國之貧。非貧於無財。實貧於不知生財耳。何則。我國地大物博。原料有餘。出貨甚備。自海道大通。外貨運入中國益多。好奇之徒。相率爭購之。以供日用之品。於是土貨銷行愈滯。外貨流通愈廣。舉吾全國之利。一一歸於外人財。



日以盡。民日以窮。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國有坐亡之勢者。不知抵制外貨故也。今吾國人民圖挽救之方。皆曰抵制抵制矣。而吾謂欲外貨之不入。莫如振興實業。推廣國貨。國貨推廣則為人民增生計。國家關利源而外貨自滯矣。利權自挽矣。吾國民盍自勉之耶。

## 風之自述

王聯元

空氣因寒暖而有疏密。因疏密而相動盪。吾乃由是起焉。起時祇聞吾聲不見吾形。吾不傳姓字。而世之好事者。或稱為箕伯。或名為飛廉。吾惟聽之而已。吾之性情隨時而異。春夏則和溫。秋冬則嚴厲。故春夏人多愛我。秋冬人多畏我。帆船之行水上也。皆視我為進退。順我者疾去如飛。逆我者難行寸步。我之勢力大矣。不幸而逢吾之怒。樹可拔。室可毀。舟可覆。我雖不殺人畜。而人畜之由我而死。者實多。非徒草遇我而必偃。燈遇我而必熄也。惟雅知我者。我亦與之相知。或比我。以大王之雄。或方我於君子之德。或譬我於有志之士。或喻我以

善教之師。豈第帽落龍山。傳爲韻事已乎。此尤足增吾之價值焉。

## 廿年迴顧記

莊鍾祥

光陰荏苒。此往彼來。學問事功。先難後易。溯余墜地迄今。倏忽已二十年矣。顧此廿年之中。所歷之事。本無可述之價值。然追思往跡。不有所記。何以自惕。爰就所記憶者。筆之於楮。藉留雪泥鴻爪焉。余兄弟共七人。上有三兄。下有二弟一妹。三兄之前。尙有兄姊數人。不幸早殤。余均不及見。何其緣之慳耶。八歲就父讀。越二年。父應滬地某氏之聘。余轉入本邑高小初二級肄業。斯時年幼。無知不曉。讀書爲何事。是以身雖在校。無心求學。每當散學回家。則與弟妹等集於庭中。作種種遊戲。以爲娛樂。及今思之。不勝汗顏。詎料明年春。六弟五妹均染疾病。兩月之中。相繼云亡。嗚呼。不幸至是。夫復何言。余自遭此慘劇後。終日昏昏。殊乏樂趣。如是者二年。七弟已七歲。乃與余同校肄業。略減寂寞。時余已升入高等。知識稍開。始知讀書爲謀生之要素。於是潛心向學。又蒙師長不棄。



垂以青睞。懇勤教誨。不遺餘力。無如秉性愚魯。雖得良師指導。亦難造就。爲可愧耳。入高小後。流光如駛。裘葛屢更。不覺於民國十三年夏舉行畢業。是年已十有七齡。卒業後本擬升入他校。祇因家境不裕。且值此米珠薪桂時代。急欲覓一枝棲。以爲將來立身之基礎。是以升學之心。乃爾中止。是夏適江浙戰事肇興。人民惶惶。東奔西竄。商界均受莫大之影響。余因此又虛度半載。翌年春接余父自滬來函。云蒙居停之力。介紹於大東書局編輯所充練習生之職。余閱信後。不勝歡忭。待父清明節返里。略整行裝。卽於節後。父來滬進局。但余自有生以來。未離鄉井一步。一旦作客他鄉。能無人地生疎之感。惟時父與三兄。適均就事在滬。暇時常得聚談。聊慰客中寂寞。亦一幸也。乃歷時未幾。不如意事突然而至。忽接家報。謂七弟又於閏四月二十三日溘然長逝。書未閱竟。已泫然淚下。竊思余謀生來滬。與七弟之別暫耳。詎意其竟成永訣耶。傷哉。十數年中。雁行之痛。迭遭三次。蒼蒼厄人。何其殘酷如此也。自是而後。甯滬一帶。戰爭頻年。遍地烽煙。民生憔悴。所幸老父鑿鑿。廬舍無恙。不無稍慰。至於服務



文

局中四載以來。亦知自愛。勤勤懇懇。未敢隕越。此余清夜捫心。或可無愧。亦堪以告慰於高堂及諸兄者也。所恨駒兪易逝。馬齒徒增。嫁線勞人。依然故我。且自進局以來。備受世人之揶揄。而知己寥若晨星。唐人詩云。今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處茲黃金世界。炎涼世態。窮措大詎能免人之白眼哉。嗟乎。已往之成績如此。至未來之事。惟有趁此少壯時之努力。漸次上進。不使大好光陰。等於虛擲而已。

## 胡春山傳

敦芝川

胡君春山。字澤之。與余同鄉。幼喪母。家貧。父遠出。寄居鄰舍。零丁孤苦。形單影隻。可悲也。乙丑春。知其父病急。欲往不得。每獨行郊外。哭聲哀慘。動人。嗚呼。天也。命也。後聞胡君言。父已去世。痛苦萬分。眼淚成血。鄰人共勸之。春山泣曰。孤哀之子。如水中浮藻。豈能久存。鄰人聞之。莫不淚下。十歲。鄰人送之入學。常嘆曰。若不發奮求學。不獨自棄九泉。下無以對先嚴。卽何面貌。見鄰人乎。每讀而





忘食。食時亦喃喃不已。人皆稱之。師長憐其貧而好學。時相助焉。余後與同學見其英姿俊秀。寡言笑。爲學攻苦。手不釋卷。每清晨暮夜。諸生在夢鄉。君獨朗誦室中。聲嘈嘈焉而急。或切切焉而細。時有狂嘯。一室激越。同學聞之。相與竊笑。余每於窗外聽之。悲壯之音。振人志氣。後與成知交。日日砥礪學問。大進。今日之我。皆胡君所賜也。余憐其貧。歸飯返校。輒爲攜食。而胡君每推卻不受。曰：丈夫不向人乞憐。余知爾心。一生不敢忘。後當圖報。光陰迅速。忽忽已數年。壬申秋。遂與告別。就學縣立一高。夜夢胡君來別。眼淚髮亂。面黃瘦。頃而不見。恍惚醒來。乃一夢耳。星期旋里。聞春山因失眠病歿。嗚呼。春山竟死矣。余早知有此。雖曠課。必歸視汝。余以新秋一別。相晤之時正多。故怱怱來獲。孰意汝竟舍我而長逝。哀哉。

## 從母王節母墓誌銘

楊同蘇

節母姓卞氏。諱端。外祖衡甫公之次女。世爲饑微人。避粵寇。遷如皋。遂家焉。年



文

二十五。適同縣王瑞玉。既婚未匝月。瑞玉卽商於外。無何罹足疾。歸就醫。節母朝夕侍湯藥。甚者割臂肉和劑以進。未效。經五閱月而歿。婚期年耳。節母悲哀欲自經。絕水漿者再。或責以姑在。乃不復言死。王氏家故貧。曩所資以生者。瑞玉耳。瑞玉歿。貧愈甚。節母獨與姑僦居城內劉家巷。姑衰病。終歲孱處。節母時其飢寒溫飽。相依爲命。每風雨晨夕。涔涔對泣。且語人曰。我無姑無以至今日。姑無我奚以終餘年。聞者莫不淚下。每歲時祭祀。必哭其夫。哭必盡哀。蓋十餘年如一日也。以故年未四十而衰。貌癯而軀縮。足泥而脊弓。吾外祖及諸舅弟妹。皆私憂之。惟恐其年之不能永也。故常命蘇持果餌珍羞往視焉。時蘇方八九齡。節母見姪至。則欣然喜。憂鬱之色始少解。然欲死其夫者。未嘗一日忘也。歷十三載。姑歿。婦料理喪葬畢。乃謂弟妹曰。今姑既歿。吾死可矣。特吾雖幸得終養吾父。然不能無負於老母。汝等其謹事之。勿以我爲念也。已乃氣逆傷肝。鬱鬱以死。年纔三十九耳。可哀也已。憶蘇幼時。每歲消夏。必隨母至外家。節母亦在。愛蘇彌殷。懷抱終日。綴衣履。飼飲食。無微不至。時或有疾。則早夜走視。眠



文

不成寐。食不甘味。比瘥乃始安。嗚呼。其所以愛蘇者。何其至也。雖慈母之於孺子。亦不是過也。或語之曰。汝今鍾愛此兒。呱呱者他日亦必有以報汝也。婦奮然微笑。蘇時猶小。不知其言之爲何。今年將弱冠。稍解人事。而節母歿已五載。非復昔時矣。追思已往。彷彿如昨。予能無痛於心乎。既歿三年。鄉人高其節。愍其烈。相與表彰潛德。入祀節孝祠。以垂後世。節母有知。其必莞爾於地下矣。節母以民國十二年夏歷九月一日歿。其葬在縣東仙鶴樹祖塋之次。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也。銘曰。

懿哉節母。生爲佳耦。蚤失所天。奉姑以守。姑歿而哀。遽爾撒手。氣肅冰霜。光昭北斗。謹爲斯銘。奠茲丘首。

### 哭先姊淑英女士

平楚材

嗟乎吾姊。汝竟棄吾而長逝耶。竟長離故鄉而魂羈異地耶。姊何心之忍。不思故鄉之不可棄。而弟之弱。須賴扶持耶。雖然。吾知姊必不至此。而天之必欲奪



我姊以去耶。嗚呼痛哉。姊年纔廿六。歸錢氏凡二載餘。體素健。居恆少疾病。此次隨夫魯地。輾轉數千里。殆異鄉水土之不服。竟以是而喪其身耶。去年冬。隨夫赴煙臺。余送姊登程。舟次話別。互訂相見之期。並祝前途平順。誰知一別。竟成永訣。使今生不能有再見之期。人非木石。能不悲哉。我早知如此。當時必力阻姊行。雖死生有命。然亦未可卜也。嗚呼痛哉。今年四月初。姊自煙來函。謂偶染河魚疾。飲食銳減。又恨天涯地角。手足無聚首期。余則時加慰藉。勸善自調攝。勿作無謂之悲感。癰疥之疾。不足介意。何圖荏苒二月。於六月中。忽接姊丈來函云。汝姊病日劇。體漸不支。且思鄉之念愈切。而盼余尤甚。事急矣。而余因家務羈身。未克北上。卽寄近影一幀。聊慰吾姊見懷之苦。孰知紙上愛弟。難醫客中之病。姊使姊抱終身之恨。銜無涯之悲。而竟於秋風初動時。與世長辭矣。弟之罪也。弟之罪也。嗚呼傷哉。余早喪母。猶憶母去世時。余雖知悲。而不知悲之所自來。但見姊繞床痛哭。幾不欲生。蓋姊天性純孝。非儕輩所可及。今得遂姊志。可伴慈母于地下矣。但弟既喪慈母。又失愛姊。老父雖康健。然日趨遲暮。



弟又驚弱鮮能自立。翹首前途。靡深感。慨能不悲乎。嗟乎。嗟乎。吾淚已枯。吾聲已啞。而胸中之千愁萬緒。正如潮湧。不能一一盡訴于姊之靈。姊其有知。當於耿耿長夜之際。慰弟于夢寐間也。嗚呼哀哉。

### 假期組織同學會啓

鄭宏述

嘗聞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致業樂羣。則集思而廣益。是故文人學士。研究學問。必互相切磋。此所以有講學之會也。吾校自散學以來。轉瞬半月。雖在家溫習。未必無功。然一遇難題。無從索解。故擬邀集同志。組織學會。所謂既集墳典。亦聚羣英。不特有溫故之機。且可得知新之望。鄙意如此。不知諸君以爲然否。如荷贊同。請卽示知。俾便定期會集。先此奉聞。

### 擬邀友賞菊啓

王積成

涼秋九月。冷雨連宵。豔苗東籬。香聞遠圃。趁黃華之未老。釀綠蠟之新醅。欲開



文

陶令之尊。獨樂何如。衆樂試詠。元稹之句。此花開後。無花故愛。花者罔不愛菊。而賞菊者。肯乎邀友也。夫金蕊流霞。歐陽子因之寫恨。秋香和露。鄭若愚於以感懷。僕固恨人。世經劫運。生涯淡泊。清癯自比黃花。志趣清狂。勁直原爲素質。藉寒英以寫照。亦佳友之堪親。地闢十弓。親培晚豔。時過九日。競逞秋容。爲思百種芸芸。全資培植。歎息勞人草草。有費平章。或移置於堂中。或陳設於几上。徵香選色。醉紙迷金。亦清亦幽。可餐可佩。爰擇某日。擬集同人。浣滌芳尊。舉行雅會。肆筵以待。願此間小憩爲佳。折柬相邀。須爾日還來就我。如蒙不棄。請惠然來。置酒高歌。無俟白衣之送。插花歸去。亦同金帶之圍。

### 遊南潯鎮適園記略

朱爾梅

柳絲裊晴。榆煙護暖。清風習習。襲人衣袂。此何時也。非一年一度之清明乎。時適校中例假。乃乘此返里。略作春遊。其目的地爲吾南林之適園。園爲邑人張石銘所營。建作頗費匠心。林泉邱壑。位置井然。固本鎮一名勝處也。日加午。開



步往遊。是日紅日高照。和風送暖。如夏初然。比至。見沿途濃樹陰森。涼氣沁骨。有羊腸小道。鋪以石板。步行至此。煩熱頓消。已覺如入仙境。園闢一小門。髻髻若有光。乃推門而入。途次有牡丹數枝。作粉紅色。明媚嬌豔。笑靨迎人。真不愧爲花中之王也。行數十步。有走廊甚長。壁陳石碑。皆名人手筆。前有一溪。跨以雙橋。兩岸栽花無數。一片紅光。映人似醉。綠溪行。有廳一。椅桌凳榻。一一製以楠木。故名之曰楠木廳。時足力已疲。小坐其中。清風徐來。滌人塵慮。小鳥踏枝。飛花落水。此中靜坐。具有至樂。雖不敢望西子天然之美。亦可爲南林之勝地也。緣溪曲折而南。一帶徧植疏柳。千綠萬碧。人行其上。衣袂均作蒼色。而微颺陣陣。時帶香來。令人消魂。前有一橋。橋對土山。山中有人造瀑布。一予出幣與園丁。使之開機。而退立橋上。見銀濤雪浪。奔吼而來。自橋下而過。聲震耳鼓。大有奪橋而飛之勢。又前行。有山洞三。窈然而深。洞中供石佛。并有石桌石橙。余愛其清虛靜潔。怡情悅目。遂不禁有抱琴攜鶴之想。出洞豁然開朗。如別一洞天。又沿途而上。見徧山樹木繁茂。連亙不絕。小鳥翔集。聲囀如簧。吾人終日。城



文

居與塵氣濶。雜有如此勝地。真可以世外桃源目之。然不能長與相對。真恨事也。至頂上有茅亭一。苔花滿地。觸足若茵。乃至亭中坐憩片刻。微風颯至。飄飄然如入神仙之境矣。俯視則阡陌交加。房屋櫛比。仰視則已明月斜掛。天色蔚藍。雞犬相聞。百鳥爭鳴。知已傍晚。故不能窮其勝。乃覓徑而出。抵家援筆記之。以誌鴻爪。

## 莫干山遊記

周世遠

趙盾肆虐。炎威實逼。蒸蒸鬱鬱。饑何堪矣。因道暑莫干山。自滬至山。一日可達。晨乘火車東行。午至拱宸橋。復趁汽船往。越六時抵三橋埠。筍輿上山。共歷時三十可達矣。山以干將莫邪鑄劍而名。由來古也。惟地勢偏僻。文人學士鮮有往還。山光溪色。徒供樵歌野唱。與鳥聲。應答而已。光緒中葉。歐西之傳教士。覓得是地。歎爲幽絕。卜築數椽。爲消暑計。由是名著中外。幾乎與廬山北戴河鼓浪嶼雞公山爭奇而競勝。余寓之六月。息廬。今始落成。大父挈余來。勾留近三





旬。山中勝蹟。因得飽覽。山之高二千四百餘丈。山半有寺。曰天池。寺外兩銀杏。幹大數圍。密葉幃張。棲鴉晨鳴。若相迎然。梵鐘寥亮。響徹雲表。則僧侶早齋也。背寺一徑。窈曲而罕人跡。幽竹生寒。枝頭紅日半露。一石嶄然。若劍三分。俗謂仙劍石。更上數武。隱隱有洞。東西貫通。雲氣縷縷。出沒其間。曰仙人坑也。野花蕪翳。望穹谷懸崖。髣髴身欲墮。因轉向舊徑。五里內無一家。獨行於个影之下。潛身于翠碧之間。清風徐來。煩襟頓滌。飄飄乎有出塵想焉。更西至新馬路。旁有界碑。偶坐小談。聞對谷亦有人語。察之爲己聲。殆古人所謂空谷傳聲乎。卽畫石識之。再經數折。爲警察分所。因易道上行。至蘆花蕩。華屋林立。咸編樹爲垣。或依崖築磴。紅牆碧陰。彷彿畫圖。俄見三五西童。攜手入球場。式歌式舞。怡然自得。既至游泳池。男女老幼。共帶袋出沒水中。西人之樂。習俗然也。出而下至源泰飲冰室。一甌冰雪。涼沁心脾。飲罷復前行。有歧路上。爲上漣。山民市米之鎮也。下歧可通商務印書館。一路脩竹。穿天綿亘數里。日光淡映。襟袖爲碧。出而至鐵路旅館。循細徑下。旋得一亭。倦而小坐。隔谷劍池。斷壁中有飛瀑一



片雷怒雪濺高過五六丈。似雲中直瀉。中經兩疊。下聚成潭。卽劍池也。盪激若鏡。可濯纓。可濯足。斯足以悅人情也。既返家。猶恍惚見之。後數月。于五松琴齋追記之。以投本集。

## 天平山誌遊——寒山寺附——

姜恭畏

戊辰春四月十五日上午八時。本組會計員報告。舟已備矣。諸同人均一一如昨日約。束裝就道。興致勃然也。但其中因故退出者二。而他組臨時加入者亦甚夥。各分攜食物水瓶及旅行書籍。既出校門。東南行百步。抵舟。舟小而隘。其上無篷。烈日直射。殊感不懌。已而一一登舟。其在最後者二人。乃放足逃去。余等均面向北岸。鼓掌大笑不已。坐定。余思初來此間。對於諸同學姓氏里居多。有未明。因出日記簿。罔請一一題名。得悉來共斯遊者。爲奉賢裴可勤。金山王舜民。句容胡澤吾。常熟袁天成。上海鄭果齋。泰興趙聞偉。無錫秦柳芳。崑山周含仁。江陰王晉伯。武進談喚生。寶應季小南。嘉定李毓誠女士。和本游記作者。



東臺姜恭畏。凡得十有三人。而籍別亦十有三縣。聚平時。聲效笑言。漠不相關之人。同此勝遊。似舊相識。誠天地間一大幸事也。人海茫茫。機緣難再。余焉可。以無記。其有研究吾文之工拙者。實非吾本意也。

舟既開行。過西園韓氏廬。基楓橋諸勝。水色山光。照人眉宇。不禁心悅神怡。胸襟開放。是時舟中同人談論風生。不可一世。或高唱春遊之曲。音響達於四野。手舞足蹈。各極其自然之樂。歷十餘分。舟中情狀忽一變。周君含仁。移於船梢。盤膝端坐。口吸雪茄煙。時作江湖語。以手勢示舟子。儼如負有管理責任之船老板。然鄭君果齋。袁君天成。則南北坐而背相倚。同皆以狼狽名之。二君自若也。秦君柳芳。時操土音。作趣語。令人笑不可抑。趙君聞偉。手人生哲學一冊。兀坐凝思。不啻一新聞記者。李毓誠女士。則領略兩岸之風景。左右顧盼。態度至佳。惟舟太小。每一震盪。恆畏怯。作欲跌狀。餘如季胡王三君者。秘密交談。聲不可辨。似不欲多人來參加者。最奇怪者。莫如王君晉伯。彼方張懸河之口。高談闊論。忽爾面色轉白。伏艙板上。作嘔吐狀。腹中漉漉聲不已。同人細審之。



文

蓋暈船也。再前進。過方伯莊公家祠。兩岸多高樹。桃李成林。花落繽紛。至可愛。人而小舟隱隱。由綠陰中穿過。亦殊覺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十時二十分頃。抵觀音山麓。捨舟登陸。數十村婦。蓬頭跣足。蜂擁而來。競以山轎載客。余等不顧也。大步而前。路旁有售木杖者。價甚賤。因各購其一。以助山行。行百數十武。遙見綠樹叢中。紅葉纍纍。大者如掌。小者如指。鮮明照眼。殊覺可愛。余因涉目成趣。奔往叢樹雜草間。取得十數葉。藏之於懷。喜不自勝也。已而拾級上觀音山。山門顏曰支硎古刹。入門香火頗盛。同學某君提議。公推密士李代表拈香。已而女士後至。衆語之。故以不合科學原則。此議卒被打消。余實捧腹不置也。再進。總覽一週。無甚奇。復出門而北。一路泉聲汨汨。清脆可聽。折而南。攀援上斜陂。山道已突兀不平。久之。由中峯古刹。折入報恩寺休息。但見天井中有石船一。長可三尺。寬尺餘。僧云遊者投以錢。身後苦海不難渡也。余等悲其妄。一笑置之。出門取道。由石路中行。約半里許。前有方石。廣而平。上刻支公道場四字。所謂支公者。亦不知何時何許人也。其旁又有石刻小字數行。爲李根源題。



題云。支硎山。亦名臨硎山。俗稱觀音山。又曰報恩山。一山四名也。觀此可略得斯山之梗概。而夷考其故。名稱不一。必更有有意義有價值之歷史在。無可問也。東南有荒城故址。高可及丈。倚山而成。綿亙不絕。是城何名。毀於何代。以游時未攬志乘。不能考也。再行入山更深。曲折羊腸。四通八達。時有山轎出沒。其間自遠視之。蠕蠕而動。至山坳。有電影家在該處攝取山景。演員皆已化裝。其左側二人。扮作僧尼狀。奇形怪態。殊屬可哂。須臾復行。約三里許。路皆平坦。其盡處有松數千株。盤錯蒼鬱。上蔽天日。人行其下。但覺山風蕩蕩。松濤怒吼。入耳成韻。詢之士人。是卽范公葬處。味公先憂後樂之言。其身後一片土。至今尙得留在人間。蓋有自矣。從松隙間向前窺。則羣石林立。備極險怪。上下無際。蓋萬笏朝天處也。余等是時久已神飛山頂矣。於是氣益壯。力益猛。健步沿石牆走去。入山門。過殿閣數重。均不暇隨喜。更上。危石亂疊。依石徑次第匍匐而上。至看山樓。樓依山半築成。據險爭勝。憑窗一望。萬景畢納。嘉禾范玉琨有聯云。萬笏皆從平地起。一峯常插白雲中。勝跡名山。可謂兼到。是時諸同人腹中均



文

餒甚。乃出所帶之罐頭麪包等物。盡量大啖。侍者以吳中第一泉水烹茶以進。不覺飲而甘之。既畢。魚貫而出。東行數十武。折而南。兩峯特立。中間僅一路可通。寬不過尺許。遊者至此。均側身偃僂而前。過此境。愈險。石愈奇。鳥道盤折。忽左忽右。攀躋如猿。一步一喘。每過數峯。回首視之。則羣峯在足下。狀如波浪。舉頭仰望其上。又不知所底止。頓令心目眩怖。莫辨何地。是時諸同人均各失所在。惟大聲一呼。則四方回響。立至山鳴谷應。似鼓助吾人之勇氣耳。再上則重巖陡削。石片均稜稜。怒起路愈高。愈狹。攀援愈艱。苦斜坡上又多石屑。每一置足。下滑欲跌。稍一不慎。危險萬狀。極力掙扎。手足並用。雖汗流遍身。不顧也。如是者里許。始得躋茲山之巔。頃刻之間。後我而上者。絡繹不絕。結果所不能至者。李毓誠女士一人而已。山頂平正。俗稱望湖臺。余極目欲望湖之所在。竟不可得也。但覺四野蒼茫。宇宙寥廓。渺此人生。兀立山巔。如滄海中的一塵埃。所謂理亂是非。寒來暑往。世於我乎。何有徘徊久之覺。天風泠泠。飄我衣襟。如神遊物外。冥然與大塊相契合。於是樂極而歌。既歌且舞。同人和之。如響約數十



分時。與且盡欲下。同人多躊躇崖上。不敢復循故道。雜議紛陳。有如築舍。余因大呼曰。何懼之有。遂挺身而前。作偃臥狀。蠕蠕而下。其艱難實倍於上山時也。既下。復循故路。偶一回首。則見靈巖山聳立於東。淡焉如笑。似欲歡迎吾人者。余心欲奮往。又恐不能按時回校。且同人贊助者亦少。茲山之會。今日無緣。俟之他日可也。行數里。足力大倦。得故舟。視時表正四時二十分。解纜。四行十有餘里。泊寒山寺下。同人均便道登陸。往遊該寺。余亦隨之。寺前有橋。橋西爲山門。顏曰妙利宗風。入門有亭。亭中有石碑。高可七尺。上記該寺重修略史。蘇撫程德全所建也。過大殿而後。折灣至大覺樓。樓上有鐵鐘一。以槌叩之。其聲甚濁。不可聽。按蘇州指南所載。唐人鐘已爲日人偷去。康南海詩云。鐘聲已渡海雲東。冷盡寒山古寺楓。實感慨淋漓之作也。近數十年來。外人之竊取我國寶物者。何止一鐘。文物淪亡。伊於何底。我邦人君子。幸急有以圖之。回顧寺中。荒涼特甚。並無他奇。而乃夜半鐘聲。江楓漁火。遂令千古擅名。嗟呼。文字果真有靈耶。移時。余與裴君散步寺後。見牆上石刻錢塘許仲儀憶寒山寺詩四首。讀



文

之意境絕佳。因急錄之於簿。以留紀念。詩云。回首蘇臺憶舊遊。杖藜扶我過橋頭。清風入耳濤聲遠。紅葉漫山已報秋。漁火江楓暮色濃。雪泥鴻爪記行蹤。何當共載瓜皮艇。重聽寒山夜半鐘。佳句留傳每易訛。殘碑斷碣幾摩挲。說詩幸有曲園叟。壁上留題字不磨。十里鶯花關廣場。金閶門外月如霜。何人領得清涼趣。一道虹腰踏蘚蒼。記畢。急返步走。出寺門。已不見同學諸人蹤跡。至船所。但見河水一泓。波紋起伏而已。徘徊數四。心頗恨恨。不得已。數問土人路徑。健步回校。正愆忙間。則見秦周二君。由對面來。卒然曰。君等何往耶。同人候大駕久矣。余漫謝之。再行數十步。得登舟。頗自幸。是時已暮色蒼然。自遠而至。因促舟子猛力返棹。八時十分頃。抵校。本日之遊既竟。恭畏爰占俚韻。以記遊蹤。不敢言詩。願留心影云耳。倘有大雅君子見而和之。教之。或另製佳章。以寵斯遊。則尤爲吾所最希望者也。辭云。

天平多巍峨。朝天矗萬笏。何當千載後。我來訪靈跡。放棹廿餘里。好景不暇接。捨舟岸上行。競效猿猴捷。山花照眼紅。烟嵐漾空碧。晴巒撲人媚。蒼翠時欲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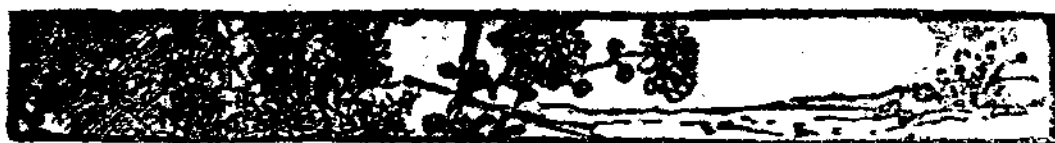




文

隔溪泉語響。入耳濤聲急。行行入山深。路似羊腸窄。山深人踪少。飛鳥聲斷絕。  
峯岫連雲起。俯仰蹊路側。岫轉又峯迴。艱哉何突兀。怪石當我前。恍惚不可越。  
盤旋石徑間。欹側時欲跌。一步一氣喘。平生力已竭。大呼鼓餘勇。得造茲山極。  
放眼天地寬。渺此一身子。脫屣謝塵襟。飄然欲高適。繼念古人心。憂樂先後別。  
今世亦何世。水深復火熱。百憂從中起。念之心蘊結。長嘯下山來。舟中看落日。

三四



□ 婚期

丁芸生

他在舊式婚姻底下屈服了，  
手足都束縛了：  
惟有人們驅使他，  
裝個傀儡。

他在聽了禮人的指揮，  
深深下拜時，  
閉着眼兒想到了和他對面的她；

語體詩

弱小的心懷裏，似乎有這樣一句：

「我失敗了！」

他們罰我裝傀儡。

平時知我素性高傲的人們，在嘲笑了；

你又何必呢？」

婚期不知如何輕輕地跑了：

要不是取笑他的人們，用多半關於他和

夫人的話去揶揄他，

也許他已忘掉結婚過了。

□ 破船

李懷清

實在險呀！

一隻不住的在那怒潮駭浪中顛播的破船



乘客們！

不能再坐視了，

趕快找尋彼岸，

助我們水手一臂之力吧。

乘客們！

別再癡迷呀，

風越發大了！

雨也越發急了，

你看這隻破船，

怎受得這狂風急雨的打擊？

說來真奇怪，

可憐此糊糊塗塗的乘客：

高枕鼾睡的有；

無勇氣而畏縮待斃的也有；

扣舷高唱大江東去的也有；

任憑那水手們聲嘶力竭的喊着。

□ 母與兒的愛

林其貞

A

這裏邊不知有什麼緣故？

當她每天清晨初次抱他，

必然要將雙頰貼他臉上，



很親密地慈藹地接個吻。

B

這裏邊不知有什麼緣故？

她雙手擁抱了對著談話，

只見他那秀嫩的臉窩中，

泛溢著一陣一陣的笑波。

C

這裏邊不知有什麼緣故？

鬢髮一縷縷的愉快之絲，

隱約地從她心坎中流出；

什麼也沒有那樣地甜馥。

□ 零星

(一)

繆啓愉

春之神去了，

許多花兒得着自由，

一片片向空中飛舞。

難道人的一生活不及落花嗎！？

(二)

青色的白菜呵！

你的詐術，

不能施用在在我窺破你的實在處之後。

(三)

太陽呵！

只能曬黑我的面，

不能曬灰我的心。

(四)

請問聰明人：

松柏的堅質，

是太空的賦性？

是風霜的結晶？

(五)

我想露珠，

吸在花蕊中的露珠，

不僅一箇「樂」字了得；

那末夕生朝死又何妨。

(六)

青年人！

覺悟了未？

在這迷離不可測的世界上，

快閃爍着你「自信」的燈罷！

□ 悲歧路

成啓泰

啊！痛苦呀！

煩悶呀！

我的心被牠的殘忍手腕輕輕地撕碎了。

當我走來時，

我也曾從前人的足跡上踏來，

現在呢？

只有荊棘；只有黑暗；

只有極熱烈的燒人心血的痛苦和煩悶。

上帝啊！

一切都是複雜；一切都是紛歧；尤其是

歧中有歧。



我要問你？

你爲何定要造出這些來給人們呢？

啊！凍呀！冷呀！

飢呀！餓呀！

我的壯志被墮落之神打退了。

當我未走入時，

我也曾幾度的徘徊考慮我的方針；

但是終于迷惘地走來了。

怎樣呢？

物質的逼迫；精神的疲勞；

良心的責備；這都是失路的痛苦呀！

上帝啊！

一切都是複雜；一切都是紛歧；尤其是

歧中有歧。

我要問你？

你爲何定要造出這些來給人們呢？

我站在歧路之上；

我懺悔我的過去；

我詛咒現在一切，

蛛網似的紛歧，

同是前人的足跡。

我究應跟誰走呢？

□ 秋之神臨了

宋紹謨

蕭瑟的狂風，

浙瀝的斜雨。

冷酷無情的打在我的臉上，

似乎寂寞的微笑着：

『秋之神臨了！』

沉寂欲墮的夕陽，

照着枯黃的衰草；

一羣羣的旅鴈，

高高的飛在雲表，

朋友！

這不是『秋』麼？

滿林的紅葉，

在慘淡的蒼空飛舞，

幾點寒鴉，

站在嵯峨的樹榭上，

呀呀的叫着——

『何處是我的安宿呵？

秋之神也未免太冷酷了！』

□ 假使我是個……

假使我是個勇敢之神，

我就要把勇敢的種子，

撒播在人們的心上。

長出勇敢的種苗，

呈着勇敢的精神；

去打倒這暴虐的軍閥和列強。



那時我就要現出勇敢之笑容了！



假使我是箇奮鬥之神，  
我就要把奮鬥的種子，  
撒播在人們的心上。  
長出奮鬥的種苗，  
呈着奮鬥的精神；  
和這不講公理的帝國主義去奮鬥。  
那時我就要現出奮鬥之笑容了！

□ 唯一的肥料

高振銓

當她將情苗種捧來，  
撒向我的心田時，  
我將要拿什麼東西來灌溉牠呢？

語體詩

這時候「唯一的肥料」，  
就是我和她的熱淚。

□ 小詞

彭國燾

死者之神呵！  
怎麼把我在茫茫的人海裏綰住？  
我盼望你，我哀求你——  
讓我翩翩的歸去。

□ 雜詩

李懷清

(1)

盲人不必怨眼前黑暗，  
因為他的心之燈是光明的啊。

(2)

『我不是歌兒，請你不要儘把我高唱

七



吧』！

「犧牲」對青年人說：

(3)

春之神呵！

我願長臥在你的懷中，敬領着——

輕輕的日光，

酣醉的花香。

……

(4)

紙鳶呵！

你很驕傲的睥睨一切，

當你高昇的時候；

風姨停止工作了，

我也漸漸地墮落了罷？！

(5)

甜蜜的生命之泉，只有在夢裏尋着吧！

(6)

沒有奮鬥之火的燃料，又怎能有熊熊的

奮鬥之火呀！

□ 小詩

展崇琛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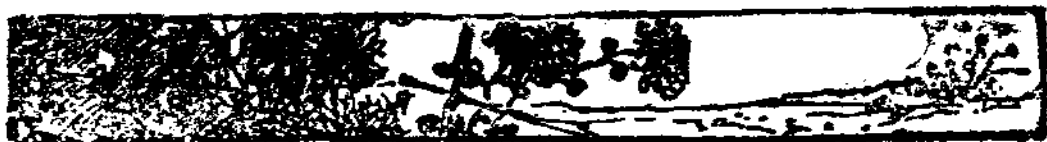
人間呵！

她們都說，——你有幾千萬萬的方里之

大。

爲什麼？在我心中，

感覺著沒有我插足一步之地！



(二)

勝利是苦悶之結晶之花。

但是？

他們爲什麼不等勝利之降臨而先死

去呢？

哦！

苦悶之後，委實沒有勝利之希望了

！

□ 公園裏

汪蔚雲

是一箇芬芳的春深之夜：

陰暗裏舒吐出醉人的芳香；

娟姊呵，你站在一株桃樹的旁邊，

你黃鶯般的蜜語，使我沉醉，盪漾！

語體詩



是一箇沉寂的盛夏之夜：

花間閃爍着點點的流螢。

娟姊呵，你坐在林蔭的石上，

吻着你的香頰，我疑是夢想心縈！



是一箇皎潔的中秋之夜：

團圓的月姊鈎引起我的心創；

娟姊呵，我獨自踽踽的徘徊，徬徨，

甜蜜的過去與淒涼的現在使我心傷！



如今呵，到了嚴寒的冬夜，

死的夜色瀰滿了園中的一切；

九

娟姊呵，在他的懷抱裏，你能否記起  
曾被你愛過而今被棄的一箇憔悴的少年  
?!

□ 秋深了

汪蔚雲

颯颯的西風馳過樹頂，  
蕭蕭的枯葉飄下池塘；  
池塘中只有殘敗的荷梗，  
還留着夏天的痕疤！

太空中，白雲朵朵的翱翔，  
天際的羣峯爲什麼盡脫了綠的衣裳？  
美的青春已鳥般的飛逝，  
如今喲，祇剩老羸的悲傷！

木犀的金粟早已凋謝，  
隨西風來的是菊之清香。  
我緬想昔賢的高風，  
我慨嘆這流水似的時光！

蘆葦中孤雁不住地哀啼，  
顫抖了我淒咽的心絃。  
是失了母愛的悲哀，  
還是爲孤獨無偶而心絃？  
晚霞雖是一樣的流麗，  
卻總不如昔日的娜嬾；



聽空中啾啾着的飛鳥

彷彿說：「秋深了，秋深了！」

□ 紫霞山之暮

汪蔚雲

在淡淡的斜陽裏，

我徘徊在疎林外；

悄悄地，步着修長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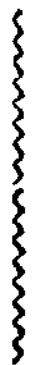
輕輕地，踏着枯黃的落葉。

慕擡頭，那空中的飛鳥，

一隻，一隻地

一陣，一陣地

沒入林中！



太陽已暫時離別世界，

語體詩

只剩滿天的暮霞；

四圍起伏的山岡中，

送來了牧童的歌聲：

由遠而近

又由近而遠

抑揚地，飄渺地

漸漸消沉！



暮煙四野的飛來，

夜幕已開始鋪展

觀音寺飛來的鐘聲

只在空中不住旋轉。

枯林中飛鳥爭鳴，

二

秃枝頭寒蟬鳴咽；

我的心靜寂迷糊，

忘卻了歸去之路！

□ 冬夜

夜是這般冷靜啲，

祇有時鐘的的嗒；

寒風在敲着窗門——不！

在欺凌我弱小的心靈！



電燈雖輝煌呵，

怎敵那漫漫的黑夜？

黑夜一步步的逼近了，

哦！我將被吞沒，吞沒！

汪蔚雲

□ 記

(一)

梨花風老，

梨花風小，

一樓明月太蕭條，

回憶當年傷心事——意中人杳！



此日誰料到；

依依夢魂，

又向江南道！

最奈人，不堪重問——

昨夜銀缸，明滅到天曉。

(二)

周味韻



海棠映羅衣，

信書依稀，

一番恩怨甚情緒！

若問「伊人何處是」？

我也無心答你！

花開花落殊無趣；

憑她勿理，

憑我勿提；

只要一生把這事牢記，

永永底存在心裏，不要再說起。

靜體詩



三三

# 國語文範

海上大東書局發行

□ 初級 小學 國語文範

三冊 三角

□ 高級 小學 國語文範

三冊 四角

二書系統相連命題新穎層次明白每編之後將文中之意思與結構一一揭出不但可作臨文之援助且可以增長演說之技能



詩

●讀漢武帝秋風詞因成三絕

徐希顏

秋風吹到觸秋思。漢武嘗題絕妙詞。天子也能傳著作。英雄騷客兩兼之。  
 犂庭掃穴戰功多。如許豪華轉眼過。天有深秋人有老。臨風怎不助悲歌。  
 高祖當年詠大風。故人酣飲一堂中。沛宮況味汾河景。兩代君王感慨同。

●山館

程祖頤

別自開天地。安居見性靈。鳥聲催我讀。雲氣肖人形。夜月花千樹。春風草一庭。  
 只憐多熱客。兩眼爲誰青。

●贈友人劉文白

程祖頤

生來福慧自超人。嘯月歌風二十春。同是半園詩弟子。一回相見一回親。

●客中送春

程祖頤





記得停車下楊時。梅花聊贈嶺南枝。如何九十多天事。又向天涯話別離。

●榴花

程祖頤

照眼分明點點紅。曉來迎日粉牆東。此君不是趨炎熱。何必花開五月中。

●聞蟬

程祖頤

飲露三更寂。吟風四面知。莫矜聲自遠。綠藉最高枝。

●立夏出遊

程祖頤

夏來天日比春長。煮繭分秧各趁忙。惟有出遊人自在。葛衣初著試風涼。

●山居夏日即事

程祖頤

不羨江湖樂。山居別有情。捲簾松月入。開戶野風生。夜氣侵衣爽。泉聲落枕平。荷花香露滴。涼味異常清。

●長板橋

汪眉生

鍾山倒影落清溪。上下波光天與齊。妝點長淮春入畫。綠楊紅樹板橋西。春到秦淮湧碧潮。風情六代未全消。夜來更有城頭月。一樣清輝照板橋。



●農村

吳念渠

茅屋疎籬約略同。天然點綴不求工。家藏隔歲雙歧麥。門傍三秋百尺桐。村豎成羣騎竹馬。鄉媛結伴戲花叢。牆隅剩有盈餘地。半種桑麻半種菘。

●中央公園書所見

周耀癡

皓齒明眸麗若霞。濃妝豔服鬥春華。雙雙攜手花前語。竟日尋芳興不賒。金粉濃敷脣點朱。佩璫著耳夜光珠。高跟繡履聲聲響。嫋嫋娉娉風致殊。

●香豔詩

毛雲翹

聞說郎來喜出迎。見郎消瘦暗心驚。不虛記念徵燈影。細訴衷腸雜漏聲。衾冷重將爐火熨。燭殘同放帳鉤輕。狂生莫怪心如搗。倚翠偎紅浪得名。犯月衝煙取次過。千金一刻莫蹉跎。良宵欲曙渾嫌短。美酒微醺不厭多。自許邀歡同綺帳。莫教抱恨隔銀河。殘燈照見含情態。淺笑低噴轉眼波。

●秋夜不寐

趙彌華

一夜蕭蕭雨。檐垂濕海棠。鳴蟲秋到響。幽夢夜來涼。窗破延風入。燈昏覺漏長。



小齋寒不寐。輾轉竹方牀。

●中秋無月

胡逢嬰

客到中秋把酒杯。欲邀明月共徘徊。嫦娥怕惹離人恨。故隱雲端不肯來。

●中秋先無月而後有月

胡逢嬰

待月無端下玉墀。三更纔見影初移。癡心欲把嫦娥問。今夜來時爲底遲。

●劉伯成表弟前由申返里特至余處一敘因賦四絕以紀其事

蕭星五

巴山夜雨已經年。地北天南夢寐牽。怪底今朝鴉鵲噪。滬江客到野村前。  
一瓢濁酒月黃昏。對飲頻斟話舊痕。地僻媿無兼味物。菜菹粟飯笑盤殮。  
西窗剪燭訴離情。漏轉星移到五更。明日河梁三疊曲。何時纔得結詩盟。  
風帆掛處涉征塵。離合無常悟夙因。珍重一聲揮手去。桃花潭水媿汪倫。

●扁豆花

巫其同

倏忽光陰歲又周。笑儂多病更多愁。年年容易西風起。扁豆花開世界秋。



嘉種何人手自栽。田家秋信暗中催。不同桃李爭春色。獨向西風冷落開。

●聽秋雨

巫其同

西風疏雨一簾秋。百尺高桐葉不留。有客深宵孤館坐。那堪點點滴心頭。幾番苦雨恨連綿。孤負秋光又一年。疑是隔窗敲短夢。殘燈將盡未成眠。

●秋日書懷

成璧

秋到人間草木凋。不堪景色日蕭條。寄身塵世常飄泊。舉目山河總寂寥。別厭彌深葭露感。愁腸且借菊花澆。文章落拓成何用。馬齒徒增壯志銷。

●遊渾河

趙春和

江邊晴景好。獨立聽溪風。綠水斷橋外。青山烟雨中。一天秋色淡。十里晚霞紅。欲訪安生在。蒼茫東海東。

●晚歸

趙春和

遊罷歸來日已斜。池塘無處不鳴蛙。黃昏明月無人管。都付江干紅蓼花。

●消夏吟

孫季臯



二三好友到書齋。小坐清談事亦佳。莫笑阿儂太通脫。科頭跣足是生涯。  
槐樹成陰竹滿枝。更饒荷芰任風吹。晝長讀罷重書扇。濕透羅衣竟未知。  
宵來苦熱不成眠。帳裏看書到百篇。已分明朝慵且睡。卻嫌聒耳又鳴蟬。  
負此昂藏七尺軀。年來自笑益癡愚。無聊偶把流螢撲。惹得珍珠滿袴襠。

●家況自述誌感

孫季舉

家風墮落不如前。無限雄心早化煙。痛哭賈生徒有淚。伴狂阮籍苦無錢。棣華  
半已成摧折。萱艸今還幸健全。遠嫁更憐諸姊妹。不常相見夢魂牽。

●蓮塘初秋

劉鴻飛

雨歇新涼景獨幽。蕭然短褐賦臨流。滿塘秋意無人會。付與雙鴛自在游。

●諸葛孔明

曾祖蔭

用兵料事儼如神。三代而還第一人。主本寬洪可湯武。臣偏嚴峻法韓申。兩朝  
治。理。資。元。老。半。壁。江。山。仗。一。身。前。後。算。來。師。六。出。樹。功。何。止。破。曹。真。

●錢別堂叔傳薪于晉南館寓

曾祖蔭



其

循循善誘。乘交推。自是雲鷗兩校師。繡口錦心同太白。銀鈎鐵畫匹羲之。襟襟似我誰青眼。喬梓如君各白眉。愧乏醇醪供祖餞。陽關西出亦怡怡。

●秋夜不寐口占

鄭穎農

小樓西畔月初斜。無燄孤燈剩有花。卻怪敲窗風葉亂。不教遠夢到天涯。

●全忠廟羽士游姥山

何序東

高山四面晚晴波。突兀中流野趣多。亂石堆雲皆鳥道。輕舟泛月盡漁蓑。飛煙影落寒江燕。脫葉聲傳空谷歌。喜有黃冠成逸興。買魚沽酒醉青螺。

●春夜

何序東

月明如水浸樓臺。風靜閒塔露濕苔。欲下湘簾還住手。愛邀花氣入幃來。

●蜂

顧應芳

富有合羣性。居然也稱王。可憐成蜜後。終是爲人忙。

●蛾

顧應芳

莫漫咎飛蛾。自甘投火死。須知趨炎者。大抵總如是。

七



●春感

春來花滿樹。春去花滿路。榮枯信無常。總被春風誤。

顧應芳

●謝朱蕙臣先生贈筆

一枝聊拜賜。嘉惠詎能忘。拂几開窗坐。黃庭日幾行。名重管城君。貴比洛陽紙。我非江淹才。生花從此始。

孫家驥

●謝陳石卿先生惠箋

展卷知君雅意饒。雁箋十幅似冰綃。從茲與到揮毫處。不藉窗前聽雨蕉。潔玉光膚五色雲。維摩割愛肯平分。瓊瑤投我如何報。寫得新詩復贈君。

孫家驥

●傷時雜詠

匪氛遍地又兵氛。高枕難安苦竄奔。極目中原無淨土。避秦何處有桃源。劫後鄉村異昔時。瘡痍舉目不勝悲。幾家野哭傷心甚。妻為喪夫母失兒。

王怡親

●兵去返里

避難卹居三月餘。(避聯軍之難也)歸來庭院已荒蕪。急忙檢點堂前物。惟

王怡親

剩婆娑樹幾株。

●歸山詞

華家玉

昔賢釣渭與耕莘。我亦沈淪鑑水濱。月地花天隨處是。酒徒詩客締緣真。明知  
事業須垂世。始信山林易誤人。消受吾鄉風景好。萬金難買一年春。

●改歲

華家玉

憶昔幼小時。改歲心歡喜。放學不讀書。遊戲任遠邇。除夕話團圓。飲食得甘旨。  
元旦禮神人。衣服換綺靡。父母笑口宣。道余添年紀。余亦不自知。雀躍殊未已。  
此景與此情。今應猶是耳。我心獨何爲。非復疇昔比。適遇歲方更。百感從此起。  
修名懼未成。徒慚增馬齒。志願何日償。嗟作河清俟。少壯能幾時。忽焉將老矣。

●夏夜偶成

余潔

明月照窗紗。風吹樹影斜。忽然香氣至。料得是荷花。

●寄友

余潔

記得寒窗夜。曾聽流水音。浮雲一別去。明月幾番臨。散步花欺影。閑吟淚滿襟。







夢魂不得見。何日快談心。

●題畫

潘壽芬

一溪楊柳綠無盡。兩岸桃花紅欲然。如此風光誰消遣。為君畫出奈何天。

●贈友人

王之鑑

溱湖同作小勾留。約定平原十日游。萬種離懷猶未訴。扁舟背我泛東流。  
寂寂孤蹤滯海陬。無人肯作寄書郵。今朝喜見西飛鴈。且借新詩訴舊愁。  
異說危言論不休。百家爭出似衰周。楊朱墨翟盈天下。儒術終須讓魯鄒。  
作得新詩寄上游。枯腸鑿日苦窮搜。未知白雪陽春調。肯與巴人互唱酬。

●秋色

王鏡江

四顧徘徊望亦賒。金風拂拂夕陽斜。天然一幅丹青畫。不是蘆花即蓼花。

●殘菊

王鏡江

花開曾記滿東籬。冷落如今費我思。幾度風霜消受盡。可憐猶剩兩三枝。

●春日雜興

王季鈞



散步空庭午課餘。春光大好到幽居。梅紅未及裁箋詠。蕉綠時難握筆書。人到無心忘苦樂。事逢結處有乘除。飯生幸有安閒地。一任他人曳短裾。

●禁煙

王季鈞

年來禁煙重如山。貴賤窮通視一般。果使人人除黑籍。富強由此不為艱。

●重陽吟

集古人重陽詩句限以陽涼香韻以重陽二字作轉韻體

王叔蘇

滿城風雨近重陽。潘大臨。院靜先知節候涼。徐鉉。忽見黃花倍惆悵。

(徐禎卿) 一囊秋色四屏香。馬祖常。

忽值黃花隔岸香。王良佐。霜風漸欲作重陽。蘇軾。無邊落木蕭蕭下。

(杜甫) 竹院秋深鶴夢涼。黃庚。

山頭高會喜新涼。陳襄。紫蟹初肥野稻香。田汝成。帽落秋風隨意適。

(宋攄) 菊花開日即重陽。方回。

客舟搖撼作重陽。徐禎卿。黃葉霜風捲地涼。范成大。曉日整冠蘭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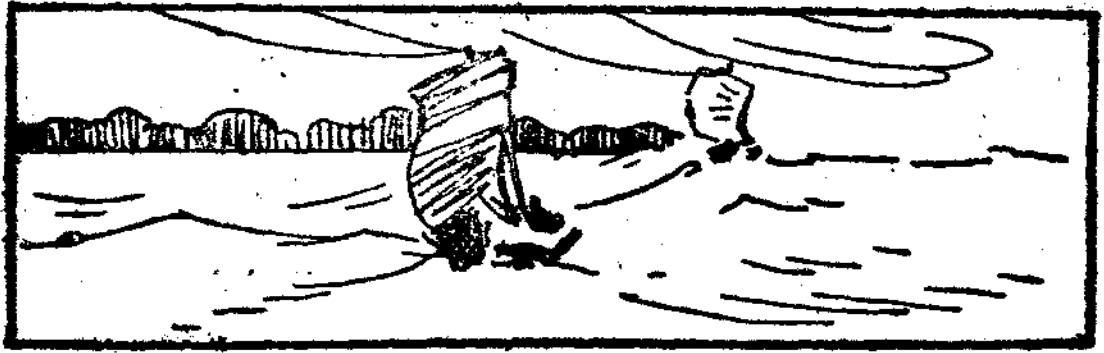
靜。○(裴夷直)窗涵細雨橘花香。○(郭鈺)

猶有黃花晚節香。○(韓琦)故園明日又重陽。○(徐禎卿)欲將何物招嘉客。

(歐陽修)忽送秋聲滿樹涼。○(李東陽)

四時可愛是新涼。○(陸游)旋曬衣裳有日香。○(楊萬里)倚樹老僧閒洗鉢。

(于石)黃花新酒醉重陽。○(趙抃)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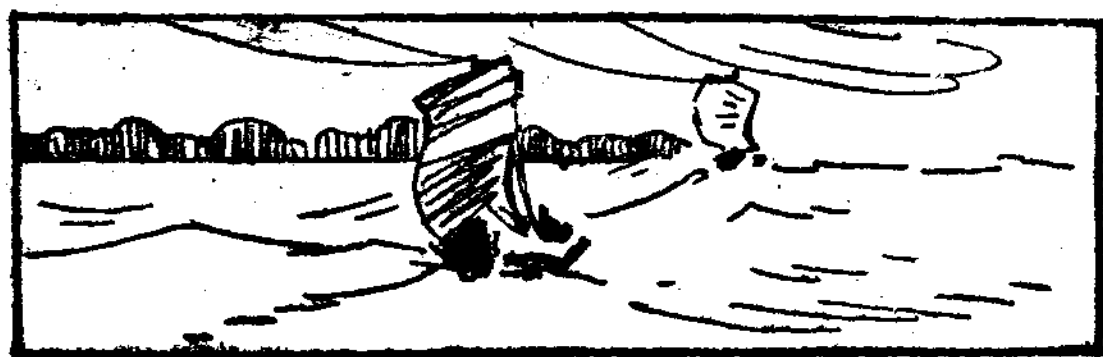
# 小說

## 回信

羅紹宗

志新無趣極了，呆呆的坐在宿舍裏。這彷彿是把他關在監牢裏似的，其實把他關在監牢裏，還比這宿舍可愛的多。那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

他無精打采的，看着床上的金盞，一片血紅，十分美麗，不禁把他的好奇心，一幕幕的引起了。他想——拿這箇去當吧！買時花了十幾塊錢，現在雖有點舊了；但十塊錢，總可以當得的啊！那末目前的難，水菓攤的水菓費，蘇杭舖的衣料錢，總可交得清的吧！他走到床前，把通紅的金盞，不住地摸着，柔軟而細長的毛，好像一匹馴良的羔羊一樣。當東西這件事，雖然出於不得已；但轉念之間，他的計畫，又於無形中打消了。他想——這是自己的整身的，最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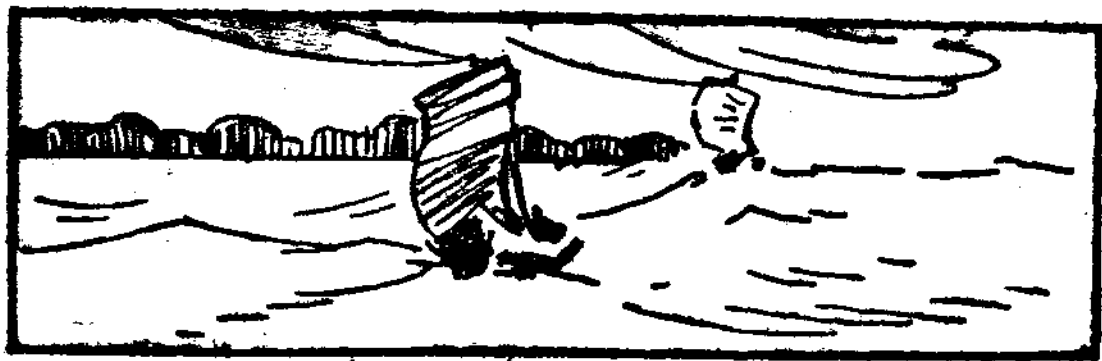


不過，可算是我現在唯一的愛人了！怎忍和她分離，給資本家東之高閣呢！

喔！他想起資本家三字了，這是他平日所痛心疾首的事。他覺得資本家是社會的破壞者，許多殺人不用刀的勾當，都是他造出來的。人家千辛萬苦做出的東西，他不費吹毛之力，就據為己有，自由自在的享用。刮削人家的血汗，供他取姨太太，小老婆的使用。百結鶉衣，鵝形菜色的工人，在他面前叫苦乞憐，他只當沒有聽見一樣。這許多許多的怪現象，時時都在他腦裏旋轉。他平日為着資本家三字，不知費盡幾多心力，幾多時間，大唱打倒的高調。

他的腦海裏不期然而然的湧出了這箇猙獰的東西，便反悔起來——不當東西雖可救燃眉之急，但資本家的錢，是手中的利刃，我不是傻瓜，決不要上他的當！他又撫摸着金氈，臉兒呈着不悅之色，好像為金氈而惋惜，險些兒就走入資本家的腿下似的！

「怎麼是好？」他不意間，吐出了這一句，接着，便沉寂下去了。——他的心思，忽然轉了。他想起他的家庭了，——不是，他出世的所在地。他想家裏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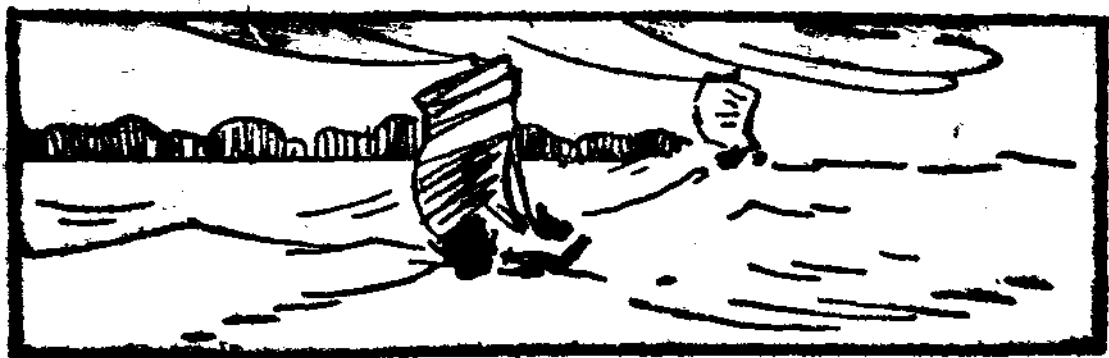


然萬分的可惡；但是，和資本家三字提在一起，實在堂皇的多多了。他思想的結果，還是家庭方面是上着，寫信到家裏去，一二十塊錢，也很容易拿到。

志新坐在椅上，背脊挺挺的豎着。找出一張雪白的信箋，開始寫着：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他剛寫了這幾箇字，胸腔裏的無名業火，熊的燒的十分利害。全身的血管，都暴漲起來，他不能再寫了，很很的擲下了筆。兩箇眼睛，耿耿的釘着那張雪白的信箋出氣。不剎那間，他已把這寫了幾箇黑字的信箋，撕成零零碎碎的破紙，然後搓成一箇小紙團，投到字紙簍裏去了。

他覺悟似的想着——他（即是他的父親）不是常常罵自己嗎？什麼不肖之子，無父無君；我又何忍把這父親兩字去稱他，向他乞憐呢！弱者，這是弱者的行爲，弱者的用心，我豈甘於人後，做箇無能的弱者嗎？他之生我，不過是不知不覺間遺下來的一顆東西——好像樹之無心結子，而果偏給他吊起來的。他對我有什麼希望，我對他有什麼恩惠，不過是人生之責任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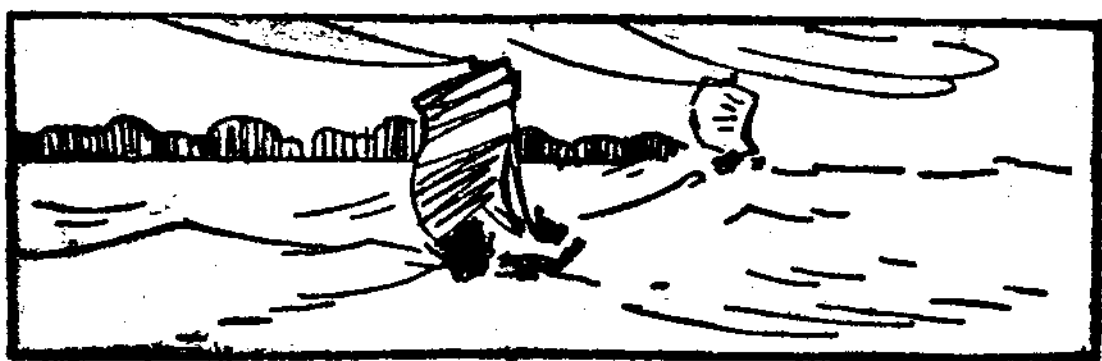
他養活我，送我到學堂裏唸書，也不過是盡他對社會的責任而已。近日喊着打倒宗法社會，甚至連宗法思想，也要根本剷除，這箇還靠的住嗎？這是一箇陳舊的圈套，帝王時代傳下來的，革掉，我要把這箇嚴酷的稱呼革掉。若果不然，還配稱一箇堂堂皇皇的革命者嗎？我不不要這樣寫吧。

他發了一陣癡，又找了一張信箋，重新寫下去——

「口口同胞：我許久不和你寫信了。我現在校中，身體很好，一點都不容你掛念。可是，我現在沒有錢用了。學校將近放假，果若不把所欠的費用交清，是不准攷試的。況且水菓店裏我也欠上了些錢。蘇杭舖的衣料早早就剪了，到現在，還未能算賬，已是頻頻的來催索了。那種境地，好不難過，所以請你即日付寄洋錢四十元，以應急需，是所切盼！敬祝健康！」

志新上 月 日

他很快的寫了這封信，放下了筆，很留心的讀了一遍。覺得這封信，真是苦心孤詣創造出來的。他想——在目下的社會，是自由平等的，既無貴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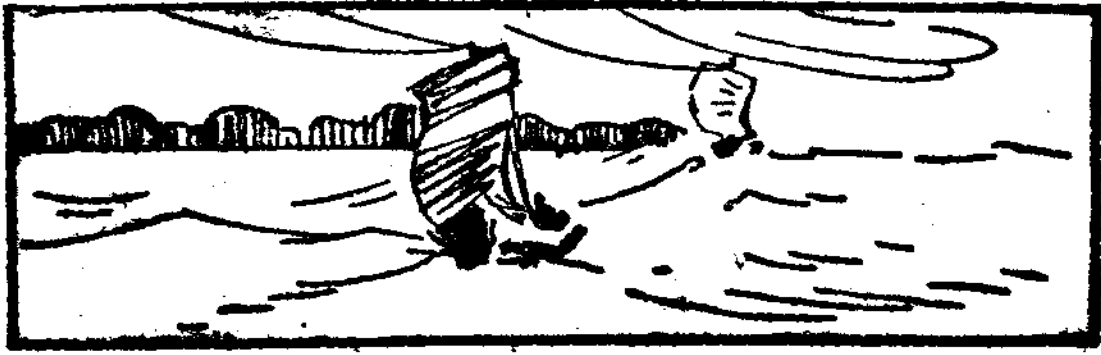
小  
說

分，也沒親疏之別，大家都是水平線上做一箇人。這箇稱呼，便不見得是不通呢！譬如先時的人，稱自己的教師，每每爲夫子大人；現在呢，也大不相同了。又如現在之自由戀愛，在先時是人人唾罵的；而今已成爲一種時髦的舉動了。同胞這箇稱呼，未必大的過這些事情？若果他是開通一點的人，愛現在文明者，必定是無問題的。但是，他是時代的落伍者，這樣的稱呼，必定是大驚小怪的！不管他媽的許多。有這箇機會，未嘗不可以給一點新思想，新知識把他！

這些片面的，奇幻的思想，在他的腦海三翻四復，造成了很堅固的後盾，——行爲的後盾，思想的後盾。思想是人類最高的指導機關，肉牆骨柱的軀殼，不過是執行的機關而已。思想指導它這樣做法，它就這樣做法；思想叫它那樣做法，它也就那樣的做。絕對而片面的思想，是有絕對的自由的。換句話說，思想到了那箇程度的時候，是不受真理支配的。不，真理是什麼？不過是和實在相符合的，在這箇環境裏，能夠合用的。恐怕它不受現下的真理所支配，它所獨行的，才是真理，也不可！思想雖然這樣紛歧，他總算超脫了現在，走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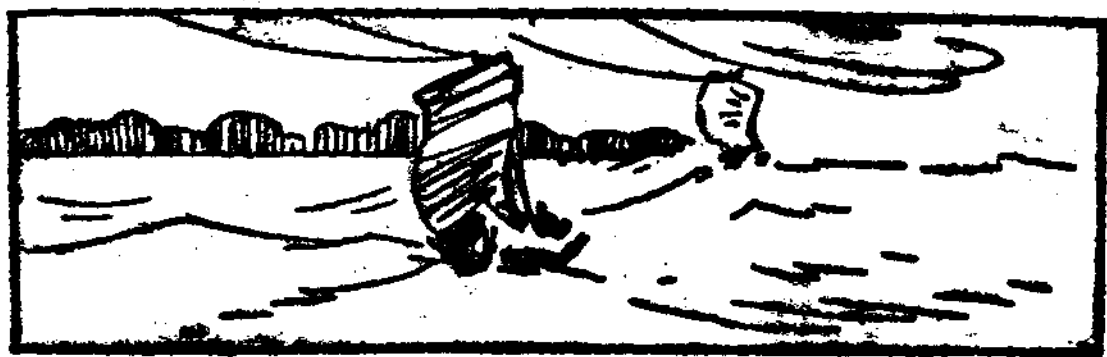




到光明的世界去了(？)他單純而真率的思想，促他把信投到郵筒裏去了。他回到校裏，覺得身心都爽快。這爽快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家裏就會有錢寄來，自己現在的困難，也會變成將來的快樂；一方面是因為自己做了一件破題兒的事，好像發明了一件什麼東西，有四万帽子戴了。他想現在的青年，都是弱者，唯一的手段，只有呻吟乞憐。受家庭的壓迫，總是十分難過。但是，痛苦寒蟬，一聲也不說什麼。甚且做他們的信徒，做他們的降將。只有自己

星期日到，志新沒事做，便走出校外去。那時郊外的青草，長的蓬蓬勃勃如捆褲一般。他就在地上坐下，弄着如絨的草花。忽然間，前面來了一箇鄉人。他認識這箇鄉人，是他的同鄉。他的神經，陡然興奮起來。他想：——這箇人定是裏裏使來的。

這箇鄉人，穿着骯髒的衣服，怪可憐的。他起了矛盾的思想，有點看不起這人了。不料那鄉人忽然招呼他一下，便交給他一箇銅元和一封信。看了他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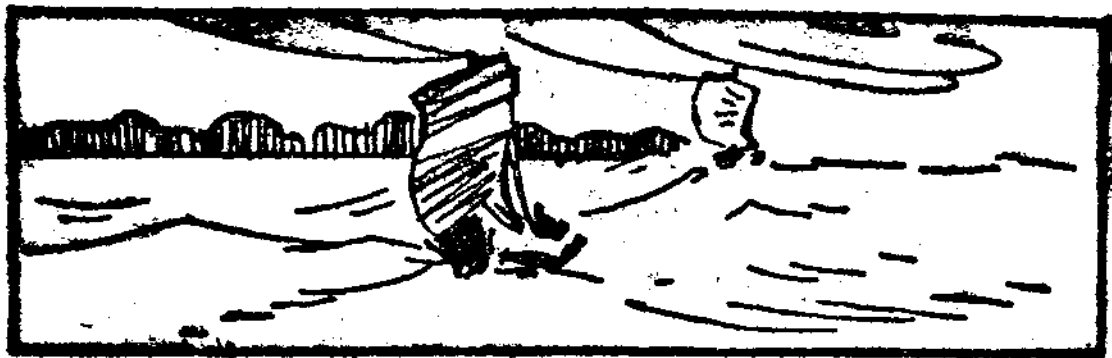
一眼，便怱怱的去了。他覺這人的眼光，是含有鄙視的，平時慙慙的態度此刻再也不在他的眉間額角了。他莫名其妙，想問他箇明白；但他已去了，去的遠了。

他拿一箇銅元，看來看去，好像是一箇謎，橫也猜不出，直也猜不出。只是暗暗叫奇：難道寄這麼一箇銅元，就算了事嗎？不是的，處在現今的世界，一箇銅元，簡直是一箇小銅錢似的，買東西也買不了。若果單寄這銅元，不如不寄！他拿着銅元，百思不解，耿耿的諦視着，明明白白的是一箇銅元，不是金元。

他走到房裏，怱怱的把回信拆開，放在桌上讀：

「志新同志：（不，我不是你的同志，已明白得很；不過我找不到適當的稱呼，也學着這樣呼吧了）來信已經收到；因爲你久不和我寫信，我十分歡喜的把它讀完了。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連你的秘密，我也發現了。你的程度，我萬想不到達到了這箇高潮！現在，既是這樣，我也不便和你說話；說了，徒增你的不快！」

七



來信知道你沒錢開支，向敝同胞要寄四十元。我想——四海之內，皆為兄弟，絕無親疏厚薄。若果人人向我要四十元，我那裏有這許多錢，給他們呢？那時，豈不是弄出不平等待遇的事來嗎？所以我不能照數付寄，請你原諒！

要曉得：中國有四萬萬同胞之衆，我乃四萬萬同胞之一，我的責任，不過是四萬萬分之一而已。故特遣你交付銅元一枚，以盡我責。望你收下是荷！並希全國四萬萬同胞，都像我一樣給你一箇銅元，以盡其責。那末你有四萬萬箇銅元了，你的費用，正多着呢！恭喜你了，有偌多的錢！你知道嗎？這封信說的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只要問問你自己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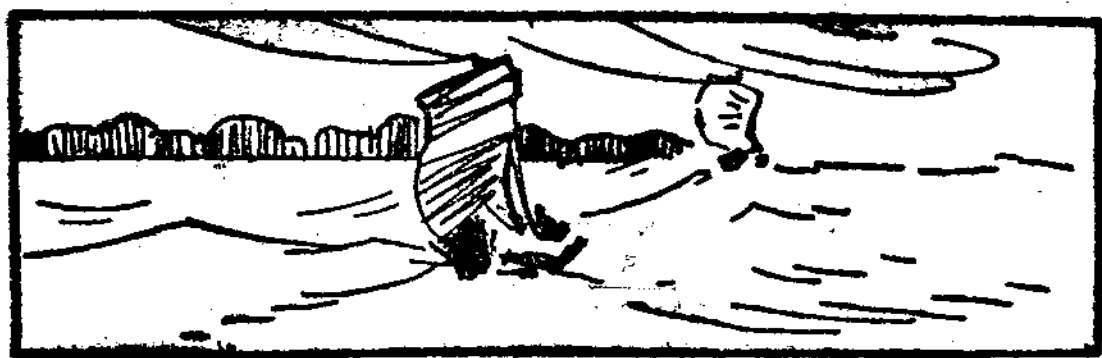
你的同胞口口上 月 日

他看了這封信，要撕呢，那兩隻手已不受他的命令，只好哭喪着臉，如人似的，兩隻眼睛仍呆望着那張信箋。

## □ 老爺頭

倪式曾

平時十分冷靜的寶城，這幾日來，忽然變得熱鬧起來了，本來大街上是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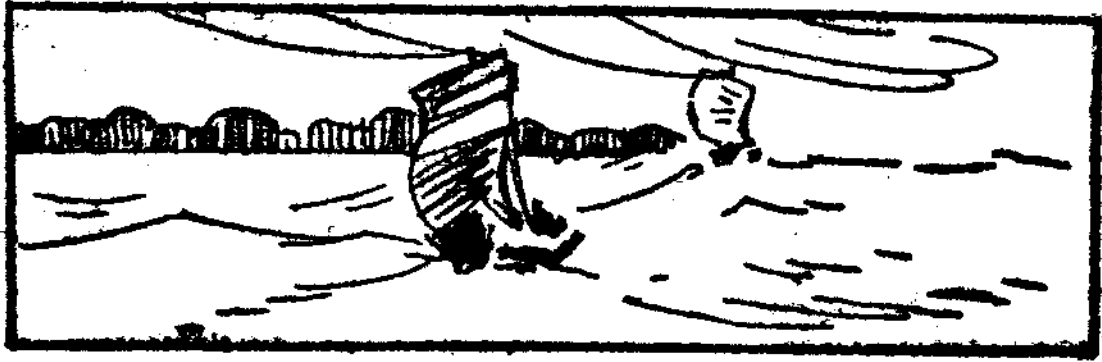
少有人行走過的，現在卻絡繹不絕了；幾家低小的茶館裏，本來是冷落無人的，現在卻是擠得緊緊的了。並且發出一種極大的聲音。大家都在那裏講着一件驚天動地的奇事。這事是誰都沒有聽見過，看見過。所以他們在講的時候，臉上都表現出種種不同的神色。有的是驚奇的，有的是很傷感的，有的是很忿怒的，也有發出不自然的笑聲的。

東西的大街上，也是東一堆西一堆的站着許多的老婦人，和女人小孩子。在那裏互相訊問着，談論着，詛咒着。

談論的，講的，詛咒的是些什麼，那可以說是在寶山城內的人和距離寶城七八里的鄉村上，都是知道的。這爲的在前天夜裏，城隍廟裏的城隍老爺的頭是沒有了。不知被那一位連城隍老爺也不怕的人，在半夜三更的時節，不知怎的，給他偷去了。

這樣，寂寞的寶城，比平時熱鬧得多了。大有滿城老爺頭之概，因爲大家都是議論紛紛的談論着那箇老爺頭。

九



坐在茶館裏吃茶的老炳，蹣起了脚，放大了喉嚨，十分莊嚴地說：『看廟的和尙，怎麼叫他住在廟裏，老爺頭給人家偷去了也會不知道的？偷狸搭阿媽沒用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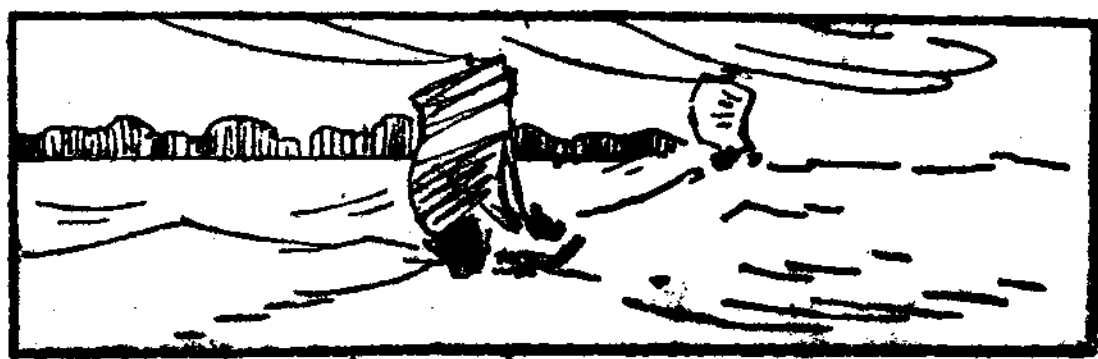
『是呀！其實這箇老爺沒有，是他自己看得不當心，或者夜裏廟門沒有關，就給走路人跑進來偷去了。我想這一定要叫他賠償的。』拖着長辮子的阿更很憤怒地說。

『聽說自從那夜裏那箇老爺頭偷去了，第二天早晨，和尙起來走，到大殿上，一看城隍老爺的頭沒有了，兩脚就退了好幾步，接着就念了好幾聲的「阿彌陀佛」，並且嚇得幾乎暈倒。』開茶館的王福生，很傷感地說。

『那末現在看廟的和尙，他是怎樣呢？』老炳急急地問。

『剛才隔壁的燒香老太太說，和尙這幾天只是跑在沒有頭的老爺前面，不停的叩頭，念經，求籤，叫城隍老爺把那箇偷的人紮倒，使他生病……』





王福生帶着希望的神色，說得正在高興的時候，阿更滿臉笑容的打斷了他的話，急急地問。

「求籤求出來怎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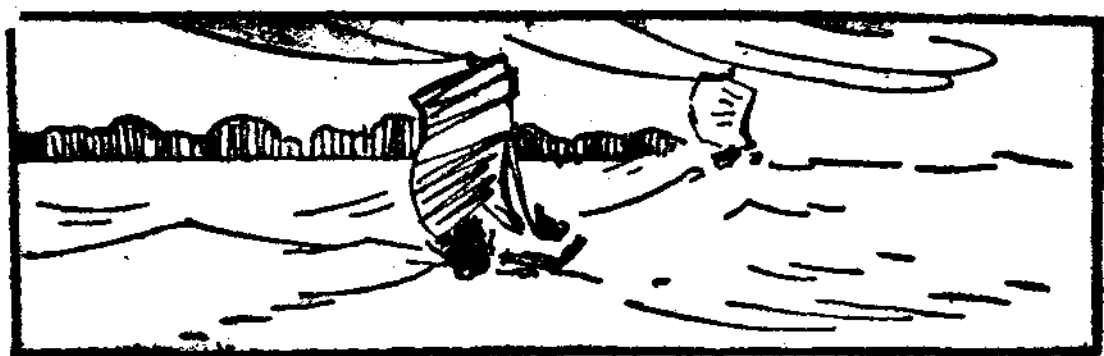
「求出來的籤，是正不與呢，是下下。大概是說：『這事我城隍老爺也沒有什麼法子，這偷的一箇人，是天上派下來的星宿，起初我本想要到玉皇大帝那邊去奏的，但因為我的頭沒有了，也沒有面子再去了。』所以這事正弄得沒有什麼法子啦。」王福生很是不高興的樣子說着。

「唉！現在的世界變啦！什麼城隍老爺也來碰碰的。」阿更歎氣地說。

「那末那頭找過了沒有？」老炳慢慢地問着。

「頭怎麼會得不找呢，但是尋來尋去，終是尋不着呀！」王福生很真誠地說。

「求籤說是在西方呢，但是早已尋過好幾回啦！城西公園裏也尋過，稻田裏，花田裏，城河裏，什麼地方都尋過，但終找不出半箇來。」坐在裏面一桌



上的老頭子，神氣全無的說了上面這幾句的話。

「那末那箇賊，偷了這箇頭，有什麼用處呢？」阿更和緩地問。

「這也不曉得，方才吾從東面走來，有一箇洋學堂裏的教書先生，他對着站在街上的一堆女人說：『這偷老爺頭的人，是叫你們不要燒香點燭，相信木人頭。』我想，燒香是燒我們的，關他什麼呢？」老炳憤憤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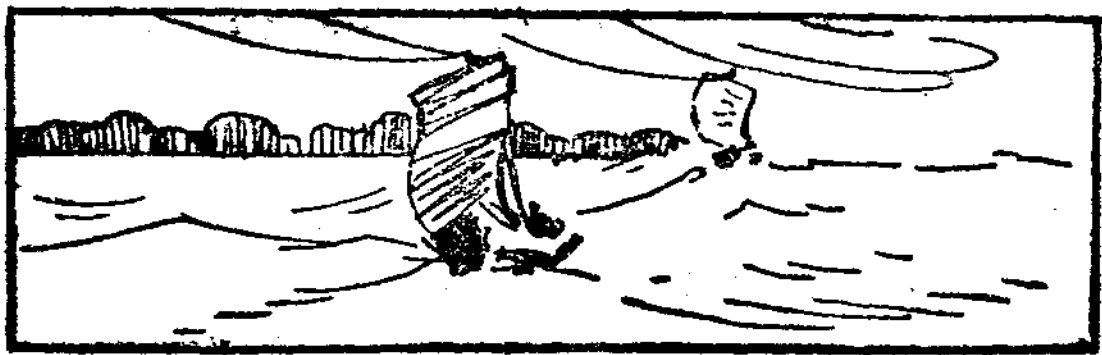
「偷這頭的，不知究竟是怎麼一種的人。」王福生輕輕地說。

「做這種事的人，大概終是洋學堂出身的，因為只有他們，時常對人們說什麼『燒香點燭，和尙幸福，燒香點燭，不如施衣施粥。』說出這一類放屁的話。」坐在裏邊的老頭子，很很地說。發出他的老皮氣來。

大家聽了老頭子憤恨的話，忽地靜默起來了。有的吸煙，有的喝茶。過了一會，阿更又發出一箇很大的疑問。

「那末那箇老爺頭沒有了，縣知事老爺，知道沒有？」

「縣老爺早已曉得，並且已經開過會，這新來的縣老爺正豈有此理，他



們議的，非但不是怎麼樣找老爺頭，議的卻是以後人家一概不許進廟燒香，要把廟門封起來，最笑話的，他們說叫和尚和尼姑結婚，去做別的生意過活。你們想想看，這種事情好笑不好笑。」王福生一氣呼成的說了以上這許多話，大家聽了，只是發呆，似乎將有大難臨頭。於是鬧熱的茶館裏，全歸靜寂，空氣漸漸地緊張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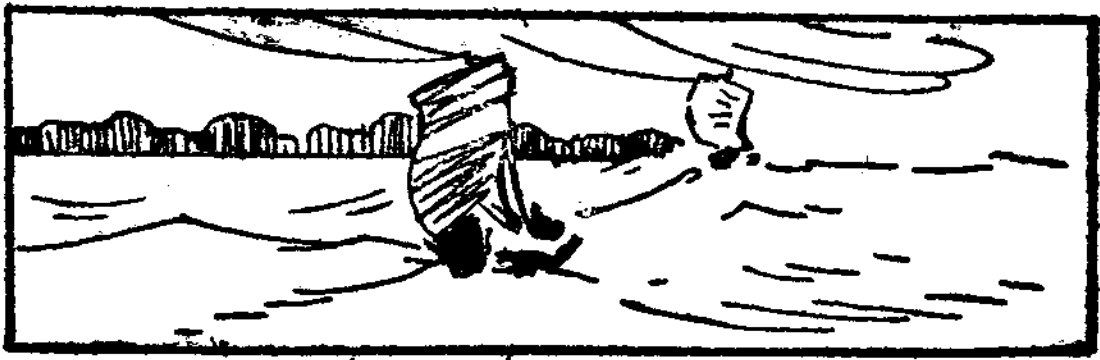
★ ★ ★ ★ ★

東西的一條大街上，在美記理髮所的門外，站着五六十箇老婦人和女人。她們都好像失去了一件寶貴的東西，無限地傷感。

「從前這箇城隍老爺，在我們寶山縣裏，是最靈驗的。不知怎的，現在卻不靈了，連得自己的頭，給人家偷去了，也沒有什麼辦法的。」老香媽媽很傷心地說。

「是呀！我們寶山縣裏，這城隍老爺，確是最靈的了。就是這箇相，在全縣裏，也算裝得最威風了。唉！是誰來偷的啊！真是罪過，阿彌陀佛。」鷄膚鶴髮的





黃太太，微微帶着哭泣的聲調，斷斷續續地說着，似乎比她自己的兒子沒有了頭還要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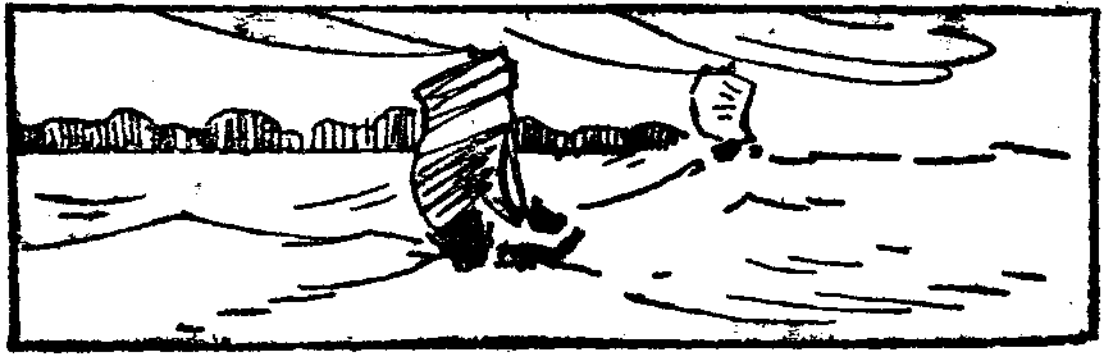
『吾想這不靈的緣故，大概終是今年春上，送給城隍老爺的十八隻大金銀元寶，給通俗教育館裏的一箇C君打壞了，老爺沒有元寶用，所以就不高興來了。』老香媽媽似乎覺悟地說。

『那也不好怎麼說，或者城隍老爺現在正在玉皇大帝前面奏呢？』默無言的孫媽，帶着希望的神色，這樣地說。

『倘然是在玉皇大帝的前面奏呢，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偷的人，看他一家門的人，不是一箇箇的死去呢。』黃太太憤怒地說着。

『但是，老爺頭最好要找着，省得和尙再是天天在大殿上叩頭念經了。』另有一箇女人，這樣說。

『是的，頭終要找着他才好，但是那裏找得着呢，我想，最好去登申報，那末或者可以找得着，但是要有賞金的呢。』老香媽媽失望地說。



「那法子很好，倘若找着了，要出些賞金，那是誰都願意出的。」她們都是慷慨地說。

但是申報上究竟是登出來沒有，請大家留意吧！

★ ★ ★ ★ ★

縣裏的告示出來了，大概是說：「燒香點燭，一概禁止，如有發現，一律懲辦」等話。大家看了，只是發呆。

廟門是緊緊的鎖着了。從幾扇破壞的窗格子裏望進去，隱隱約約還可以看見沒有頭的城隍老爺，還是端正地坐着。老婦人和女人們，站在窗外，只是向裏邊望，這可見她們的心裏，還要想燒香，叩頭，念經。

但是那裏還走得進呢？

上海東書局發行

# 新文學研究法

二冊 一元五角

爲什麼要編這部書有兩箇原因

- 一 爲貫徹文學革命的宗旨
- 二 爲應新舊文學過渡時代的要求

內分五編如下列

- 第一編 新文學的根本觀念
- 第二編 新文學的實質研究
- 第三編 新文學的形式研究
- 第四編 新文學的種類
- 第五編 新文學的組織

---

洋裝二冊 一元五角



# 劇

# 本

劇  
本

## 鑽石戒指

洪德熹

劇中人物：

(1) 陳媽 (年四十許，阿貴之姨母，在富公館服侍二

姨太太。)

(2) 阿貴 (年三十許之勤苦農夫。)

(3) 阿英 (貴之妻，年二十一歲，貌美，性風騷，好

修邊幅。)

(4) 王全 (貴之表兄，年三十五六，業農。)

(5) 王四嫂 (全之妻，年三十許，體肥。)

(6) 小全 (全之子，將屆週歲的嬰兒。)

(7) 金伯母 (貴之比鄰，年五十許。)

(8) 阿菊 (金伯母之女，年十七八歲。)

(9) 馬孀婦 (年三十許，面黃瘦，性詼諧，與阿英為妯

嫖行·)

(10)張醫生 (年四十許，唇部留着

剪成「仁丹式」的短鬚·)

其他：濟遠當舖的櫃夥數人·

▲第一幕

地點：阿貴室內

時間：秋忙時午後三點鐘—五點鐘

佈景：小戶人家，茅屋數椽，室內陳設簡

單；幕開時，陳媽與阿英對坐談天

，當中隔一破舊的方檯·

阿英 姨媽！城裏的景緻，到底比我們

鄉下熱鬧嗎？

陳媽 熱鬧得很哪！街上的人：男的、

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來來往往，螞蟻穿洞似的，比鄉下唱野戲時候看熱鬧的人還多幾十倍·

阿英 咳！我枉活了二十一歲，城裏一次也沒有去過嘍！

陳媽 城裏逛逛也是好的，不過穿的戴的，都要漂亮一點；不然，人家就要笑話你是鄉下老了·

阿英 你老手上戴的戒指，是怎麼的？

陳媽 金的，二太太不希罕啦，就賞給我了·

阿英 啊，(沉思)您老人家也瞧見過城裏的金……

陳媽 金什麼，金鐲子？

阿英 不，金……金鋼鑽……

陳媽 金鋼鑽的戒指吧？

阿英 啊，是啦！是啦！彷彿我聽見人

家說過，現在有些模糊了。

陳媽 那有什麼希罕！城裏大戶人家的

女人，差不多十個有九個半戴着牠，

——何況我們老爺是頂有錢的呢；太太小

姐，誰沒有兩三個！

阿英 這東西究竟是什麼模樣啊？——

姨媽！

陳媽 什麼模樣，倒很難形容的；說圓

又不是圓，說方又不是方，看來大約是

八角形的。

阿英 牠也是用金子做成的嗎？

陳媽 呸！金子能有那樣亮？

阿英 亮的麼？那只怕是玻璃做成的吧

？

陳媽 胡說！胡說！玻璃好做金鋼鑽，

也算不得希罕了。

阿英 您老說牠是亮的呢！

陳媽 傻孩子！只要亮，就是玻璃做的

；那末我要問你：天上的星星是亮的，

難道是玻璃做成的麼？月亮更是亮的，

難道也是玻璃做成的麼？

阿英 牠總沒有星星月亮那樣亮啊！

陳媽 哼，你倒不要瞧不起牠呢！在太陽和燈火裏，光頭射出去足有十多丈，譬如我手上戴的若是金鋼鑽，站在這裏，你站在門口那棵柳樹腳下，雖然我倆的距離，隔開好幾丈的地方，但是我的手只要一動，光頭便會閃到你的眼睛裏；若是頂好的，在黑暗地方，也有光頭哩。

阿英 哦！那和夜明珠差不多了，但是要多少錢弄一個呢？

陳媽 那是沒有一定的，有好、有壞、有大、有小、幾萬塊錢也是一箇，幾千塊錢也是一箇，幾百塊錢也是一箇，幾

十塊錢也是一箇，十多塊錢也是一箇。

阿英 什麼？這樣東西十多塊錢也好弄一箇嗎？您老人家不要朦朧我！

陳媽 真的呢，公館裏的吳媽，曾花十六塊錢，給她女兒買了一箇呢。

阿英 啊，真便宜！但是什麼地方賣牠呢？

陳媽 金店。

阿英 什麼？金鑾殿？

陳媽 不是金鑾殿，是金店；賣首飾的金店，就是從前的銀匠舖子。

阿英 哦，是啦，金店！金店！

陳媽 你要買麼？戴上真怪好看呢！

阿英 哈！您老別取笑我了，不過開打聽打聽罷咧，我們怎能買得起呢！

（阿貴短衣持鎌上）

阿貴 啊，（向陳媽請安）你老什麼時候來的？

陳媽 來了半天啦！你從田裏回來麼？今年的禾稼長得好嗎？

阿貴 很好，比去年還豐收，這也是老天爺特別賞給我們窮人飯喫喲！

陳媽 你收割完地，上城賣糧，得工夫到公館裏頑頑吧；——我坐了不少工夫啦，該回去收拾收拾東西，後天還要跟二太太上北平去呢。

翻本

阿英 貴多歇一會吧！您老輕易沒工夫出來的。

陳媽 不，忙着哩！從北平回來，再來看你吧。

（陳媽退場，阿貴阿英送至門外，請安而回。）

阿英 （媚視其夫）今天回來的這樣晚，不嫌吃力麼？活計不是一時幹的，你還是少做點，不要累壞了身子！

阿貴 啊，我自己知道檢點的，用不着你囑咐我！

阿英 （嬌笑）收割完地，你上城賣糧，我也要跟去逛逛的！

五



阿貴 你去幹什麼？來回七八十里路！

阿英（媚笑）方才姨媽說：「鑽石戒指，十多塊錢就好買一箇。」這樣便宜的東西，我也想弄一箇戴戴的！

阿貴 你真是孩子家的皮氣，看見什麼新樣的東西你就要！聽說今年的國課又漲了價啦，糧食也剩不了多少，你又要華絲葛夾襖，又要買金鋼鑽，那裏來的這許多閒錢！

阿英（不悅）夾襖我先不做啦，你給我十塊錢！

阿貴 十塊錢也不見得够買金鋼鑽吧？

阿英 徐亮舅公那裏，我還存着四元六

角錢的布錢呢；再不夠，前街李老媽，還欠我一元九角錢的活計錢呢；湊在一塊，總能夠買一箇金鋼鑽的！

阿貴 十多塊錢這樣的貴東西，我們戴着沒有什麼用，我看還是做夾襖的好。

阿英 噲！（微怒）你由我，不用你管！你懂得什麼？

阿貴 啊！（強笑）由你就由你吧；若是不由你，你又該像小孩子哭哭啼啼，晚上不和我說話啦！

阿英（喜）你不用奚落我！——我做飯去啦，你躺下歇息歇息吧。

（英起退場，貴斜臥床上，幕落）

▲第二幕

地點：金伯母的場圃內

時間：深秋時的午後一點鐘

佈景：場圃內四周堆着打完的禾桿，場中

放着滾石幾片，王四嫂抱着小全，

金伯母逗着孩子頑，阿菊同馬孀婦

坐在滾石上做針線；幕開後，啞場

片刻，阿英輕裝上。

王四嫂  
金伯母等 啊，來啦，你午飯喫過了沒有？

阿英 喫過啦，你們湊在這裏，說說笑

笑，快熱鬧的呢。

王四嫂 這算什麼熱鬧，城裏才真熱鬧呢

劇本

！

阿菊 阿貴嫂，你什麼時候上城去？

阿英 明天就去啦，我來問問你們帶什

麼新樣的東西不？

王四嫂 沒有什麼可帶的，我們當家的不

像阿貴那樣好說話，要什麼就給你買什

麼！

馬孀婦 你上城幹麼去？

阿英 買金鋼鑽。

金伯母 什麼？去買什麼？

阿英 買金鋼鑽。

金伯母 買「金不換」幹麼？你要進女學

堂念書了嗎？（諸人皆笑）

七

王四嫂 不是買金不換，是買金鋼鑽！

金伯母 金鋼鑽！買金鋼鑽幹麼？阿貴開

盤店了嗎？

阿英 你老人家不要笑話我們了，知道

我們開不起盤店喲！

金伯母 不開盤店，那末，要金鋼鑽幹什

麼，割玻璃嗎？（諸人皆笑）

阿菊 嚶！嚶！媽媽不要胡纏啦！並不

是釘盤割玻璃的金鋼鑽，是戴在指頭上

的金鋼鑽啊。

金伯母 什麼，胡說！胡說！金鋼鑽也好

戴在指頭上的嗎？

阿菊 媽媽沒聽說麼？現在城裏的女人

，差不多指頭上都戴着一個金鋼鑽呢！

金伯母 咳！世界真是大改變啦，金鋼鑽

也會戴在指頭上；但是戴了牠有什麼用

啊？

阿英 並沒有什麼用，不過是戴着頑頑

的。

金伯母 哦！頑頑的啊，那末爲什麼不好

戴銀的，或者金的呢？

阿英 金的、銀的，沒有那們好看啊！

馬孀婦 要好看幹什麼？弄得妖精似的，

又把村上的小伙子惹得飄飄然的了！（

衆哄笑）

阿英 噯喲！虧你一個守節的人，還說

出這樣的風情話！你趕早嫁個漢子吧，別再受那「啞叭喫黃連」的苦頭啦！

馬嬌婦 呸！（啐了一口）怪不得你天天打扮得花朵似的，爲的是弄得好看了，

阿貴好多希罕你幾下子！（衆哄笑）

阿英（假怒）啊，（用手向馬嬌婦臉上擰了一下）你再說俏皮話，我便擰掉你的嘴巴子！

馬嬌婦 小妖精！你不用擰我，夜裏阿貴和你親嘴，你的嫩嘴巴，準被鬍鬚扎個大窟窿！（衆哄笑）

阿英 你還敢說俏皮話！（又要擰她）

馬嬌婦 說了，（向後躲避）你能把我怎

劇本

樣？（阿英逐馬嬌婦，馬嬌婦向場外逃，一面逃，一面嚷：「小妖精！小妖精！」阿英逐之不及，喘吁而回。）

阿英 這個壞嘴的東西！後來碰到我的手裏，一定讓她嘗狗矢！

金伯母 你倆鬧得真有趣呢！

阿菊 媽！阿貴嫂買回來金鋼鑽，如果真好看，你也給我買一箇吧。

金伯母 給你買一箇！我們沒有錢，等你給安人家，媽媽再和婆家給你耍上十斤八斤的吧！（諸人哄笑，阿菊嬌羞不語）

王四嫂 菊姑娘將來也挑一箇好女婿，希罕什麼東西，就能夠要到手。（說畢，

九

視阿英笑)

阿英 嗜！四嫂，你也要耍戲我啦！什麼張口好女婿，閉口好女婿的；你看他好，就跟他睡覺吧！

王四嫂 啲！我本來沒說你，你就心驚啦；你的小心眼裏也沒有別的人，就有那

箇阿……

阿英 阿什麼？

王四嫂 阿貴那箇王八小子！

阿英 該死的！你儘會「順嘴」罵人啲

！

王四嫂 我罵阿貴，與你什麼相干？

阿英 不聽你的俏皮話啦，我走啦！（

回身行數步)

王四嫂 (笑)你回來！你回來！

阿英 (停步)幹什麼？

王四嫂 城裏的小伙子壞透啦，你去買金鑽鋼，千萬多加小心，別讓小伙子們把你「鑽」啦！(衆哄笑)

阿英 (假怒)天殺的！等我上城回來，再割你的舌頭！(復向外行)

王四嫂 你回來！你回來！

阿英 我不回夫啦，驢嘴吐不出好話來！(一面行，一面說，幕同時落)

▲第三幕

地點：阿貴的家裏

時間：早上八點鐘許

佈景：同第一幕，方檯上置一半舊的整容

鏡，幕開時，阿英身穿淡青色夾襖

，對鏡梳弄已經理好的額前短髮，

手上的鑽石戒指，閃閃發光，她顧

盼自喜，狀極斌媚；有頃，王四嫂

馬孀婦先上，金伯母阿菊繼之。

阿英 喲！（右手放於衣袋內含笑招呼

）你們來得這樣的齊全，早飯都喫過了

嗎？

王四嫂等 喫過啦，你夜裏到家太晚了，

若是早一點，我們夜裏就過來啦。

菊 阿貴嫂！城裏真熱鬧麼？你講給

劇本

我們聽聽，讓我們開開心！

阿英 啊！要講，我可講不出；不用說

穿的戴的，千奇百怪；就拿女人梳的頭

髮說吧，到有好多樣子呢！

王四嫂 唷！（瞟了她一眼）怪不得你的頭

髮也改了樣子啦，你心眼真快，手頭真

巧，看一看，就能夠梳出來！

阿英 這算什麼呢，照人家梳的那箇樣

子，還差得很遠呢！

馬孀婦 別說閒話啦！你的金鋼鑽呢？拿

出來讓我們開開眼吧！

阿英 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地方，（伸出

右手）你瞧！就是這箇樣子的。（衆圍

一一

觀)

王四嫂 嗚，真亮啊！

阿菊 呀，真怪好看的嗚！

馬孀婦 啊，這東西真惹人希罕呢！

金伯母 哦，這就叫金鋼鑽呀！多少錢買

來的？

阿英 (含笑) 你們先猜猜看！

王四嫂 若是一斤肉，或者是一尺布，牠

的價錢到容易猜；至於這箇東西，不但

我們沒見過，就是上輩的老祖宗也沒有

見過；教我們「酒盅和麪」怎麼猜呢！

(衆笑)

阿英 你們就着這箇東西的模樣，估量

着猜一猜好了。

馬孀婦 (沉思片刻) 大約在十塊錢之內

？

阿英 哼！(冷笑) 若是十塊錢之內，可

以買一個，那末你有幾個，我還要幾個

！

阿菊 啊，馬大嫂子太不識貨啦，這種

東西，那裏會那麼便宜！我想至少須在

二三十元左右吧，對不對？阿貴嫂！

阿英 (含笑) 還差一點，「鮮薑老的辣

，」還是金伯母猜猜看吧。

金伯母 (搖頭) 我不猜，等你告訴了，我

再猜吧！(衆笑)

阿英 那末，告訴了你們吧，十四箇袁世凱！

阿菊 啊，真便宜！

阿英 本來要二十元呢；恰巧趕上秋季大廉價，所以照碼打了一個七折！

金伯母 你的運氣真好，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會碰到這樣便宜的事！

阿英 如果不是這樣的便宜，我就買不起啦！

王四嫂 哼，我早已料到這價錢了！只要想：單是一個金戒指，也得七八塊錢；這是金子上頭還鑲着金鋼鑽，價錢當然要貴一些的。

劇本

馬孀婦 啊，是呀，我真冒失！幾塊錢一定買不來的；這東西比上次來的那位鄉董先生大拇指上的水晶斑指，還亮得多呢！

阿菊 可不是麼，水晶斑指碰到石上就要碎，那有什麼希罕；像這箇金鋼鑽，又結實，又好看，才算是寶貝呢！

阿英（高興）店裏的人說：「這並不是東洋貨，真正是從西洋外國來的，：

：」

馬孀婦 什麼國？

金伯母 高麗國嗎？

阿菊 呸！高麗國怎會作出這樣好看的

一三



東西來？

王四嫂 那末是大鼻子國吧？

阿英 哈，哈，挖這箇根子幹什麼！反正是從西洋外國來的，如果是東洋貨，戴不到幾個月，光頭便沒有啦；像這箇呢，光頭是天生的，就是戴上幾年，也不會失掉的！

王四嫂 啊，你把金鋼鑽暫時脫下，讓我們戴一下吧。

阿英 (脫下戒指) 應該這樣捏法，(以手作勢) 手指上的汗汗，才不沾到金鋼鑽；應該這樣套在指頭上，(以手作勢) 才不損傷皮肉；並且熱氣更不要呵到

金鋼鑽上，否則光亮便要減色的；——你戴着試試吧。(將戒指遞與王四嫂，王四嫂試戴多時，因她肌肉發達，都套不進去。)

王四嫂 啊，我的指頭太粗啦！連這箇小的手指，也套不進去！

馬孀婦 給我戴戴吧！(用手接過，套在中指上) 喲，真合式呢！可惜我買不起牠，白辜負了這箇好指頭！菊姑娘你戴上看看好不好？(遞於阿菊，阿菊套於中指上)

阿菊 呀，(嬌羞) 這東西真好！(手上擺動) 你瞧，真閃閃的發光呢！媽，

你戴上試試不？

金伯母 不，（搖頭）我的指頭舒服慣啦，不戴這活受罪的東西！

（哇！哇！幕後作小孩啼聲）

王四嫂 小元醒啦，我該回去啦。（退場）

（阿菊將戒指還於阿英，阿英以巾拭之，仍戴於右中指上）

馬孀婦 你的小手長得那樣白，又戴上這箇金鋼鑽，不但阿貴希罕你，連我也要親你幾箇嘴呢！（以手承阿英之頸，作欲親嘴狀）

阿英 唷！你又說俏皮話啦，（趁勢攙住馬孀婦，以手癢其腋下，馬孀婦格格

大笑，蘇於阿英懷內）這回讓你喫點苦

頭，看你還敢說俏皮話不？

馬孀婦 （喘呼）不敢啦，不敢啦，金伯母

菊姑娘，快給我說情吧！

金伯母等 （笑）看我們的情，饒了她吧；

笑得我們怪心痛的呢！

阿英 （住手）不看金伯母和菊姑娘的情

面，一定叫你癢死，省得你再說俏皮話

！

（馬孀婦阿英等，喘笑不止，幕落後，猶聞格格之聲）

#### ▲第四幕

地點：阿貴家內

時間：冬季的雪天

佈景：阿貴臥病於床上，呻吟不止；阿英含淚坐於床沿。外面北風虎虎，雪花飛舞。

阿貴 哎呀，痛啊！

阿英 肚子又痛了嗎？我給你揉揉，（以手替阿貴揉腹，移時）好些嗎？好些嗎？

阿貴 慢些！慢些！我口渴啦，你給我弄點水來。

阿英 （以盃取水，阿貴就枕上飲之）  
你覺着輕些嗎？

阿貴 輕些啦。

阿英 你不要着急！四哥（指王四嫂之夫也）把張先生請來，再給你評評脈，吃點藥，就好啦。

阿貴 咳，這樣的大風雪天，張先生恐怕不能來吧！昨天的藥錢，還沒給人家呢，——你早上出去，張羅來幾元沒有？

阿英 噯！都碰了釘子啦；金伯母還算掛心，把菊姑娘的替己錢，給我拿來一元。

阿貴 咳！……  
（王四嫂上）

王四嫂 貴兄弟今天好些了嗎？

阿英 比昨天輕減點，就是肚子痛還沒

好，方才又痛了一大陣呢！

（汪！汪！幕後作犬吠聲，王全替醫生提着提包，隨張醫生同上）

阿英 唷！虧得張先生熱心腸，這樣的大風雪天，還勞動來啦！

（王四嫂取帚，遞於其夫，王全替醫生掃衣上之雪）

王全 張先生本來不願意出來的，我哀求了好多時，才賞臉出來啦！

張醫生 哈，若是旁的地方，像這樣的天氣，我是定然不肯出來的。

阿英 呵，（感激）張先生真是一箇好人

劇本

；（取火柴放於張醫生面前）你吃煙吧

。（張先生取出紙煙，用火燃吸）

阿貴 啊唷！（呻吟）痛呀！

張醫生 （以手撚鬚）吃我的藥，見效沒見效？

阿英 好些了，不過肚子反到痛得利害啦！

張醫生 啊，（起立）我再給評評脈。（爲阿貴評脈）

王全 比昨天輕些？

張醫生 （纒眉）啊，中焦火旺，下焦寒大，寒火交凝，中氣作痛，治這病，非吃「安宮丸」不可；不然，恐怕要變絞腸

疼咧！

阿貴 哎呀，（呻吟）痛啊！

阿英 那末，張先生就給一付吃吃吧！

張醫生 那是一種泡製現成的丸藥，城裏的大藥舖子才有，我是沒有的！

阿英 張先生若有，就給一付吃吃吧，那不是救人一命呢！

張醫生 沒有咧！若是有，我還怕賣錢嗎？

王全 城裏的藥局子有，要多少錢一付？

張醫生 大概是五六塊錢。

阿貴 啊唷，（呻吟）痛呀！

阿英 先生有什麼救急的藥先給吃點吧！若等上城把藥買回來，不是要痛壞了嗎？

張醫生 那末，我先用針截一截，破破他的淤氣，然後再給點救急的藥。

王全 也好！

張醫生 （取針在阿貴腹部刺三四下，阿貴呻吟呼痛，張先生復開提包，取藥一包）這是一包止痛散，你給他用開水沖開，讓他服下去，就能止住痛了。

阿英 啊，（接藥以開水沖之，阿貴就枕上強飲）

張醫生 （望窗外）啊，雪住了，我要回去

啦，昨天的藥錢呢？

阿英 咳！我張羅了一早起，才弄來一

塊錢，（取錢）對不住，你先拿去吧！

張醫生（接錢，放於提包內）連今天的，

還欠一元七角六分，三兩天一定要給的

！

阿英 是啦！是啦！

（張醫生起身退場）

王全（向阿貴）這回覺着好些嗎？

阿貴（點頭）不很痛了。

阿英 你餓不？我給你弄點吃的！

阿貴（搖頭）不，我不餓啲！

王四嫂 還是張羅買藥去要緊呀！

劇本

王全 是呀，（向阿英）你手裏還有錢嗎？

阿英 咳！活計包裹就剩幾個銅子啦！

王全 那怎麼辦呢？

阿英（沉思片刻）實在沒法，就把我的

金鋼鑽當了吧！

阿貴 啊，那是你心愛的東西呢！自己

平常還捨不得戴牠，怎好把牠當到舖子

裏去？

阿英 這有什麼要緊！反正你好了，有

錢再給我贖出來就是了。

阿貴 啊，（點頭）……

王全 就這麼辦吧，東西是活的：「有

一九

了治，無了業，「你們不必捨不得牠！」

阿英 還得四哥給辛苦一趟呢？

王全 可以，可以，明天鷄叫就起身，

過午無論早晚也是回來的！

阿英 （從衣包內取出戒指，交於王全

，全接過塞於衣袋內）

王四嫂 你好好的拿着，路上多加點小心

！

王全 是，我知道，這樣貴重的東西，

那能不多加小心呢！（王全夫婦退場）

阿貴 滾呀，（呻吟）痛啊！

阿英 怎麼？肚子又痛起來啦！（幕漸

落）

### ▲第五幕

地點：濟遠當內

時間：次日的傍午

佈景：一升當商，櫃檯內櫃夥五、六人；有

的倚着櫃檯，的的得得的打算盤，

有的坐在椅子上，咕嚕咕嚕的吸水

煙；王全自外入。

櫃夥甲 來啦，您！

夥櫃乙 幹麼？贖號嗎？

王全 不，（取金鋼鑽置於櫃檯上）我

是來當號的！

櫃夥甲 （取金鋼鑽注視移時，笑）這箇

東西麼！要寫多少錢？

王全 你看着給寫吧！

櫃夥甲 您說吧！

王全 寫十塊吧！

櫃夥甲 啊，（冷笑）十塊錢？太多！太多！

王全 太多？這是金鋼鑽的啊！

櫃夥甲 哼！我知道；但是這是滑頭貨，

並不是真的，若是真的，就寫一百塊錢也可以的！

王全 （吃驚）什麼，這是假的？花十多塊錢買的呢！

櫃夥乙 （接過注視）啊，不錯，假的！我們不要牠，一箇角子也不寫！

劇本

王全 你怎說牠是假的啊？

櫃夥甲 真的起碼也得三四百元；你的這箇，不過是洋水鑽，和玻璃差不多，而且鑲托的也是類於外國的假金；至於牠的光，是用電氣鍍的，一箇錢也不值！——你們莊稼人是上了當啦！

櫃夥乙 哈哈！您想，十多塊錢就能買金鋼鑽嗎？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王全 咳！（懷喪）是假的，怎麼辦！怎麼……

（取回戒指，向外自言自語的走去，

幕漸落）

▲第六幕

一一



地點：阿貴的家內

時間：當日的午後五點鐘許

佈景：同第四幕

阿貴（呻吟）啊呀，痛啊！哀呀，腸子

斷啦！

阿英（拭淚）你忍着點，四哥買藥回來，喫下去就好啦！

（王全上）

阿英 四哥回來啦，走的這麼快！

王全 咳！白跑了一趟腿，藥也沒買來！

阿英（驚）怎麼了！金鋼鑽丟掉了麼

？

王全 丟到沒有丟，不過當不出一箇錢來！

阿英 怎會當不出錢來呢？

王全 是假的，不是真的！

阿英（大驚）他們怎知道是假的呢？

王全 當舖的人說：「這是洋水鑽，和玻璃差不多，牠的光頭是用電氣鍍出來的，並且鑲托的也是外國的假金呢！」

阿英 啊呀！上當！上當！我怎麼拿十多塊汗血的金錢，換得這樣一箇一文不值的東西呢！啊呀！（將戒指摔於地上）你可坑了我們啦！

（幕後作犬吠聲）

王全 哦，張醫生取藥錢來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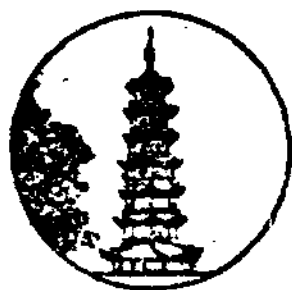
阿貴 滾呀，痛啊！

阿英 咳！（泣）怎麼好！怎麼好！

（幕落後，隱聞張醫生催錢聲，阿貴  
呻吟聲，阿英啜泣聲，王全嗟嘆聲。

）

——全劇完——



圖本



三三

# 各種文範

是指引學生向前

進行的一盞明燈

下列各種文範

- 有古文 有語體文
- 有專門一種體裁
- 有評點 有言文對照
- 有初級小學用
- 有高級小學用
- 有中學用 有女學用
- 學生得此
- 可得舉一反三之助
-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短篇遊記範本

白話文軌範

初級小學 國語文範

高級小學 國語文範

言文初級小學 新法文範

言文高級小學 新法文範

言文對照 女子新法文範

點評 小學論說新範

點評 女子論說新範

二册 四角

一册 五角

三册 三角

三册 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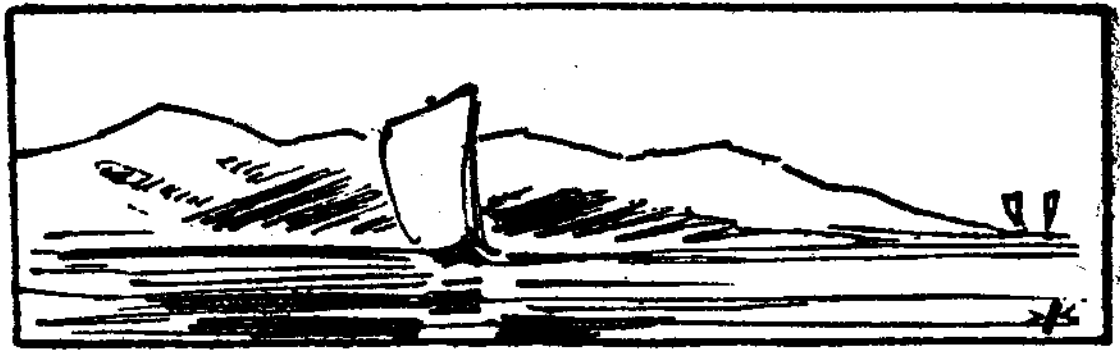
四册 四角

三册 五角

三册 四角

四册 四角

四册 四角



童

話



## 童話

### 猾不思脫和山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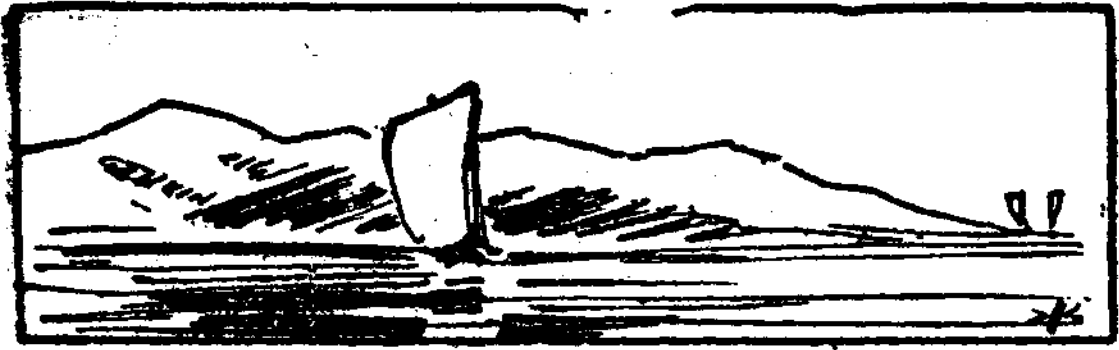
原名 Webster And The Wood Chuck  
譯自泰西三十軼事 劉震瀛

有一次，有一個孩子名字叫做達納爾，(Daniel Webster) 住在新漢不

下亞(New Hampshire)山中的一個村莊上。他是很矮小的。他的頭髮和眼睛都是黑的，並且很奇怪的，那末人見過了他一次，永遠不會忘記的。

他還不能種田哩。所以他常常在樹林裏，田裏玩耍。他的良心是很慈善的。他還喜歡培植些花木和豢養動物在家庭中。

不過他在玩耍以外，還很願意讀書，所以在他未上學以前他就學念書了。然而他念得很好，那末人都永久不厭的歡喜聽他。每每鄰人經過他父親房子的時候，就要下馬，並且要教達納爾出來，念書給他們聽。



在那個時候，孩子所念的書，沒有像你們現在的多。那末在新漢不下亞農夫的家庭中，不過幾本書而已。

達納爾的父親，不獨是個農夫，并兼了本區法庭中的審判官。他最喜歡法律，并且要望達納爾成人後做一個律師。

有一次夏天，一個山鼠做牠的洞，近滑不思脫先生房子的旁邊。在暖的晚上，牠常常要到園裏去吃嫩菜葉和別的葉子，沒有人知道，到末了，牠要損去多少東西。

達納爾和兄亦錫哥（Ezekiel）決定要捉這小賊。他們一樣一樣的試驗。久後就造成一箇捕機，放在牠一定要走過的地方。到第二天，山鼠已在捕機裏面了。

亦錫哥喊道：「結果我們是捉到你了。山鼠先生，你賊也做夠了。現在我要殺你了。」

達納爾是可憐這箇小獸，便說道：「不要！不要傷牠！讓我們帶牠過這箇



山，放牠到遠的森林裏去吧。」

然而亦錫哥是不願意放牠，他的心是不像他弟弟的慈善。他是決定要殺這山鼠，并且還笑他弟弟要放牠走的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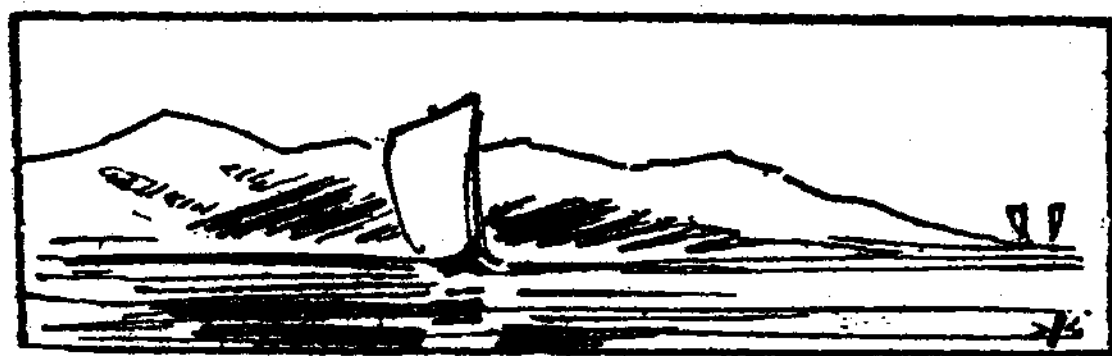
達納爾說道：「讓我們去問父親吧。」

亦錫哥說道：「好，審判官的判決，我已知道了。」

他們帶住裝有山鼠的捕機，到他父親那裏去，要問他們應當如何做法。猜不思脫 (Webster) 說道：「好孩子呀！我們要如此解決這問題。我們要設一個法庭在此，我做審判官，你們做律師。你們要告訴各方的案子，辯護這犯人，或是反對這犯人，於是我要判決牠當受何罪。」

亦錫哥，當個原告人，就第一個說。他說這小賊所做的事情，是不能原諒的。他又說捉此賊所廢的時候和工作，并說現今若放去牠，牠要比昔日還要偷得利害些哩。

他說道：「這山鼠皮，恐怕可以賣一角錢，雖然這數目是小，亦可以稍為



補償牠所吃去的菜。若是我們放牠去，那末我們所失去的，一文都不能收回了。所以牠死還要比活有價值些哩。所以應當要立刻殺去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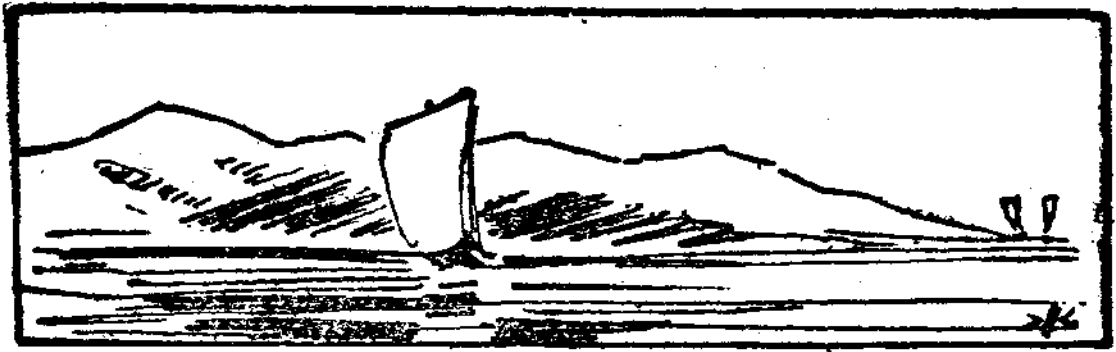
亦錫哥的演說，是很好的，並且是使這審判官很喜歡的。他所說的是實在的，并很貼切的。那末要使達納爾難回答這演說了。

達納爾開始告訴這苦獸的性命。他緊視到審判官的臉上說道：

「上帝造成這山鼠，使牠住在日光和空氣中，還使牠享有這自由的田和綠滴滴的樹林，所以這山鼠有上帝給牠的權利。」

「上帝給我們食物，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他給的，我們爲何不肯分些上帝的贈品給這啞獸呢？」

「山鼠是不像狼和狐狸的兇猛。牠住在幽靜和太平的地方，牠所要的不過在山旁的一箇洞和一些食物。牠要保守牠的性命，不過傷了幾顆食物而已。牠有生命食物和自由的權利，然而我們沒有權柄去說，牠是不可有的。」



「我看牠的細眼睛閃動和牠的身體嚇得抖抖的，似乎也有向法官申訴的樣子。牠自己雖是不會說話，從這上面看起來，就知道牠也是爲着生活，爲着寶惜牠自己的身體。我們怎樣能虐待牠，我們又怎樣能爲着私利，而殺去上帝給牠的性命？」

審判官一聽見這種話，就流淚了。他的心是激動了。他覺得，將來上帝要揚他兒子的名譽到全世界了。

他等不及達納爾完畢他的演說，他就跳起來，揩去他的眼淚，喊道：「亦錫哥，讓這山鼠走吧！」



研究國粹武術的幾部好書

# 國技叢書

六種 一元九角

• 劍法圖說

二冊

六

角

• 單刀法圖說

一冊

二

角

• 長鎗法圖說

一冊

二

角

• 少林棍法圖說

二冊

四

角

• 少林拳法圖說

一冊

三

角

• 射技圖說

一冊

二

角

大東書局發行



# 游藝

## 金魚的飼養法

楊同蘇

金魚一物。人多愛之。以其顏色美麗。游泳自如。課餘觀賞。既可解除岑寂。又可增助興趣。余亦曾畜之。茲將個人經驗所得之養法。錄之於左。以供同好者之研究。

種類——一、鳳尾 龍眼。鳳尾。身短而全紅者貴。

二、垂蛋 獅子頭者良。木魚頭者次之。身圓如蛋。脊無凹凸者貴。

三、龍蛋 與垂蛋同。龍眼者貴。

四、翠魚 白質而斑爛。形如點翠。





五、藍魚 全身是藍色。

六、朝天龍 與龍蛋同。但眼睛向上。

七、箭幹龍 與龍蛋同。身長似箭幹。

八、水鼎鳳尾 葡萄眼。身同鳳尾。無鱗。

養法 一、辨雌雄 腹大者爲雌。腹小而身起白霜者爲雄。

二、缸 養魚之缸。宜用舊者。並須有苔。若無苔。可用生芋擦之。注水使生魚性畏寒。故冬季結冰後。可將缸移入向陽無油煙之室內。及至次春無冰時。始可移出。夏日天氣炎熱。缸宜置蔭涼處。免受日光蒸曬。又每缸放魚若干。宜有限度。大約寸許之魚。每缸可容三十條左右。多則必擁擠而死。若庭院玩賞。則一缸二三對可矣。但須以缸之大小爲定。不可概論。

三、水 養魚切忌甜水。以河水爲佳。（因其不生蟲。）水須常換。春日最好每週換一次。夏日則一日換一次。（換時先移魚於他缸。洗淨其



原缸全換新水。但在未換之先。必預備清水一缸。曬三四日。始可入金魚。蓋魚最忌新冷水。至秋則水自澄清。無須多換。冬日入屋後。可不換。如有塵垢。沉於缸底。可拿吸筒吸去之。

四、撈紅蟲 金魚喜食紅蟲（又名蝦子）春夏秋三季。可縫一布袋。沿河撈取。冬日蟲皆伏於水底。不易撈得。無是時魚亦不食矣。

五、下食 春分下食。冬至食止。有好事者。冬月以煨芋蒸熟。喂之。實有害無益。

六、趕子 春季下去柑六雄蝦。則子魚多四五尾。每種須分缸。則魚秧不雜。

七、下草 水藻洗淨。以稻草束之。垂石於內。懸於缸中。則子生於其上。生畢。將草取出。另放淺水缸內。免被吞食。子色如水晶者佳。如生爛者敗。

八、曬子 子生後必日曬。然亦不可過曬。須用米篩將缸口遮蓋之。頭



水子天寒。一星期方出。二三水天漸暖。出漸早。初出時如蟻。伏於缸上或草上。此時水不宜搖。搖則子魚多殘疾。出盡始可去草。

九子魚。以雞子黃煮熟。擗於布上。擺於水中。自能知食。略大可喂紅蟲。不可過飽。恐魚秧腹脹致死也。

十魚浮水面。魚無故浮水面。口出水上。此受熱之故。速添涼水以解之。若魚沉缸底。懶於游泳。此受寒之故。速撈入淺水內曬之。（魚熱則浮。冷則沉。然在春秋朝日。每亦停水面曝陽。則非熱也。）又魚歪倒水面如死。而口仍吐泡者。急取出以鹽擦之。入水片刻即愈。

### 捕鯨談

金溥榮

夏夜無事，偕知友劉耀蘭步月城南萬流亭，覓席河畔，泡茗玩月，清風拂拂，頗爽心懷。劉君爲余述捕鯨事，余覺頗增智識，特誌之於左。（以下爲劉君所述）



捕鯨爲向來最大之利源，近廿年來，各國沿海居民業此者甚夥，雖鯨骨之爲用，不如昔日之廣，而鯨魚腦漿，頗爲珍貴。捕鯨之船，共有兩式：一爲新式捷快汽船，一爲舊式帆船。捕鯨之械共兩種：一爲炮彈法，用小炮施放，彈入魚身，使自行爆炸而死，遂浮於水面，捕者拖至岸邊，而割割焉。一爲魚叉，叉端鋒利如矢，有倒刺，叉之一端，繫以長繩，魚中叉後，即深沒水底，惟有繩繫於叉，故不能遠離他處，然鯨以需吸空氣，不得已再浮水面，則射以第二次叉，至再三次，魚終受捕矣。拖至岸邊時，由魚口泵氣入其胃中，使魚身膨脹，遂浮而不沈，乃從事解剖，解剖多用機器，先割膏爲小塊，入鐵鍋中熬之，經一二日即成油，色純青，名曰鯨油，裝入桶，可運往他國求售，餘渣可作農田之肥料。頭骨（長約五尺餘）軀骨，用沸水煮淨，多運往美國波士頓埠。鯨骨之價，約六七百金磅一噸。剖魚一尾，需時一日，需工廿人。聞有某地於夏季內，捕鯨至六十餘尾之多，平均每尾得油自二十五桶至三十桶（每桶三百八十磅）最肥壯者，可得油八十桶云。此外尚有鯨腦，鯨牙（魚一尾牙二十四隻可代象牙）鯨骨及滓，



皆售價昂而貯蓄便，獲利頗豐，故在歐美沿海居民，率多業捕鯨也。

## 山藥對於醫藥上效力之研究

金溥榮

山藥爲蔬菜之一，鄉村農家多栽植之，以供食用，其味既美，且富於滋養料。惟自古以來，祇知供爲食品，而不知其在醫藥界上，功用頗廣也。鄙人對於醫學，略知皮毛，今將平時研究山藥對於醫藥上之效力，述其概略，以供諸君之參考，如有謬誤之處，望請指正。

- (一) 山藥富於滋養分，故虛勞之人，或小便閉塞之人，食之最宜。
- (二) 火傷之處，塗以搗爛山藥，傷痕立愈。
- (三) 臥時常有惡夢，可用山藥一錢，葱白頭五分，鹽少許，陳酒五六滴，煎服即差。

(四) 乳房腫脹，可將山藥搗汁塗患處，立驗。

(五) 齒痛可將山藥搗汁，混以蕃椒粉末，塗於患處，立愈。



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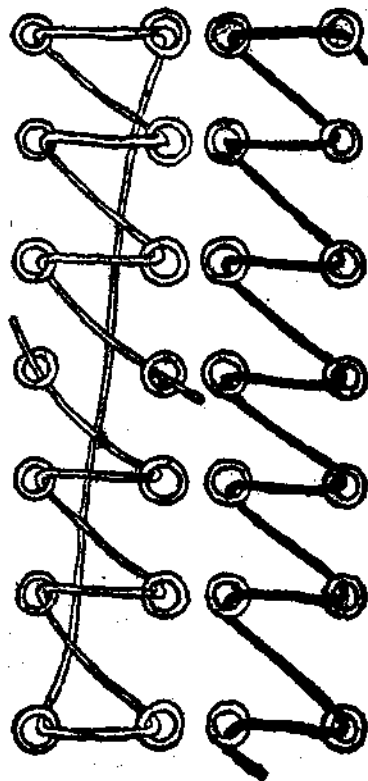
(六) 用葱白頭及山藥之搗汁混合，塗於紙上，將紙貼於已潰之瘡癤處，數日即愈。

## 球之穿繩法的研究

周·爰

我國體育日漸發達。玩球者日漸增多。對於球之穿繩法。殊不講求。以致球易於破壞。良為可惜。因此再三思維。忽得一法。錄之以供諸君之研究。現在且把余之穿法及通常穿法繪圖於後。

通常穿繩法（如圖甲）



余之穿繩法（如圖乙）

通常穿法固屬美觀。當其收繩之時。倘若繫之不緊。用之片刻間。則球口之一端。因氣足之故。漸用漸繃。愈繃愈大。球口繩斷。遂從球口裂開。破壞者。因此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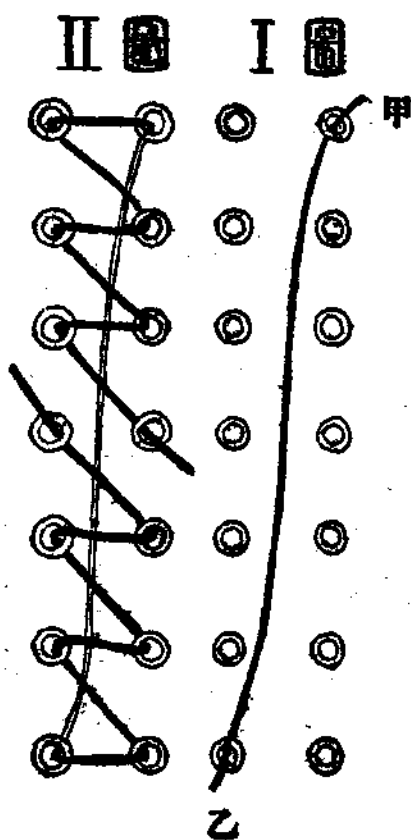
十常八九余之穿法則較此為善茲將穿法略述於左

(A) 用品——穿球針皮繩各一根。

(B) 穿法——先將皮繩一端穿於球甲孔內再將其其他一端由內方向乙孔

內穿出(如圖I)再將皮繩兩頭由外面互相對穿相交於球

口之中央然後紮緊乃成(如圖II)。



(C) 利益——可免通常穿法之弊且便於收壓球嘴。

(D) 附註——不拘球眼之多寡均可採用此法。

### 茶水化墨汁

楊同蘇



演法——演者登場。手執玻璃杯一隻。中盛清水。交觀客查閱後。置於桌上。隨意向來賓中。索茶水一杯。倒入玻璃杯內。再取手帕一方。將杯遮蓋之。演者口呼一二三。揭帕視之。則已化成髮黑之墨汁矣。

說明——先取清水半杯。將皂礬（藥店中有售）少許。製成細末。置於杯內。使其溶化於水中。蓋皂礬遇茶水。自能變成黑色。與墨汁無異。此法雖甚簡單。然在不知者。以為靈妙莫測。諸君於寂寞之時。曷以之作消遣之資乎。

## 火柴變帶

楊同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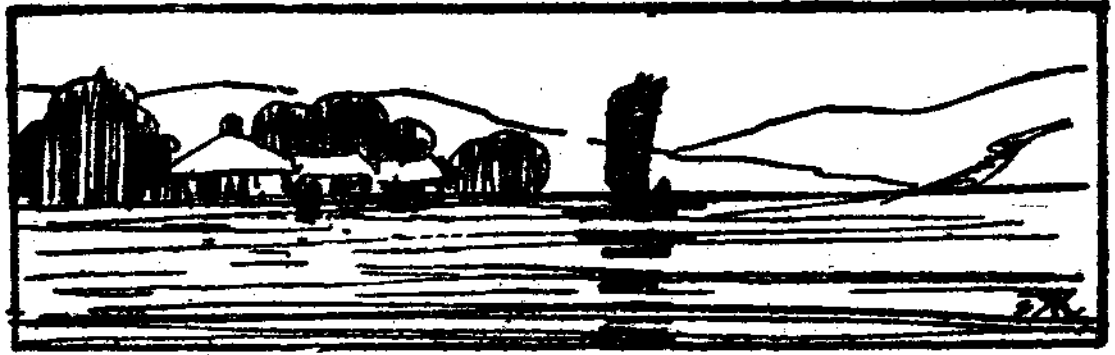
演法——演者自衣袋中出火柴一匣。將匣之四面。請人察閱清楚。再在匣內取出火柴數根。傳於觀客。親行查閱。以明非偽物。閱畢。仍置匣內。放於桌上。時演者立於遠處。對準火柴匣一指。曰變。速將火柴匣拉開。抽出彩色紙帶數丈。觀者皆頗驚異。贊歎不置。



說明——表演此套。須預製機關火柴匣一隻。機關火柴匣者。即兩面皆有口者是也。其底在中間。一面預置火柴數排。一面則置彩色紙帶數丈。請人檢查火柴匣時。匣宜緊閉。萬勿抽出內匣。以免被人看見紙帶。將匣放桌上時。用敏捷手法。把匣暗翻一轉身。使有帶之一面向上。有火柴之一面向下。故拉開火柴匣時。自能抽出數丈長之紙帶矣。

附言——紙帶必須用有黏性者。最好以皮紙為之。否則使用稍有不慎。即易拉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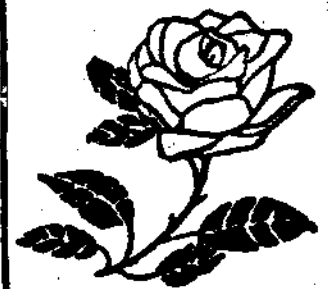




雜  
題

雜

俎



謎

話

本刊二卷十集詩文謎

常在牀褥

八十一

鄉村四月閒人少

十里亭前淚滿襟

望關山兮千里

成主對第

周樵

(臥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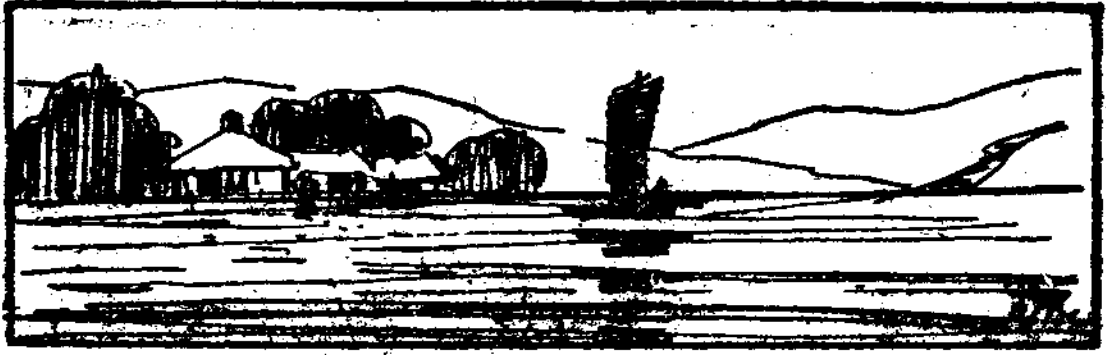
(重九)

(農家忙)

(送別)

(思鄉)

(桐葉)



九十韶光不久留

終宵浙瀝聲

居畎畝之中

其利斷金

虹現

牛羊下來

落花滿地

本刊二卷十集登稿諸君姓名謎

二世說天下太平

參也自付

風吹樹起

數年前的佳作

豈敢當謝

(春暮)

(夜雨)

(田家)

(同情)

(雨後)

(傍晚)

(春殘)

周·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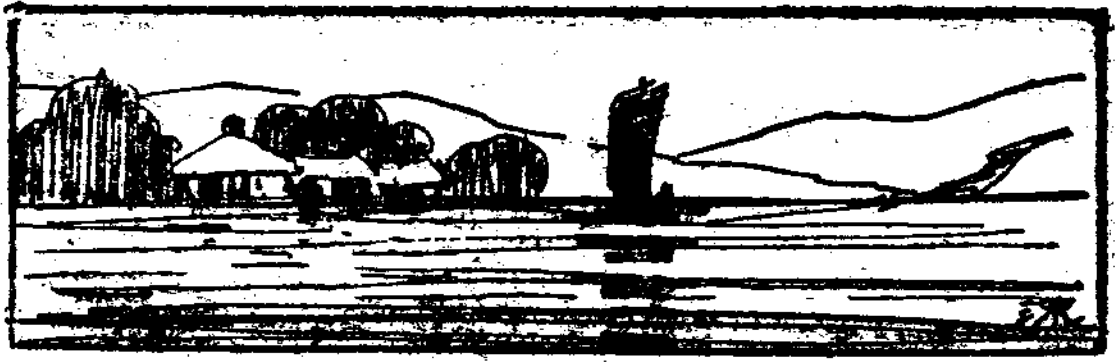
(秦自慰)

(會省三)

(林拔)

(陳文)

(何澤)



國君赦天下

文景之治

(王大怒)

(王世英)

閒話

永齋漫錄

殷子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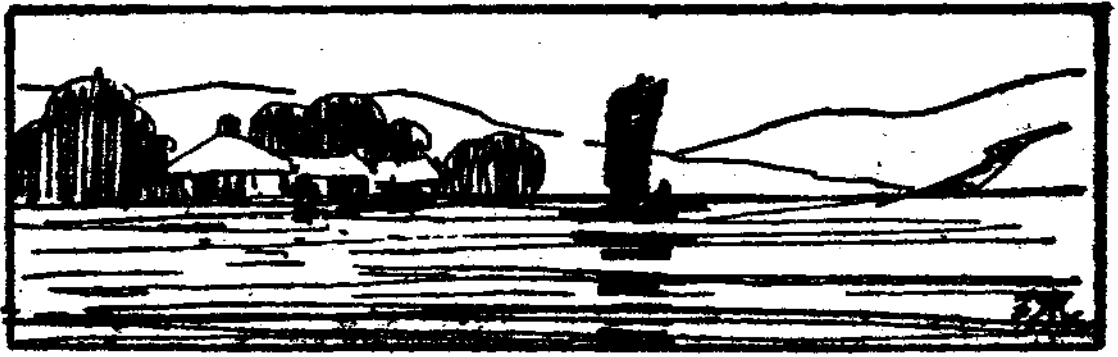
余雖不武。而少時每聞人談擊刺之術者。輒跳舞而樂之。及長。讀太史公遊俠列傳及諸家武俠傳聞。又未嘗不眉飛色舞也。良由其豪情俠態。有以使之耳。回憶余幼時所見聞者。彊半遺忘。因將憶及者數則誌之。亦聊供茶餘飯後之談助云爾。

某少年喜武術。而舌不精。惟有腕力。能以二指碎堅木。以故往投其戚。道經太湖。誤上盜船。不知也。未幾。日落。船泊焉。晚餐後。少年枯坐艙中。寂無聊賴。因步出艙外。時值中甸。皎月初升。如玉鏡磨空。照耀千里。見舟傍蘆葦叢生。地甚幽險。頗涉疑怪。舉首一望。則煙波浩渺。迷漫不知南北。心悸焉。復入艙。忽聞語聲。



唧唧。傾耳聽之。一人曰。可動手矣。又一曰。且少待。此甕中鼈。豈懼逃乎。少年大驚。思曰。彼適所言者。蓋欲加害於吾也。若與之敵。則彼衆我寡。力不勝。奈何。尋得一計。遂作咳嗽聲。步至船尾。榜人見少年至。驚曰。先生尙未睡耶。少年曰。然。吾因今夜月色頗佳。故出覽夜景也。因與談。又戲出二指捏櫓柄。聲沙然。柄立碎。榜人大驚曰。先生有如是之力乎。少年笑曰。吾固未嘗用力。特此木太不堅耳。言罷。入艙去。榜人懼其力。謀遂寢。少年乃安抵其戚處。

教師某。於皖鄉設廠授徒。盡傳己技。一日。謂衆徒曰。汝儕技已學成。吾亦欲返里一行。權資斧不足。尙望汝等明晨將學費送來。以資補助。慎勿忘也。衆徒諾出一徒陰謂衆曰。師今技盡而欲去。且索束脩。吾儕當難而與之。以供笑談。衆撫掌稱善。遂共計得一策。翌晨。同至師處。卽分佈圍守大門。齊聲謂師曰。師如能出此門。吾等卽將束脩奉上。否則師不勝徒。恐亦無顏取資也。某聞言大忿。然亦無可如何。乃心計曰。彼衆我寡。與之敵。曷能取勝。且彼等不過藉故以難吾耳。吾亦當以巧計服之。躊躇有頃。遂於地取一大石。猛向門外擲。衆大驚。



奔避不遑。身乃一躍而出。笑謂衆曰。今如言出門矣。尙謂之何哉。羣驚服其智。乃謝罪納費而退。

永靈曰。人之爲師也亦難矣。偶一不慎。卽有當面見辱之恥。是爲師者不可以無實學也。今某適以巧計免之。亦出於僥倖而已。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其然豈其然乎。

某肆營業甚盛。一日有遊方僧化於階前。體質健壯。面目獐猴。手攜巨如意。鐵製也。度之約百餘斤。肆主知非善類。與一錢令去。僧少之。請益。連增至十錢。僧意猶未足。主人怒叱之。僧卽將如意置櫃上。櫃搖搖欲傾。僧曰。誰能將如意去之者。吾立去此不復留。肆中人皆瞠目無策。慌亂間。適肆主一友至。問其故。主人乃以告。友固精技擊者。因微笑舉袖拂之。如意射出肆外。僧駭然。遂合掌求其姓字。友笑告之。僧又曰。居士如不見棄。明晨請往某處。老衲當再領教一二。友慨然諾。僧去。友亦回。翌晨至其地。則僧已先在。叩其較法。僧曰。此有一巨碑。吾先立碑前。汝擊吾三拳。而後吾再擊汝。如何。友從之。僧乃作騎馬式倚碑立。





友連擊三拳，僧若無事者然。友亦如僧立碑前，見僧環繞數四，導全體之力於頂，猛前撞之。友大驚，知己力不敵，急避至碑傍。僧收力不及，直撞碑上，碑竟轟然裂，而僧亦碎腦死。友咋舌歸。從此不敢以武力誇人矣。

余憶民國十年正月間，皖垣有設廠賣藝者，聞其藝異於凡徒，因往觀焉。其場四圍以布，僅留一門，以供出入。有數人看守，不納錢者不得入也。余與數錢，遂入。賣藝者可十餘人，中有少女二年，約十五六，予入時，方騎馬上，馬急馳，女據鞍作豎蜻蜓，鏡裏藏身諸技，既罷，以竹架二相去丈許，聯以繩，距地四五尺。一女執沙囊躍登其上，往往復復，行轉自如。觀者皆撫掌，或擲之以錢。久之始下。傍有木架一，形如鞦韆，中懸一繩，又一女以髮結其上，手足懸空，往來搖盪，或擲以衣袴，即接而着之。既而復脫之，乃下。隨場中上一中年婦，仰臥桌上，舉雙足承一小梯，高僅四五尺，一數齡小兒於梯檔中穿捧而上，復蜿蜒而下。既以梯易罈一，婦以兩足搏之，使作輪轉，更蹬之數尺上，復以足接之，再搏再蹬，如是者數次始罷。又上一男子，執一繩，握其中，兩端結小綳，中置磁碗，滿貯以水。



舞動如飛。而水不外溢。復以網又滾於全身。環聲琅琅然。胸背手足無所不遍。而未嘗着地也。又數人出木圈。立桌上。圈四圍裝利刃十餘口。其鋒朝內。衆赤身由圈中竄過。而無毫髮傷。觀者爲之咋舌。場中立有巨木。高約二丈許。其梢繫繩圈一。長繩二。垂及地。有男子緣繩而上。手移足隨。瞬息及竿杪。因攀入圈內。忽翻然下墜。隨一黑物劃然下。觀者皆大驚失聲。諦視之。則其人以足勾圈。倒垂圈下。方作揖拜狀。而所墜者乃短衣一襲也。特故作此以驚人耳。是技既罷。日已西沈。鬻藝者收場去。予亦歎然歸。今猶覺有餘味焉。故追識之。

永盦曰。鬻技者皆爲朔方健兒。故俱是好身手也。皖垣每屆新年間。輒至演數日而去。然此輩行走江湖。均非善類。後聞於某鎮。嘗殺人越貨。於是有司拒之。故數年來不復覩若輩蹤跡矣。

熊。驚獸也。力大逾於虎豹。故百獸畏之。獵者某。皖鄉人也。一日獵於山。無所獲。意欲歸。忽見一虎出。緩步行。某大喜。急伏焉。蓋藉草以蔽其身也。方舉鎗正鵠。間忽又見一熊自間道至。某大駭。思余果開鎗。則熊必疑其害彼也。吾必無倖。



若舍之。則非心所甘。略躊躇。迺鳴鎗擊熊。彈發。立棄鎗臥地。若死者。彈直射入熊腹。痛極。大吼。昂首四顧。一無所見。惟前行一虎。乃以為擊己者。大怒。急奔之。嚙虎死。始悻悻去。不數武。亦斃。某起視之。呼人舁二獸歸。永齋曰。獵者利熊以殺虎。誠所謂一箭雙鵰。亦用計之巧者矣。

詩話

春暖堂詩話

李懷清

母校（秦興二高）同學邱月峯君。雅好詩文。旅學金陵。今春辟亂鄉里。曾蒙其錄舊作數首示余。余尤愛誦其孤墳行一首。詩云。『莫愁湖北石城西。中有孤墳與草齊。抑為富貴抑男女。寂寞山崖水之激。白楊蕭蕭風雨多。秋月春花幾度過。宵來燐火逐流螢。雙雙熠燿亂天星。生人每為死人苦。死人應笑生人誤。人生亦死死亦生。我來憑弔復何情。』滿紙淒涼。不勝華屋山邱之感。末復參透人生。語極警練。非老手不辦。



東臺繆文功先生之詩文。江皋海隅。久負盛譽。余猶記其訪如皋。冒巢民水繪園舊址五律一首。詩云：「綠水猶環抱。誰將繪事添。興亡成隔世。禾黍說當年。籬廢城能護。門敲額尙縣。斜陽風料峭。無數晚鴉旋。」似此淒涼弔古之什。我心非石。閱之能不愴然動。陵谷滄桑之感乎。又題兒童捉迷藏圖詩云：「莫笑迷藏是小兒。東西南北費猜疑。他年長大迷尤甚。世事而今閉眼宜。」末二句就題寄慨。唱嘆得神。初學者尤宜取法。其聞徐寶山被炸於揚州七律一首。筆力矯健。不媿傳誦一時。詩曰：「草澤英雄特自豪。漢家將士說勤勞。樓龍手技。騰成慣。屠狗功名死。便高祇恐羣兒思。逐逐不堪天下日。鷺鷥是非度有千秋。在莫遣文人頌鄂褒。」

如皋李堡石又新先生。生平擴觀。胸懷磊落。以書畫自娛。亦嘗喜咏詩歌。聊澆塊壘。余今春獲見先生近作鬪雀二章。其一云：「螻居觀雀鬪。大地戰雲高等。是爭棲啄。何如惜羽毛。圖南嗟未遂。逐北恐徒勞。我已飛鳴勸。怒然世外逃。」其二云：「網羅徧天地。咄爾竟何之。莫作同巢鬪。須防毀室危。嗚啾如有訴。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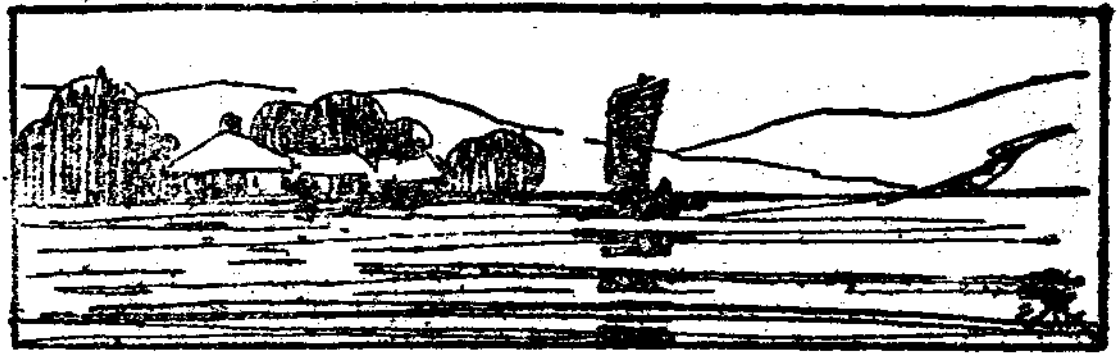


組

小亦堪嗟。聊當談玄侶。鷄窻共解頤。借題發揮。寄慨遙深。而詩句之天然穩洽。固先生之能事也。又先生自題墨竹數首。亦均神韻瀟灑。詩如其人。茲選錄其三於次。一、「一日不可無此君。此君英挺尤高淡。世味人盡淡如君。安用健兒揮血汗。世間人盡淡如君。何用生靈傷涂炭。」二、「筆底蕭蕭風雨聲。憑君代作不平鳴。年來第一違心事。書畫文章浪得名。」三、「丈夫有志勒燕然。埋頭寫竹題詩篇。安得揭竿一橫掃。中原萬里靖烽煙。」去夏同學劉君民表謝世。後校中（前江蘇第二代用師範）開會追悼先生。會挽之以詩云。「書淫已足病膏肓。況更呼號救國忙。死國青年方接踵。憐君死不到疆場。」「課餘吟哦當遊戲。好學深思是此兒。可憐心肝徒嘔盡。錦囊羞澀少遺詩。」「可畏後生能幾輩。鳳毛麟角獨摧殘。吾儕真欲同聲哭。叔世英才分外難。」余猶憶當時詩歌挽詞雲集。類皆堆砌敷衍之作。而欲求其樸實親切者。舍此實未嘗多覩也。

### 知足軒詩話

劉鴻吉



曾見快活雜誌中載有吳興趙菊鄰先生咏重陽詩云『一杯濁酒又重陽。佳節他鄉易斷腸。菊。花。如。人。樣。瘦。碧。雲。天。比。客。途。長。桐。飄。館。蟲。吟。月。木。落。關。山。雁。叫。霜。何。日。還。家。容。息。影。東。籬。爛。醉。學。柴。桑。』又天恨生醉書一詩云『瘡。瘼。滿。目。黯。神。傷。正。是。男。兒。當。自。強。大。好。頭。顱。莫。輕。擲。拚。將。熱。血。濺。征。場。』一則。蕭。瑟。一。則。強。壯。可。謂。針。鋒。相。對。

某書中載有法時帆祭酒母韓太夫人以節孝著爲詩多不留稿嘗有五言詩云『家貧秋覺早樹缺月宜多』燈昏書味永雪冷粥香遲』又七言詩云『習字最宜新雨後看花多及晚風前』豆館雨晴蝴蝶鬧藕塘風過鷺鷥閒』俱莽蒼清勁洵詩之最佳者也。

友人趙君與余論詩之作法嘗曰凡詩有情無景如村翁談家常有景無情如繡女描花樣景不雅則無致情不深亦無味寫景須點綴幽峭使人起興寫情必纏綿激切令人下淚情中有景不俗景中有情乃活余曰誠然有人咏雨後牡丹句云『未晴天似含清淚欲去春猶戀好花』又某有遣興



句云「清與梅花同不睡。悶尋鸚鵡說無聊。」語甚切而對仗又工。洵佳句也。友人袁誠齋君爲予述丁殊齋悼子詩曰「寂寂講堂生茂草。飄飄秋雨濕遺縑。」傷心時得此佳句。所謂文生於情也。

儀徵吳思堂秋夜和瘦石詩云「入世悠悠苦太勞。魚龍滄海靜波濤。空明萬里惟秋月。酩酊三杯只濁醪。有恨江淹吟別賦。多愁宋玉續離騷。欣君獨得新知樂。邂逅清時識俊髦。」何等狂放。非老手不辦。

夏夜露坐。涼風颯然。秧歌乍起。側耳遠聽。悠揚有趣。亦知無調無腔。不過齊東土語。但閒中卽景。一種清機。俱成天籟。友人口占和之云「林外野人歌。宵深月正多。臨風遙不辨。縹緲勝清哦。」

曾見某書載一詩云「一壺村酒醉膏臙。古寺荒涼短榻憑。滿地秋聲聞葉落。半窗蟲語共孤燈。年來別恨今消得。此後相思倍日增。風起塔鈴鳴不歇。高樓清夢已沉沉。」詩極悲哀。大有滿目蒼涼之慨。

★  
★  
★  
★  
★  
★  
★



# 通訊

汪君蔚雲通函

李懷清君：

我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是很費躊躇的，因為我是一個不喜歡得罪別人的人，然而我終於不能不寫這封信，終於不能不得罪你，李君！你可以想見我握管時是怎樣的痛苦和「莫可奈何」的心情了！

本刊五卷一期中載有你的「慶祝總理誕

通訊

辰的演說詞——一文。在這篇文中你發表你的意見說：「我們應自省如何的言總理之言行，總理之行，而竟總理未竟之志……我以為最低度（原文如此）須要有下列四種修養才行：

1. 要有宗教家的心腸——……
  2. 要有軍事家的精神——……
  3. 要有隱君子的高潔——……
  4. 要有哲學家的頭腦——……
- 李君！你這是什麼話，你這是什麼話呢！你不僅誤解了總理，你還誣蔑了總理，你還侮辱了總理！



李君！我料不到你竟把宗教家的頭銜加之於我們總理頭上！你要知道，總理的存心雖仁慈，總理的手蹟雖常有「博愛」兩個字，但總理另一方面是有整個的計劃和嚴密的手段去實現他的博愛和仁慈的；即是總理的「博愛」和「仁慈」是現實的，是科學性的，決不是消極的宗教家所說的帶有恫嚇和感化性的虛偽底「博愛」「仁慈」所可比擬於萬一！

第二層你說「要有軍事家的精神」李君！你這又謬誤了！總理是一個澈頭澈尾的革命家，他所作所為都是本乎革命的精神去幹的。

他決不是憑着一時意氣的衝動，感情的興奮和名利的激發而去和敵人拚命的。他是為真理而奮鬥，為平等而奮鬥，為主義而奮鬥，為中國民族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社會，與封建勢力；他的方略是要有精密的計劃與嚴密的黨去奮鬥，決不是「匹夫之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莽夫！這又豈是軍事家盲目的勇敢所能比擬的嗎？

第三你說「要有隱君子的高潔」李君！我想你定是受封建思想的毒已深了吧？要知道所謂「隱君子」所謂「名士派」他們只圖一己的逍遙，棄大眾於不顧；他們的高潔亦不

過是自私心的表現，以「孤高標榜」而取得世人給與的「清名」而已！總理的廉潔則是革命者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結果，是革命者偉大的人格之一種，豈是那些「名士派」「隱君子」的「孤高」「潔癖」所能比擬於萬一的嗎？

第四你說「要有哲學家的頭腦」！李君！你又上了「玄學鬼」的當了！總理是一個精博真誠的科學家，三民主義的發明完全是由於總理憑着科學的精神，去客觀的觀察中國和世界的事實，參攷東西社會學說和過去的教訓貫通而成的。這豈是哲學家那些「玄之又

玄」的頭腦所能夢想於萬一的嗎？

總之，我們的總理是一個革命家，也是一個科學家；我們要繼續總理的遺志，就應該

1. 要有革命的精神，以從事革命工作；
2. 要有科學的精神，以研究革命理論——三

民主義！

然後才配做一個革命青年，才配做一個總理信徒！

李君呀，我希望你多多的讀幾本「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三民主義者的使命」……等黨義書籍再來說話吧！說話不是可以隨便說的，「一知半

解」是很危險的呀！

最後，李君！我要請你莫怪我！爲了偉大的總理，爲了本刊的價值，爲了許多的讀者，爲了你，也爲了我是一個黨員，我不得不在這兒來得罪你了！

汪蔚雲於一九二八·一二·一二·燈下

汪君蔚雲來函

桂青先生：

本刊五卷一號拙作「留別」一節一首一行「哦！」字下遺一「當」字，應作「哦！當此春光明媚的時節，」又同篇三節二首四行「也不能」下及四首三行「碧空中悠然

來往的白雲」下各遺去「——」號。相應函請更正，即希查照爲荷！願頌

撰安

汪蔚雲於歙縣桂林

戚君維翰通函

錢點溪，金寬生，李瑞雲，潘東屏，蔡維濟，丁光和，楊錫坤，李子英，金永銘，蔡雄，仲崇祐，上海藝術大學X君（名已忘）均鑒：

在最近的過去，曾接諸君來信，聯緣翰墨。我因病咯血，纏綿二月有餘，致諸君來信，多疏致覆，有負盛意，良深歉仄！不過這是事實，因我，千希諸君原諒！刻下病已痊癒，已於昨

日出德國醫院——惟屏軀尙未復元，想靜養一月之後，當仍可與諸君頻通魚雁了。以後賜教，請寄「國立北平大學第一師範學院」好了。

戚維翰于十八，一，十二日

通訊



五

言文對照尺牘

小學生新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新體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新體商業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言文對照的書比較用文言或白話的來得容易使人領悟本局各種言文對照尺牘句句求切用事事求實在是尺牘中之善本

##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簡章

- 一 本刊獎勵選登稿件者之辦法。係用選舉法。由喜讀本刊諸君公決之。
- 一 本刊每集均附有選舉票一紙。讀者如欣賞何人之文。即可選舉其人之姓名於票上。剪寄本社。每票限選一人。（另紙選舉者無效）
- 一 第一集內之選舉票。祇能選舉第一集內登有作品之人。不能移作別集選舉。違者作廢。
- 一 選舉票係記名式。上書被選舉人名。下書選舉人姓名。
- 一 決選期分二期發表。第一期在每卷第六集發表。第二期在下卷第一集發表。
- 一 每期以得票最多者之二人爲當選人。由本社各發給精製之銀盾一面。作爲名譽獎品。
- 一 投選舉票者。第一期（一集至五集五票）須於該卷第五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第二期之票作一起投或分作數起投可聽便。第二期（六集至十集五票）須於該卷第十集出版後之三十日以前投到。逾期者均作無效。

選 舉 票

學生文藝叢刊五卷二集

被選人

選舉人

# 書翰作文法

第一冊 五角

尋常書信。無文藝價值之可言。  
本書則示以作書翰文正軌。於  
原始 功用 辨體 分類  
作法五項。言之綦詳。並舉歷代  
名作示例。分 言情 言理  
言事三部。時加玩索。落筆自然  
雅馴。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 廣告價目表

地位	一集	五集	十集	集
封面裏頁	二〇元	九〇元	一七〇元	
底頁	二四元	一〇八元	二〇四元	
普通全面	一〇元	四五元	八五元	
普通半面	六元	二七元	五一元	

五彩印與彩色紙印另議

## 定價與郵費

集數	一集	十集	集
實價	二角四分	二元四角	
郵費	國內二分	二分	角
費	國外八分	八角	角

外埠郵票代洋九五折實收

刊停假寒假暑 · 集十年全 · 集一月每

民國十八年二月發行  
民國十八年二月出版

學生文藝叢刊 第五卷 第三集

編輯者 吳興 凌善 清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牯嶺路一〇〇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大東書局  
北平 廣州 漢口

長沙 梧州 遼寧

△版權所有不許轉載翻印▽



